

# 兵譜

言  
杜衡

光華書局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PING  
PEPING

登錄號 02582 分類號 889.7  
Acc. No. Class No. 700



波蘭普魯士

哨 兵

杜衡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 9 3 0

889.7  
760

哨 兵

02582



3 0471 7307 9

## 哨兵譯敘

一個典型的波蘭作家，一部典型的波蘭作品。

當波來斯拉甫·普魯士 Boleslaw Prus（本名亞力山大·格羅伐次奇 Aleksander Glowacki）寫着“哨兵”的時候，地圖上已經找不出波蘭這個國家底顏色了。在當時的社會裏，殘餘的（在歐洲要算是最後的）封建勢力漸次地沒落，而異族人却帶着新興的工業猛烈地侵略進來。在這個歷史的過程中，受痛苦最深的，不用說是農民。這一部“哨兵”，便是當時的農民生活底寫照。

不過，在這一篇敘文裏，譯者並不想把時代背景說得怎麼詳細，並且也沒有這樣的必要。“隋兵”本身就已經儘夠表現了當時的波蘭底幾乎可說是全部的（譯者用“全部的”這字樣，假使看下去，便會顯得並沒有一絲兒誇大的意義）社會生活：作者這樣地把要說的話都說盡了，還有什麼可留給譯者作拙劣的敘述？

同時，關於作者底生平，我們所能夠知道的又很少。譯者和譯者底朋友們曾翻遍了許多波蘭文學史，大都只發現了一些較詳細或較不詳細的作家論，而對於普魯士本人的記載，却往往只有極少的字句。這一點，出於不得已，是只能留給研究波蘭文學的專家了。但是進一步想，這樣的時代產生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作家寫出這樣的作品，實在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從作品中儘可以看到那個時代，更不必靠了作家底傳記來幫助我們底這個認識——我們底讀者，這樣或許也能滿足了罷。

敘文裏所要說的，只是一些關於這部作品底

優點的提示。固然，明眼的讀者儘可以自己去發現；對於他們，這一篇敘文就算是幾頁廢紙也好。

一個自耕農底身世底平凡的記載，一幕人生底平凡的悲劇。但正在這平凡之中，表現了波蘭農民階級底命運。我們看到永久的貧困怎樣地陪伴着他們：因疲乏而顛蹶的耕馬底在殘陽中的影子，立刻會使人想到在牠底主人底頭上流下來的汗珠底苦味；爲了想添買一隻牛而廢三五年的躊躇，結果還是讓剛買進的牲口給屠夫牽去。我們又看到，異族的移民怎樣地奪去了他們底最後的生計：新興工業底精神反照出了使用和沙爾大帝時代同樣的農具的可憐的效能；程度低到見了火車當做怪物那樣的人們，不用說，立刻會做了“速力”和“組織”（普魯士用這兩個字來說明新興的生產方式）這二位巨魔底獵物。……

因此，斯利馬克，本書底主角，是無抵抗的，但是在這無抵抗中却顯着抵抗；斯利馬克又時常是絕望的，但是在這絕望中還露着希望：他底抵抗是“忍耐”，而他底希望又是由“忍耐”得來的安寧。這



個“忍耐”便包含着農民意識底精髓。保守的又愚蠢的人們，在妖怪似的新勢力底壓迫之下，正因為保守和愚蠢而得到挽救了。

這樣，“前兵”不能算是一部完全灰色的書吧。“前兵”之所以名為“前兵”（或是譯成“前衛”），多少是暗示着隱藏在這些頑冥不靈的頭腦裏的“固執”底消極的抵抗力吧。

凡此說不盡說的關於農民生活和意識（當然是在這個特定的時代才表現得更強烈）的種種，普魯士已經似無意地完全組合在這一本著作裏了。

不但如此，組成當時波蘭社會的各份子，也都可以在“前兵”裏找到他們底寫照。墮落了的封建地主整夜地作着馬蘇爾卡舞，而他底妻子又在夢想着瓦莎底繁華。終日無所事事的維新派，一邊在與民間的婦女調情，而一邊却向她底孩子宣傳民主主義。還有眼光和金光迷離交錯着的猶太人。還有兇暴的土豪，刁惡的地棍……

普魯士著書是沒有不合教訓底意義的，但是

從不說一句帶演說口吻的話。這一段平凡的故事，看去好像處處沒有經過什麼選擇，但是實際上却沒有一段不打中了要害。結果是把一個包含萬有的社會用最經濟的筆墨在一部書中暴露無遺，但是表面上又絕不顯出一些補綴的痕跡。像這樣的手腕，我們就說一句在西洋文學找不出相同的例子，也不能算是荒謬！

在波蘭，普魯士，像顯克微支一樣，是最被人所愛讀的；但是在國外，他底讀者却没有顯克微支底讀者那樣普遍。這也是毫不奇怪的。文藝底賞鑑，也和文藝底製作一樣，是要由社會生活來決定。普魯士並沒有想寫能訴諸於先進國民底意識的作品；他底“哨兵”也並不能去迎合那一種Cosmopolitan的心理。因為普魯士是一個典型的波蘭作家，而“哨兵”是一部典型的波蘭作品。

但是，對於中國的讀書界，事情大概有點不同吧。同是在殘餘的封建勢力中的被損害的民族底命運，大體總相同的。假使歷史是可以重演的，那麼就可以說，在“哨兵”裏所看到的事實，或許是

剛在中國重演過，或許是正在中國重演着。這樣，  
在同洲的先進諸國底讀者看來並不親切的作品，  
遠遊到東亞而反會吸收到相當的讚賞，諒來也是  
可能的。出於這個動機，譯者便把全書從愛爾塞  
培奈克 Else Benecke 和馬利·布希 Marie Busch 二  
女士合譯的英文本譯成了本國語。

一九二九

哨 兵

比亞爾卡河從一座並不比茅屋大的小山下面流出來；河水在牠底小小的空隙處像一羣預備要飛翔的蜜蜂似地嗡嗡着。

比亞爾卡在平地上流了十五哩的距離。樹林，村莊，田野裏的草木，道路邊的十字架都顯明地陳列着，愈退到遠方便愈小下去。這是一個像圓桌似的小鄉村，在那上面人類像被一朵青花掩蓋住了的蝴蝶似地居住着。他所找到的和別人所剩給他的東西，他可以吃，但是他一定不能走得太遠或

是飛得太高。

南面十五到二十哩的地方，鄉村開始改變了。比亞爾卡底淺洲一個個地起落着，平地上有了波動，道路更時常要峻峭地上山來又下山去。

平原是不見了，却讓位給了一個峽谷；你是被許多幾層屋那麼高的小山環繞着；所有的山上都蓋滿了叢林；有時候上山是峻峭的，有時候是逐漸的。一個峽谷引到了另一個，更荒涼而又更狹，這樣便一連排了九個或是十個。當你穿過牠們走着的時候，冷氣和溫氣緊裹着你；你爬上一座小山，便會發現你自己是被枝叉的又彎曲的峽谷底網所圍繞着。

離河岸不遠的地方，風景又是很不同的。山是小了些，都分離地屹立着，像大蟻山一樣。你已經從峽谷底鄉村裏出來，走進了開闊的比亞爾卡流域，光明的太陽向你底眼睛充分地照耀着。

倘若大地是一張造物在上面爲了創世而設着筵席的桌子，那麼比亞爾卡流域便是一隻有翻轉的邊的巨大的長形碟子。在冬天這碟子是白的，但

在別的季节牠却像是一種陶器，有顯明的，不規則的，但是美麗的形狀。那“神聖的陶器師”把一片原野放在那碟子底底裏，又從北到南地替牠束着一條在早晨是閃着寶藍色的，在晚間是殷紅色的，在中午是金色的，在月夜是銀色的波光的比亞爾卡底飄帶。

在“他”做成了那底之後，那“偉大的陶器師”便造着那邊緣，留意着要使每一邊都有不相同的形態。

西岸是荒涼的；原野接着那峻峭的小石山，那兒有一些分散的山楂樹和矮赤楊生長着。一塊塊的地面處處顯露着，好像草皮已經被剝了似地。連最強壯的草木也避開了這些地面，那兒所有的不是植物，却是泥土和沙層，或是向綠色的原野露着牙齒的岩石。

東岸却有完全不同的特性；牠造成了一座分三層的舞台。在原野之上的第一層是沃土的，有一行環繞着樹木的茅屋：這就是那村莊。在第二層上，那兒的地是泥土的，矗立着一所莊宅，幾

乎是在村底頂上，村子和莊宅之間有一條老菩提樹底林蔭路連接着。右面和左面都是宅主底領地，大的又成長方形的，種着麥，小麥，豌豆，有的還是沒有開墾的。第三層底沙土上是種着小麥或是燕麥，四邊是松林，牠底輪廓襯在天上是黑色的。

那北方的山脈有孤另地站着的小山。有一座算是附近最高的，頂上有一株單獨的松樹。這座山連同另外兩座，是產主約瑟·斯利馬克底產業。

那產業是像一處隱居地；牠離開村子很遠，而離開莊宅却更遠。

斯利馬克底茅屋是在路旁，前門開向大路，後門對天井；牛棚和豬棚是在同一間屋子裏的，穀倉，馬房，和車棚造成了那方天井底另外三邊。

農民們常要譏笑斯利馬克，因為他像一個 Sibriak（住在西伯利亞的歐羅巴人之稱——註）似地過着流放的生活。這是真的，他們說，他住得離教堂較近，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沒有人可以談話。

然而，他並不是完全孤獨的。在溫暖的秋天，當那穿白衣的產主用兩匹馬在山上耕地的時候，



你可以看見他底妻子和一個姑娘，都穿着紅裙，在掘起馬鈴薯來。

在小山之間，那十三歲的延德萊克在看牛，同時在作着滑稽的樣子以自娛。要是你看得更接近一點，你還可以找到頭髮像蘇一般白的八歲的斯塔西克，他在漫行過峽谷去，或坐在山上的孤單的松樹下面，沉思似地看着那山谷。

那產業——在人類的利益底海裏的一涓滴——本身就是一個經過了各種形態而又有自己底歷史的小世界。

譬如，約瑟·斯利馬克只有不到七畝地，只有住在茅屋裏的妻子的時候也曾有過。於是發生了兩樁奇事，他底妻子替他生了一個兒子——延德萊克，——又爲了農奴解放，他底領地便增加了三畝。

這兩件事却能替那產主底一生造成一個大的變動；他另外又買了牛和豬，有時候還要僱用幫工。

幾年之後他底次子，斯塔西克，生了。於是斯

利馬克夫人使用試用半年的方法僱到了一個人來幫她工作。

索比斯卡居留了九個月，於是在一天晚上她逃到了村莊裏，她底對於客寓生活的期待是太強烈了。她底地位由“愚蠢的若斯卡”來代替了九個月。斯利馬克夫人常在希望工作少起來，她便可以省用一個僕人。然而“愚蠢的若斯卡”却居留了六年，當她到領土上去服務的時候，茅屋裏的工作也還沒有減少。因此那女產主便僱用了一個十五歲的孤女，馬格達，她甯願替人服務，雖然她自己也有一隻牛，一些兒地和半間茅屋。她說她底叔父打得她太利害了，她底親屬又只能給她冷淡的慰安，說什麼他愈多用棒子，便對於她愈有好處。

直到那時候，斯利馬克總是自己做田場工作的，難得用幫工。他這樣却還有時間帶了馬匹到領地上去工作，或是替猶太人從鐵裏運貨品來。

然而，在他更屢次地要被召到領地上去的時候，他才發現那個短工是不夠事的，便開始去物色一個永久的田場幫手。

秋季底一天，在他底妻子嚴厲地責備他還沒有找到田場幫手之後，湊巧那一隻脚被車子壓碎了的馬奇克·奧甫却爾支正從醫院裏出來。那跛行的人底路是在斯利馬克底茅屋面前經過的；他又疲倦，又憂鬱地在門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期望似地看着那入口。那女產主正在替豬煮馬鈴薯，一陣陣的蒸汽沿大路散佈過去的時候，那氣味是這麼好，竟透入了馬奇克底脾胃裏。他沉迷地坐在那兒，簡直不能動了。

“是你嗎，奧甫却爾支？”斯利馬克夫人問，幾乎認不得那衣衫襤褸的可憐人了。

“對了，是我，”那個人愁苦地回答。

“村子裏的人說你已經殺死了。”

“我是比死了還壞；我是在醫院裏。我想我要是給丟在車子下面倒好了，我現在也不會餓到如此地步。”

那女產主沉思了起來。

“只要能夠保得住你不會死，你可以在這兒當我們底田場幫手。”

那個可憐人從座位上跳了起來，走到了門邊，拖着他底脚。

“我怎麼會死？”他喊，“我還很好，只要有一點東西吃，我就可以做兩個人底工作。把菜根麵包我吃，我就可以替你劈好一車子的柴。試我一個星期，我可以把這些田全耕起來。我只要有舊衣服和破鞋子穿，冬天有一個遮棚，就願意替你們服務。”

這兒馬奇克停止了，自己詫異着怎麼竟說了這許多話，因為他天性是沉默的。

斯利馬克夫人上下地看着他，給了他一盞菜根與麵包，和一盞馬鈴薯，還叫他到河裏去洗個澡。在晚間她底丈夫回家來的時候，馬奇克，他是已經劈過了柴又喂過了牲口，便被介紹了給他，算是田場幫手。

斯利馬克靜靜地聽着。他是心地慈悲的，停了一會便說：

“好，留在我們這兒吧，朋友。這樣對於我們和對於你都好一點。假使——上帝保佑這事情不要發生吧——茅屋裏會一點麵包也沒有了，那時候

你也會不比現在更壞。休息吧，你便可以很好地着手做你底工作。”

這樣那個新的同居者便被接受到了這茅屋裏。他是像小耗子似地安靜，狗似地忠實，一對馬似地勤力，雖然他是跛行的。

此後，除了那黃狗布萊克之外，斯利馬克家裏什麼也沒有增多，也沒有孩子，也沒有僕人，也沒有產業。在莊宅裏的生活十分有規則地進行着。這些人物所有的勞動，煩怨，和希望都集中在一個目標上：每天的麵包。爲了這個，那姑娘帶進木柴來，或是，唱着又跳着，跑到地坑裏去拿馬鈴薯。爲了這個，那女產主在天亮時擠着牛乳，烘着麵包，又把她底帶柄鍋在火邊移上又移下。爲了這個，馬奇克，流着汗，拖着他底跛腳在鋤頭和耙子後面，而斯利馬克，喃喃着他底晨禱，在黎明時到他底領地倉房去，或是趕車子到鎮上去交割已經賣給了猶太人的穀子。

爲了這同樣的理由，他們煩惱着，當冬季裏小麥上沒有充分的雪的時候，或是當他們得不到充

分的餵牲口的草的時候；或是在五月祈禱下着雨又在六月尾祈禱着好天氣。爲了這個原故，他們要在收穫之後計算着從一大捆（一千二百捆稱爲一大捆——註）裏他們可以得到多少穀子，而牠又能夠得到怎樣的價格。像蜜蜂繞着一個蜂巢一樣，他們底思想擁在每天的麵包問題底四周。他們從不遠離了這個題目，而要把牠完全丟在一邊却竟是不可能的。他們甚至驕傲地說，因爲紳士們是活在世界上享樂又支配人的，所以農民們便要爲了養活他們自己和別人這目標而存在着。

## 二

這是四月。在正餐之後，斯利馬克底一家便分頭去做他們底不同的事情。那女產主，在她底頭上縛了一塊紅手巾又繞着她底項頸縛了一塊白亞麻布，跑下到河邊去。斯塔西克跟着她，看着雲，又自己覺得牠們是每天不同的。馬格達忙着洗起那些餐具來，一邊在唱：“呵，達，達，”那女主人愈走得遠便愈響。延德萊克開始去推馬格達，拉拉那狗底尾巴又很響地噓着；後來他拿了一把鏟子跑到了菜園裏。斯利馬克坐在爐邊。他是一個中等身

材的人，有開闊的胸部和強壯的肩膀。他有一張平靜的臉，短的鬍鬚，又濃又直的頭髮繁密地垂在他底額上又掛到他底頸邊。一粒鑲在黃銅裏的紅琥珀鈕飾顯出在他底麻布襯衫上。他讓他底左臂底肘子靠住了他底右手底拳頭，又在抽着一個烟斗，但是當他底眼睛閉了而他底頭倒得太前了的時候，他便自己挺挺直，又讓他底右邊的肘子靠住了他底左邊的拳頭。他噓出了灰色的煙，交互地打着瞌睡，時時刻刻向房間底中央睡着或換着他底手。當那煙開始像一隻小麻雀似地啾啾起來的時候，他把那煙斗在櫥子上扣了幾次，倒出了煙灰，又伸進他底手指去。打着呵欠，他站起來把那烟斗放在爐架上。

他在他底眉毛下面瞟着馬格達，又聳着他底肩。那個在洗濯盆子的時候跳躍着的姑娘底活潑引起了他底一種輕視的憐憫。他很知道沒有心緒去跳躍是怎麼回事，一個人底頭，手，和腳底重量是多麼大，在他正辛苦地工作過了之後。

他穿上了他底厚厚的釘靴和一件堅韌的繡花



亞蘇長外衣，繞着他底腰縛了一條硬皮帶，又戴上了他底高高的羊皮小帽子。他底四肢底沉重增加了，他心裏想起與其去做工，却還不如跟着一大鉢的去皮大麥湯和餅乳糰子一同埋在一捆稻草裏比較適宜些。但是他把這思想放開了，慢慢地走出到圍場裏去。穿着他底鼻煙色的亞蘇外衣又戴着黑帽子，他顯得像一株松樹底樹幹，頂上是燒焦了的。

那穀倉門是開着，有幾捆稻草頑硬地在向外面窺張，引誘斯利馬克去瞌睡。但是他轉過了他底頭，看着一座小山，那兒他在今天早晨曾種過燕麥。他想像着那犁溝裏的黃穀似乎受了驚嚇，好像在徒勞地試着要避開那些正在把牠啄起來的麻雀。

“你們要把我也喫掉了，”斯利馬克模糊地說。他用沉重的脚步走近了那草棚，拿出了兩個耕耙，又把那兩隻栗色的馬帶出了馬房；一隻在打呵欠，還有一隻在動牠底嘴唇，對斯利馬克望望，又霎着牠底眼睛，似乎在想：“你不願意打個瞌睡，不把我們拉上山去嗎？我們昨天可不是已經替你做了

很多的工作？”斯利馬克點着頭，似乎在回答，便趕了開去。

從下面看來，那個穿得厚厚的人和掛下了頭的馬似乎在耙着青天，向前向後地移動着幾百步路。每當他們走到撒過了種的田地底邊上的時候，總有些麻雀飛起來，忿忿地啣啾着；像一朵雲似地在他們頭上飛過，於是停下在那一邊，不住地在驚惶中喊着，爲什麼在這樣可愛的穀子上面還要放這些泥土。

“傻瓜！傻瓜！怎麼一個傻瓜！”牠們喊。

“呸！”斯利馬克喃喃地說，對他們揮響着他底鞭子，“要是我依了你們這些懶惰鬼，你們和我都要在籬笆下面挨餓了。那些叫化的在這兒作怪！”

當然斯利馬克在他底勞動中得不到什麼鼓勵。不單是那些麻雀在喧擾地批評他底工作，那兩匹栗色的馬輕鄙地在他底鼻子下面拂着尾巴，就連那耕耙也會反抗，在每一塊小石子或是一塊泥土上都會倔強起來。那疲倦的馬不住地顛跌着，當斯利馬克喊着“喂，我底孩子們！”而牠們又走上去

了的時候，耕耙又倔強了，把牠們拖了回來。當那煩惱的耕耙稍稍移上去了一點的時候，石子又滾到馬底腳邊或是他自己底鞋子下面，或是擠住了，甚至把耕耙底齒都弄斷。連那負恩的土地也來反對。

“你是比一隻豬還壞！”那個人忿怒地說。“要是用一把馬梳子來替一隻豬擦背，牠就會安靜地躺下去，又感激地喊着。可是你常把毛聳起來，好像我得罪了你似地！”

太陽來擁護那被侮辱的地土，穿過灰色的田場投下一大束的光線來，在那兒可以看見一些兒黑的和黃的點子。

“看這黑點子，”太陽說，“那小山全是像這樣黑的，當你底父親在上面種着小麥的時候。現在看看那黃點子，那兒石塊都從泥土下面鑽了出來，不久就要佔據了你底所有的地面了。”

“但這不是我底錯處，”斯利馬克說。

“不是你底錯處？”地土輕語着；“你自己一天吃三次，可是你餓我幾回呢？八年之內一次已經算

是多了。你却以為已經給了我許多！就是一隻狗靠了這一點食物也是要挨餓的。你知道你常妒忌我底肥料，多不要臉！”

那懺悔的農夫垂下了他底頭。

“你會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睡兩次，除非你底妻子趕你去工作。但是你給我多少的休息？十年一次，而那時候你底牲口還要在我身上踏。這樣我可應當安然地被耙着的嗎？去試試不把草料或是草牀給你底母牛，單去抓着牠們，看牠們可會給你牛乳。牠們要就害病了，屠夫就要叫來了，就是那猶太人也不會來買牠們底皮。”

“天哪！天哪！”那農夫嘆息，承認了地土是對的。但是沒有人來憐憫或安慰他——正相反！西風起了，纏繞在田道上的那些枯梗之間，輕語着：

“看着，你就會懂得！我要帶水災來，使其餘的泥土都沖到了大路上，或是沖到了領地裏。即使你用自己底牙齒來耙，你也會一年一年地更不安逸！我要使一切都荒蕪起來！”

風並不是徒然地在恐嚇着。在斯利馬克底父

親底時候，這裏一畝地可以收穫到十大捆。現在他能夠得到七大捆已經應當謝天謝地了，將來還要弄到怎樣呢？

“這是一個農夫底命運，”斯利馬克喃喃地說，“工作，工作，工作，從一個困難中你又走進了第二個。只要能夠不是這麼就好，只要我能夠再弄到一隻母牛，又得到那塊小小的牧場就好。……”

他底鞭子是指着那比亞爾卡河邊的綠地。

但是那些麻雀只在啾啾着“你這傻瓜！”而那地土在嘆着：“你在叫我挨餓！”

他止住了那兩匹馬，向四面望望，想要遣散他底思想。

延德萊克是在茅屋和大路之間掘地，時常向鳥兒拋着石子，或是不合調地唱着：

“上帝保祐你，上帝保祐你

使我不要找到你，

因為否則，我美麗的姑娘，

你就要開了你底門，”

馬格達從裏面回答：

“雖然我是貧苦的  
而我底母親也是貧苦的，  
我却始終不會  
在門邊吻你。”

斯利馬克轉向那河邊去，在那兒可以明白地看見他底妻子穿着她底白襯衫和紅裙子，彎身在水上，用一根棒子在打亞蘇布，直到那山谷都震響了。斯塔西克已經向峽谷遠蕩了開去。有時候他在河邊跪下來看着河水，靠在他底肘子上。斯利馬克微笑着。

“又在張了！他在那下面看到了什麼？”他輕語。

斯塔西克是他底愛寵，他覺得是一個非常的孩子，他能看到別個孩子所看不到的事情。

當斯利馬克揮響着他底鞭子而那兩匹馬走了

上去的時候，他底思想向着那希望中的田地這一方面飄了過去。

“我已經有了多少地？”他想，“十畝；要是我每年只種六七畝而讓其餘的荒起來，我怎麼能養我底挨餓的一家呢？而那個人，他吃得和我一樣多，雖然他是殘廢的；此外他還有十五個盧布的薪水。馬格達吃得少一點，可是她卻懶惰得會使一隻狗也叫起來。假使他們要我在領地上做工，或是一個猶太女人雇我底馬去趕一回車，或是我底妻子去賣牛油和雞蛋，那我就運氣了。一切都說過又做過之後，到底能賺得多少？或許整年是五十盧布吧。在我們剛結婚的時候，一百盧布也不會叫我吃驚。真是替泥土澆肥料！讓那爵士記着不要僱用我，或是不要賣草料給我，於是怎樣呢？我只能把牲口趕到市場上去，然後又餓死。

“我還沒有格利勃或是路卡西亞克或是撒爾奈次奇那麼過得舒服。他們像紳士樣地生活着。一個和他底妻子坐車子上教堂去，那一個像鄉紳似地戴着一頂小帽子，第三個又想把村長趕走，而自

己來負那責務。可是我却只能對自己說，苦守着這十畝地吧，去向那領地上的司事作揖打拱吧，這樣他可以記得你。好，就讓牠這樣！在你自己底一方碼上做主人是比在別人底大產業上做一個乞丐好。”一陣灰從對河的路上升起來。有人正從莊宅裏來到橋邊，樣子特別地趕着馬。風從後面吹，但灰是這麼濃，有時候牠竟向後飛了。馬和騎馬的人偶然露出在灰上面，但是過一會兒牠又把他們重重地裹住，好像路上在起暴風一樣。斯利馬克用手遮住了他底眼。

“多古怪的騎馬法？這會是誰呢？不是那爵士，也不是他底車夫。他不會是一個天主教徒，連猶太人也不會；因為，雖然猶太人是會像他那麼在馬背上顛起又顛倒的，可是他從來不讓一匹馬這麼毫不留心地走去。這一定是什麼瘋狂的生客。”

那騎馬的人現在已經走近了，斯利馬克很可以看得出他是怎麼樣的。他是瘦弱的，穿着紳士底服飾，包含一套輕飄的衣裳和絲絨賽馬小帽。他鼻



子上有眼鏡，嘴裏有雪茄，他把他底馬鞭子帶在他底手臂下面，兩隻手在馬底項頸和他自己底髭鬚之間握住了韁繩，同時他又上上下下劇烈地震動着；他用他底彎曲的腿這麼緊地夾住了馬鞍，因此他底褲子是捲起的，露出了他底腿肚。

就是最不熟悉騎馬術的人也可以猜到，那個騎馬的人還是第一次坐在一匹馬上，或是那匹馬第一次載這麼一個騎馬的人。有時他們似乎在和諧地緩馳着，直到後來那個顛蕩的騎士會失去了他底平衡，而拚命地拖住在那韁繩上；於是那匹有一張柔軟的嘴的馬便會轉向一邊或是站住了；於是那個騎馬的人便咬着他底嘴唇，要是這個還沒有效果，他便摸索着去找他底鞭子。這匹馬，猜到了要什麼，便重新出發，把他一上一下地震動着，直使他顯得像一個縫得很壞的破布洋娃娃。

這一切都並不挑起他底怒意來，因為真的，這是第一次那個騎馬的人實現了終身最寶貴的願望 他是在享受一個暢快。

有時候那匹安靜的，但是放肆的馬會突然飛

奔起來。於是那騎馬的人，莫名其妙地保持着他底平衡，便放下了他底辮頭飾物，又想像他自己是一個騎兵統領，正在他那一隊底頭上騎着馬衝鋒，直到後來，因為不慣於做他那一等級的軍官，他便會做出意想不到的動作來，使那匹馬突然地又站住了，又使那武勇的統領把他底鼻子或是他底雪茄撞在他底戰馬底項頸上。

并且，他還是一個平民化的紳士。當那匹馬忽然想要向那村莊而不向那橋邊走去的時候，一羣的狗和孩子跑在他後邊，作着各種嬉笑底表示。那時候非但沒有發怒，却還有一種仁愛的享樂佔領了他，因為在騎馬訓練之外，他還熱烈地愛平民，因為他們能夠管馬。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底騎兵統領底任務更使他覺得有趣了，在把他底韁繩盤弄了幾次之後，他居然能夠轉回去向那橋邊走。他顯然想要騎過那峽谷底全境。

斯利馬克還在看着他。

“啊，——那一定是爵士底舅子，前幾時正在等他從瓦沙來，”他對他自己說，覺得很有趣；“我

們底爵士選了一個嬌小的妻子，這還是不很久的事情；可是他再要找這麼一個舅子，恐怕真要走遍天下才成吧！在這些地方，一個像他那麼坐在馬上的人恐怕比一隻熊還要少見！他樣子儂得像牧牛的人一樣——不過他還是那爵士底舅子。”

當斯利馬克這樣地打量着那個平民底朋友的時候，那後者已經到了橋邊；斯利馬克夫人底棒子聲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馬轉向那橋欄去，把他底項頸伸在水面上；真的，他底纖弱的身裁和尖頭的賽馬小帽使他樣子顯得像一隻鸞鷲般奇特。

“他現在要什麼？”斯利馬克想。那馬上的人顯然在向斯利馬克夫人問一句話，因為她在站起來又擡高了她底頭。斯利馬克第一次注意到她是有把她底裙子捲起得很高，露出了她底裸着的膝蓋的習慣的。

“他要什麼鬼東西？”他重說，憎惡着那短裙。

那騎士很困難地離開了橋，在那婦人身旁勒住了馬。斯利馬克現在是氣也不喘地在注意着。

穿然那個青年人向斯利馬克夫人底項頸伸出

了他底手，但是她這麼威嚇地舉起她底棒子來，竟使那匹害怕的馬驚跳了開去，而那個騎馬的人便拖在牠底項頸上了。

“耶格那！你在幹什麼？”斯利馬克喊；“那是爵士底舅子，你傻瓜！”

但是這喊聲並沒有傳到她耳朵裏，而那個青年人似乎一點也不生氣。他向斯利馬克夫人咳着自己底手，又用脚跟拍着馬，那匹馬便昂起了頭，跨着敏捷的快步向茅屋那方面出發了。但是這一次那騎馬的人沒有成功，他底腳從踏鐙上溜下了，他便抓住了他底戰馬底鬃毛喊起來：“站住，你這死鬼！”

延德萊克聽到了這喊聲，爬上來到了門邊，看見了這奇怪的表演便大笑起來。那個騎馬的人底賽馬小帽落下了。‘拾起那帽子，我底孩子，’那騎士在經過的時候喊了出來。

“你自己把牠拾起來吧，”延德萊克笑着，拍着他底手使那匹馬更興奮了。

父親聽 那孩子底回答，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但是不久他就恢復了原狀。

“延德萊克，你這小狗，那位紳士叫你拿帽子，你就該把帽子給他！”他喊。

延德萊克在兩隻手指之間拿着賽馬小帽，把牠握在面前又把牠交給了那騎馬的人，當他居然能夠止住了他底馬的時候。

“謝謝你，多謝你，”他說，也和延德萊克一樣地覺得有趣。

“延德萊克，立刻對這位紳士除下你底帽子來，”斯利馬克喊。

“我爲什麼對什麼人都要除帽子？”那孩子無禮地問。

“很好，這是對的！……”那青年人似乎滿意了。“等着，爲了這個你可以得到二十個科貝；一個自由的公民應當永遠不在什麼人面前叫自己卑屈。”

斯利馬克，當然不能理會那位紳士底民主主義的學說，便一隻手拿着他底帽子，另一隻手拿着鞭子，走到延德萊克面前去。

“公民！”那騎士喊，“我請你不要打這孩子，

……不要摧殘他底獨立的精神……不要……”他本來還想說下去，但是那匹馬不耐煩了，便又向橋那方面走了開去。當他看見斯利馬克夫人走向茅屋來的時候，他便拿下了他底灰濛的小帽子又噉了出來：

“太太，不要讓他打那孩子！”

延德萊克已經不見了。

斯利馬克生了根似地站在那地方，想着這個先對他底妻子無禮，後來又噉她做“太太”，而噉自己做“公民”，又稱讚延德萊克底魯莽的怪人。

他忿怒地回到了他底馬匹那兒去。

“噲，孩子們！世界要變得怎樣了？一個農夫底兒子不肯對一位紳士除下他底帽子來，那位紳士還要因此而稱讚他！他是那爵士底舅子——不相干，他在腦袋裏一定也有點兒錯。不久便會一個紳士也不剩，那時候農夫們就得全死掉了。或許延德萊克在長大了的時候會照顧他自己；他不會做一個農夫，這是當然的。噲，孩子們！”

他想像着延德萊克穿了一雙鈕靴又戴了一頂

賽馬小帽，於是他唾着。

“呸！在我還活着的時候，你再不會這樣打扮，小狗！不相干，我還得教訓他一番，回頭他在爵士面前也會不肯除帽子，那時候我真只能去叫化了。這是妻子底錯處，她常是在害他。沒有辦法，我一定要打他一頓。”

灰又在路上飄起來；這一次是在平原那方面。斯利馬克看到了兩個人形，一個是高的，另一個是長圓的；那長圓的在那高的後面走，又點着牠底頭。

“誰在送一隻母牛到市場上去？”他想，“……啊，那孩子一定要打……要我能夠弄到另一隻母牛和那一塊地就好了。”

他向着比亞爾卡把馬趕下小山來，在那兒他看見了斯塔西克，但已經看不見了他底田地或是那條路。他開始覺得很疲倦；他底腳似乎有很大的重量，但是不穩定底重量却更大，他從沒有睡得充足過。當他底工作完了的時候，他常得趕着車到鎮上去。

“要是我弄到了另一隻母牛和那塊地，”他想，“我就可以多睡一會兒了。”

他正默想着這個，同時又在另一塊上耙了半小時，忽然他聽到他底妻子從小山上喊：

“約瑟，約瑟！”

“什麼事？”

“你可知道出了什麼事？”

“我怎麼會知道？”

“可是新的捐錢嗎？”這思想煩怨地穿過了他底心。

“馬格達底叔父來了，你知道，那個格羅霍甫斯奇……”

“假使他要那姑娘帶回去——就隨他吧。”

“他帶了一隻母牛來，要把牠賣給格利勃，三十五個紙盧布和一個銀盧布的韁頭。真是一隻可愛的母牛。”

“隨他去賣了牠吧；這和我有什麼相干？”

“很相干：你要去把牠買來，”那婦人固定地說。



斯利馬克垂下了他底手和鞭子，把他底頭彎向前面，又看着他底妻子。那提議似乎是奇怪的。

“你想錯了什麼？”他問。

“我想錯了？”她提高了她底聲音。“我不能供給那母牛嗎？格利勃已經替他底妻子買了一輛新車子，你連這些牲口也捨不得給我嗎？棚裏有兩隻母牛；你可覺得牠們討厭嗎？要是沒有牠們，你就連背上的一件短衫也不會有。”

“好上帝，”那個人嘆着，他是被他底妻子底辯才所弄昏了，“我怎麼去養牠呢？他們不肯賣領地上的草料給我。”

“租了那塊地來，你就可以有草料了。”

“敬畏上帝吧，耶格那！你在說什麼？我怎麼租那塊地呢？”

“到領地上去問那爵士；說你可以在一年之內付清租錢。”

“天神在上，那女人真是發瘋了！現在我們底牲口在那塊地上只吃這麼一點，可以一個錢也不化；將來我底景況要更壞了。因為我又要付買母牛

的錢，又要付租地的錢。我不去到爵那兒去。”

他底妻子走近他身邊來，仔細地看着他。“你不去？”

“我不去。”

“很好，那麼我要把這兒有的草料拿走，讓你底馬去見鬼吧；可是我不肯放過那母牛，我要買牠！”

“那麼買牠吧。”

“是的，我要買牠，可是要你去和格羅霍甫斯奇講交易；我沒有空，我又不願意和他一塊兒喝燒酒。”

“喝酒！和他講交易！你看見那母牛簡直發瘋了！”

那急燥的婦人對他底臉搖着她底拳頭。

“約瑟，你自己沒有一點兒事情可以提議的時候可不要來吵我。聽着！你每天在擔憂你底肥料不夠；你常在對我說你要三隻牲口，現在時候來了，你却又不要買牠們。你有的兩隻母牛不費你什麼錢，可是能幫你生產，第三隻一定是淨賺。聽着

……我告訴你，聽着！做完了你底工，再走進門來講那母牛底交易；要是不，我以後什麼事也不管你了。”

她轉過背走了開去。

那個男子把他底手放在他底頭上。

“上帝祝福我，怎樣一個女人！”他嘆息，“我這個可憐的鬼怎麼能租那塊地呢？她一定要那母牛，就這麼吵起來，無論你講些什麼你總是像對一座牆說話一樣。我為什麼要生在這世界上？一切都在和我作對。噲，孩子們！”

他想像着地和風又在笑他了：

“你要付那三十五個紙盧布和那買轆頭的一個銀盧布！你一禮拜一禮拜地，一個月一個月地在貯蓄着你底錢，今天你可要像打碎一個堅果似地把牠全化了。你要塞飽了格羅霍甫斯奇底衣袋，而你自己底小囊可就要空了。你要在領地上害怕地又不穩定地等着，還向那司事鞠着躬，當他高興把你底租錢底收據給你的時候！……”

“或許爵士還會不讓我租那塊地呢。”

“不要胡說！”麻雀們啁啾；“你很知道他會租給你的。”

“是啊，他會租給我的，”他熱烈地反駁，“爲了我底寶貴的錢。我與其在這樁傻事情上化錢，還不如忍受一次利害的苦痛好一點。”

當斯利馬克在大路邊耙完了最後一些地的時候，太陽已經低了。停止了工作的時候他聽到那新的母牛在鳴着。牠底聲音使他歡喜，又使他底心軟了一些。

“三隻母牛是比兩隻多，”他想，“人們會更看重我。但是那錢……啊，這全是我自己不好！”

他記得他曾幾次說，他一定要另一隻母牛和那塊地，又向他底妻子誇過口說，別人都勸他自己來造農具，因爲他在這事情上是如此聰明。

她已經耐心地聽了兩三年；現在她畢竟自己來下手，叫他立刻去買了那母牛又租了那塊地。慈悲的耶穌！怎麼一個硬心腸的婦人！她此後還要逼他做什麼？他真不得不去築起牛棚又造起田車來！

雖然斯利馬克是有識見而甚至有巧智的，他

還從來不敢做一樁新鮮的事情，除非是逼不得已。他很懂得他底農務，他甚至能夠修理莊宅裏的打穀機，他把什麼事情都記在腦筋裏，第一當然是在他底地上的收穫底次序。可是他底心却缺少那種把計劃連接到完成上去的寶貴的線。代替了這個，服從心在他身上却很強地發展着。那爵士，那教士，那村長，他底妻子都是從上帝那兒派來的。他常說：

“一個農夫在世界上是要執行命令。”

當他把他底馬趕上到大路去的時候，太陽正在山頂後面沉下去，他在想着怎樣去和格羅霍甫斯奇開始講交易，忽然他聽到後面的一個喉音，“嘻！嘻！”

兩個人站在大路上，一個是頭髮灰白又鬍鬚剃淨的，戴着一頂德意志尖角帽，另一個是青年而高高的，有一些鬍鬚和一頂波蘭小帽。一輛雙馬車向後面稍稍地拖開了一些。

“這是你底地嗎？”那有鬍鬚的人用一種不快的聲音問。

“閉口，弗利次，”那年長的打斷了他。

“我爲什麼要閉口？”另一個忿怒地說。

“閉口！這是你底地嗎，產主？”那頭髮灰白的人很客氣地問。

“當然是我底，這還會是誰底呢？”

這時候斯塔西克從田場上跑了過來，帶着一種懷疑和仰慕底混合的神色對那兩個陌生人望望。

“那兒是你底地嗎？”那有鬍鬚的人重說。

“閉口，弗利次！這是你底地嗎，產主？”那老人校正他。

“這不是我底；這是屬於那領地的。”

“那有松樹的小山是誰底呢？”

“閉口，弗利次……”

“啊，假使你老是要來打斷，父親……”

“閉口……那小山是你底嗎，產主？”

“這是我底；不是別人底。”

“你看，弗利次，”那老人用德文說：“這正是威廉可以造風磨的地方。”

“威廉還沒有造起一個風磨來的原故，並不是因為沒有山，却因為他是一個懶惰人。”

“不要討厭，弗利次！那麼大路外面的那些地和那些峽谷都不是你底吧，產主？”

“這些都是屬於那領地的，怎麼會是我底呢？”

“對了，”那一個有髭鬚的不耐煩地插入說：“人人知道他坐在這兒領地裏，像橋底一個洞。這事情真見了鬼。”

“等着，弗利次！領地可是在各方面都圍繞着你嗎，產主？”

“當然。”

“啊，好了，”那年青人說，把他底父親拉向車子邊去。

“上帝祝福你，產主，”那老者說，用手碰着他底帽子。

“你真是多說，父親！威廉永遠不會做什麼事；你可以替他找到這麼許多山。”

“他們要什麼，爸爸？”斯塔西克突然問。

“啊，對了！真的！”

斯利馬克被提醒了：“嘻，先生！”

那老人向四面望望。

“你們爲什麼要問我這許多話？”

“因爲我們喜歡這樣，”那青年人回答，把他底父親推到了車子裏。

“再見！我們還要碰頭呢！”那老人喊。

車子滾了開去。

“今天在大路上的是什麼些人，這好像是一個市場！”斯利馬克說。

“但那兩個人是誰，爸爸？”

“那兩個？他們一定是從離這兒十二哩遠的伏爾卡來的德意志人。”

“他爲什麼問了這許多關於你底地的話？”

“問這些話的人不單是他們，孩子。這鄉村是這麼地叫人喜歡，他們竟會從很遠的地方上這兒來；他們一直到松山那麼遠，然後他們又跑開了。我所知道他們的就如此而已。”

他趕着馬向家裏去，已經忘記了那兩個德意志人。那母牛和那地占據了他全部的思想，假如他



買了牠！他就能夠在地上肥料加得好一點，他甚至還可以在冬天雇一個老人到茅屋裏來教他底孩子們念書寫字。別的農夫們對於這件事情要怎麼說？這樣可以大大地增高他底地位；在教堂裏和棧房裏他可以有一個較好的位置。並且有了較大的幸運他便可以多休息一會兒。

呵，爲了多休息一會兒！斯利馬克從來沒有懂得過飢寒，他有一個好的家庭和人的感情，他一定是能夠很快樂的，只要他底骨頭能夠不痛得這麼利害，又只要他能夠躺一個或是坐一個暢快。



### 三

回到天井裏去，斯利馬克讓馬奇克拿了馬。他看着那隻縛在籬笆上的母牛。雖然黑暗在降下來，他却還能看出牠是一隻美麗的生物；牠是白的，帶着黑色的斑點，有小的頭，短的角和大的乳房。他細看着牠，承認了他底兩隻母牛都沒有這一隻那麼好。

他想帶着牠在院子裏走一圈，但是他突然感到似乎他不能再移動一步了，他底手臂好像在從骨節上落掉，而他底腿又在往下沉。在日落之前，

一個人能夠繼續耙着地，但是在日落之後，想要再做些什麼事情是沒有好處的。因此他輕拍着那母牛而不去牽着牠走。牠似乎也懂得這情形，因為牠向他轉過牠底頭來，又用牠底濕的嘴觸着他底手。斯利馬克是這麼地感情衝動了，幾乎要吻着牠，好像牠是一個人類。

“我一定要買牠，”他模糊地說，甚至忘記了他底疲倦。

那女產主站在門裏，拿着一桶給牲口喝的水。

“馬奇克，”她喊，“那母牛喝了水之後，就把牠帶到牛棚裏去。鄉董要在這兒過夜；不能把母牛剩留在門外。”

“啊，還有呢？”斯利馬克問。

“要怎樣總是要怎樣的，”她回答。“他要三十五個盧布和那買韃頭的一個銀盧布——但是，”她停了一會繼續說，“真理總是真理，牠確實值得這價錢。我給牠擠乳，牠雖然走過了路，却還有比利撒更多的乳。”

“你可問過他願意減低一點兒嗎？”

那農夫開始感到四肢底疲倦。好上帝！在他能  
斧再積起三十五盧布來之前，要犧牲多少睡眠底  
時間啊！

“不像！他不一定會把牠賣給我們的；他老是在說他已經把牠許給了格利勃。”

斯利馬克抓着他底頭。

“來，約瑟。和和氣氣地和他喝些兒燒酒，或許上帝耶穌會使他再想想明白。但是要看着我，不要說得太多；你看，這便會弄得很好。”

馬奇克把母牛帶到了牛棚裏；牠向四面看看，又這麼誠意地拂着牠底尾巴，竟使斯利馬克不讓眼光離開了牠。

“這是上帝底意志，”他喃喃地說。“我就去講牠底交易吧。”

他在門邊畫着十字架，但是想到了一切的困難他底心便顫抖起來。

他底客人正坐在火邊，用父親般的神氣在訓誡馬格達要對她底主人和女主人忠實而又服從。

“要是他們叫你到水裏去——就跳到水裏去；

要是他們叫你到火裏去——就走到火裏去；要是女主人打你一頓，你就吻着她底手又謝謝她，因為我告訴你：打人的手是神聖的。……”

當他說着這些的時候，紅色的火光落到了他身上；他已經舉起了他底手，樣子顯得像一個說教者一般。

馬格達想像着那在牆上的顫抖的影子是在重說：“打人的手是神聖的！”

她利害地哭泣着；她覺得她是在聽一段美麗的教義，但同時聽了他底話，青筋似乎在她底背上膨脹起來。不過她是在聽，也不恐怖，也不怨恨，只帶着模糊的感謝，又混和她底童年底回憶。

門開了，斯利馬克說：

“讚美上帝。”

“永恆地，”格羅霍甫斯奇回答。在他站起來的時候，他底頭幾乎碰到了天花板。

“願上帝報答你，鄉董，因為你肯到我們這兒來，”斯利馬克說，握着他底手。

“願上帝報答你，因為你肯賞光招待我。”

“要是你不舒服，請立刻說出來。”

“呃！我在家裏還沒有這麼一半地舒服，你不但殷勤地招待我，並且又殷勤地招待那母牛。”

“讚美上帝，你總算滿意了。”

“我是兩倍地滿意了，因為我看到你待馬格達這麼好。馬格達！快在你主人底腳邊跪下來，因為你底父親也不會待得你再好一點。而你，朋友，却不要少用那皮鞭子。”

“她不是一個壞女孩子，”斯利馬克說。

從心裏哭泣着，那姑娘先倒下在她底叔父底腳邊，後來又在產主底腳邊，於是便逃到了走路上。她抱住了自己，依然在發着沉重的嗚咽。她開始用一種悲哀的聲音輕輕地喊：“豬！豬！豬！”但是那些豬已經進去過夜了。延德萊克和斯塔西克和布萊克那狗子却從黃昏裏現了出來。延德萊克要去把她推倒，但是她在她眼睛上打了一下。那兩個孩子抓住了她底手臂，布萊克跟着，叫着又吠着，這麼混亂地纏在一起，竟使人說不出那一個是人而那一個是狗，四個生物都這麼地溶化到了掛在

草場上的迷霧裏去。

坐在火爐邊，那兩個產主是在談話。

“你怎麼要賣了那隻母牛？”

“你瞧，事情是這樣的。那母牛並不是我底，這是屬於馬格達的，但是我底妻子說她不要管別人底牛，同時牛棚就是放我們自己底也太小了。我平常不大去理會她，但是剛巧有一塊和馬克達地連在一起的地要出賣。那塊地底主人科馬拉已經酒喝得快死了。所以我想：我要賣掉那母牛而替那姑娘再買一畝田——地總是地呀。”

“那是真的，”斯利馬克嘆息。

“因為又要有一次農奴解放了，那姑娘可以到手得更多一點。”

“怎麼回事？”斯利馬克感到興味了。

“他們會把你所有的地底兩倍來給你；我有二十五畝，因此我就要有五十畝。你已經有了多少？”

“十畝。”

“那麼你就要有二十畝，馬格達就又要到手她自己底兩畝半。”



“農奴解放可是一定的嗎？”

“誰能說呢？有人說一定，有人却笑着牠。但是我想我要在有這個機會的時候買了這塊地，尤其是因為我底妻子不願意，”

“那麼買這塊有什麼好呢，要是不久你可以一個錢也不化就得到牠？”

“實際上是，因為這不是我底錢，我就不管怎麼化。要是我做了你，我就連性急地從領地裏去租來也不要；等一時是沒有害處的。聰明人從來不性急。”

“對了，聰明人總是慢慢地來，”斯利馬克審量地說。

那女產主這時候和馬奇克一齊出現了。他們走到了偏房裏，拉了兩張櫛子和櫻桃木桌到中央，桌上鋪了一塊桌布又放了一盞上面沒有燈罩的火油燈。

“來，鄉董，”女產主喊，“你在這兒用晚飯可以舒服一點。”

當那兩個產主走進偏房來的時候，馬奇克粗

俗地笑了一笑，便蠢蠢地退到了火爐後面。

“多美麗的房間，”格羅霍甫斯奇說，向四面看看，“牆上有這許多聖畫，一張彩色的牀，木頭地板，窗上的花。這一定是你布置的吧，女產主？”

“是呀，”那女人歡喜地說，“他老是在領地上或是在鎮上，不管他底家；我只能叫他繡地板。請在火爐邊坐下來，朋友，我端正晚飯了。”

她倒出了一大碗的去皮大麥湯來放在桌上，又倒了一小碗給馬奇克。

“憑着上帝底名吃一點吧，假使你要什麼，就請說出來。”

“可是你不坐下來嗎？”

“我常是等一會和孩子們同吃的。馬奇克，把你底一碗拿去吧。”

馬奇克，露着牙齒，拿了他底一部分，坐下在偏房對面的一張長椅上，這樣他可以看到那鄉董又聽到人類的交談，這是他所期望着的。他滿意地從他底桌上的發出蒸汽來的碗後面望着；那出煙的燈在他覺得是最亮的光，而那木椅子是最高等

的舒適。那在靠向後面去的鄉董底樣子使他充滿了尊敬。在要抽籤的時候把他趕到招兵處去的可不是這個人嗎？發令把他帶到醫院裏又叫他定要完全醫好了才能出來的可不是這個人嗎？收着稅又在出會的時候拿着最大的旗幟又喊着“讓我們讚美聖處女”的可不是這個人嗎？而現在他，馬奇克·奧甫却爾支，却和就是這個格羅霍甫斯奇同坐在一間房子裏。

他這樣多舒服！馬奇克想要同樣地靠向後面去，但是那該死的牆又把他推了回來，使他記得了自己並不是那鄉董。因此。雖然他底背痛着，他却屈得更低一點，把他底穿着破靴子的腳隱藏在櫈子下面。他為什麼要舒服？只要主人和鄉董舒服已經夠了。他吃着他的湯，又用兩隻耳朵聽着。

“你為什麼要帶這母牛到格利勃那兒去？”女產主問。

“因為他要買牠。”

“我們可以把牠買了來。”

“對了，這樣很不錯，”斯利馬克插進來說；“第

姑娘在這兒，那母牛也應當在這兒。”

“這是對的，可不是，馬奇克？”那女人問。

“呵呵，呵！”馬奇克笑着，直到湯從他底匙羹裏滾出了。

“對的事情總是對的，”格羅霍甫斯奇說：“就是格利勃也該明白那母牛應當在那姑娘在着的地方。”

“那麼把牠賣給我們吧，”斯利馬克趕快地說。

格羅霍甫斯奇放下了他底匙羹在桌子上又垂下了他底頭在他底胸膛上。他想了一會兒，於是他用一種順從底聲調說：

“這是沒有辦法的；既然你們決定了要我賣這母牛給你們。”

“不過你要替我們減少一點兒，你不能嗎？”那女人用一種討好的音調趕快地加上說。

那鄉童又想了一會兒。

“你瞧，事情是這樣的；假使這是我底牛，我可以減低一點。不過這是屬於一個可憐的孤女的。我怎麼能夠損害她？給我三十五個紙盧布和一個

銀盧布，那母牛就是你們底了。”

“這是太大了，”斯利馬克嘆息。

“但是牠確實值得這價錢！”那鄉董說。

“不過，錢放在胸膛邊是不用吃東西的。”

“同時牠也不會生出牛乳來。”

“我還得去租了那塊地。”

“那是比買草料便宜一點。”

悠長的沉默繼續着，於是斯利馬克說：

“啊，朋友，說一句最後的話吧。”

“我對你說，三十五個紙盧布和一個銀盧布。

格利勃會生氣的，但是我爲了你就這麼辦。”

女產主現在把桌子上的碗拿掉了，却帶來了一瓶燒酒，兩隻杯子和一盆出煙的臘腸。

“祝你健康，朋友，”斯利馬克說，把燒酒倒出來。

“憑着上帝底名喝一杯！”

他們喝乾了酒，又開始沉靜地吃着那乾臘腸。馬奇克看見了酒這樣地感動着，竟用手捧住了肚子。他想到那兩個人一定覺得很快樂了，因此他也

覺得快樂。

“我真不知道到底要買那母牛不要，”斯利馬克說；“你底價錢竟使我不敢要了。”

格羅霍甫斯奇在他底椅子上不安地動着。

“我親愛的朋友，”他說，“我怎麼辦呢？這是那孤女底事情。單是爲了要激惱我底妻子，我也得替她買地。”

“一畝地你不用給三十五盧布。”

“地是貴起來了，因爲德意志人要買牠。”

“德意志人？”

“那些買伏爾卡的人。他們要別的德意志人住在這兒近旁。”

“剛才在我底地窖近有兩個德意志人問了我許多話。我不知道他們要什麼。”

“對了！他們蔓延了進來。一個剛住定，別個又像螞蟻跟蜜糖似地來了，這樣地價便愈弄愈貴。”

“他們可懂得一點農事嗎？”

“怎麼不懂！他們會弄到比我們這些生在這兒

的人更多的利益。德意志人是聰明的；他們有許多牲口，種着金花菜又在冬天做着生意。我們休想和他們競爭。”

“我不懂他們底宗教是怎麼樣的？他們像猶太人那麼地互相談着話。”

“他們底宗教是比猶太人底好，”那鄉董想了一想說；“但不是天主教的總是不對。他們有放着禱子和一架風琴的教堂；不過他們底教士是結婚的，又穿着普通外衣走來走去，而在祭壇上應當放聖饌的地方，他們却放了一個十字架，正像我們放在門廊上的一樣。”

“這沒有我們底宗教那麼好。”

“怎麼！”格羅霍甫斯奇說。“他們甚至還不禱告聖母呢。”

女產主劃着十字架。

“慈悲的上帝會保佑這種人興旺起來，真是奇怪的。喝酒，朋友！”

“祝你健康！他們有這許多牲口，上帝為什麼保佑他們？這真是興旺底根源。”

斯利馬克沉思起來，又突然用拳頭打着桌子。

“朋友，”他喊，提高了他底聲音，“把那母牛賣給我！”

“我可以把牠賣給你，”格羅霍甫斯奇喊，也拍着桌子。

“我就給你……三十一盧布……既然我對你這麼好。”格羅霍甫斯奇擁抱着他。

“兄弟……給我……三十……四個紙盧布和一個買韃頭的銀盧布吧。”

疲倦的孩子們小心地偷進了房間；女產主替他們倒出了一些湯，叫他們去坐在角落裏，不要響。他們很安靜，除了在斯塔西克從橈子上跌落了，他底母親又因此而打着延德萊克的時候。馬奇克打着瞌睡，夢見他是在喝燒酒。他覺得那液體走進了他底頭腦，想像自己是坐在那鄉董身邊，又擁抱着他。燒酒和燈底煙氣散佈在房間裏。斯利馬克和格羅霍甫斯奇移得更接近了。

“朋友……鄉董，”斯利馬克說，又拍着桌子，“你要多少，我都可以給你，在我看來，你底說話



是比錢還要可貴，因為你是這教區裏最聰明的人。村長是一隻豬……在我看來，你是比村長，甚至比政府檢查官還高，因為你是比他們聰明……魔鬼把我抓去！”

他們互相地倒在別一個底肩上，格羅霍甫斯奇哭着。

“約瑟，兄弟，……不要叫我鄉董，叫我兄弟……因為我們是兄弟！”

“伏伊奇克……鄉董……說，你要多少才肯賣了那母牛。我可以給你，我可以拿出我底一切來給你……三十五個紙盧布和一個銀盧布。”

“呵，呵！”女產主悲嘆。“你剛才可不是已經肯把那母牛定三十三盧布賣掉嗎，鄉董？”

格羅霍甫斯奇舉起了他底含淚的眼睛來，先向她，後來又向斯利馬克。

“我？……約瑟……兄弟……我就把那母牛定三十三盧布賣給你吧。把牠拿去。只要你，我底兄弟，能夠有一隻好牛，就讓那孤女挨餓吧。”

斯利馬克在桌上敲着軍鼓。

“我可要欺那孤女？我不要；我就給你三十五……”

“你在幹什麼，你這傻子？”他底妻子打斷了他。

“真的，不要傻了，”格羅霍甫斯奇幫她說。“你們這麼好地招待我，我就把那母牛定三十三盧布賣給你們吧。亞門，這是我底最後一句話。”

“我不要！”斯利馬克喊。“我待人殷勤，却要得到酬報，我可不是變成一個猶太人了嗎？”

“約瑟？”他底妻子警告地說。

“走開，女人！”他喊，困難地站了起來；“我要教訓你這麼地來干涉我底事。”

他突然地落到了哭泣着的格羅霍甫斯奇底擁抱裏。

“三十五……”

“三十三……”鄉董嗚咽着；“不要讓我在地獄裏受火刑！”

“約瑟，”他底妻子說，“你應當要尊敬你底客人；他年紀比你大，他又是鄉董。馬奇克，幫我把他

們弄到倉房裏去。”

“我要照自己底意志做，”斯利馬克喊。

“三十三盧布……”格羅霍甫斯奇呻吟，“把我斬成碎片吧，可是我一個銅子也不要多拿……我是一個猶達（Judas，賣基督的惡人——註）……我要欺騙你。我說我把那母牛帶到格利勃那兒去……但是我却把牠帶到你這兒來……因為你是我底兄弟……”

他們牽着手臂，走向窗邊去。馬奇克開了通走路的門，亂撞了幾次之後，他們到了天井裏。女產主拿了一張提燈，粗氈和枕頭，跟着他們。當她走到了天井裏的時候，她看見格羅霍甫斯奇跪在那兒，用他底亞蘇長外衣擦着眼睛，斯利馬克是躺在一堆肥料上。馬奇克站在他們面前。

“我們總得想個法替他們醒醒酒，”他對女產主說：“他們把一整瓶燒酒都喝完了。”

“起來，你這酒鬼，”她喊；“否則我要把水澆在你底頭上。”

“我要把牠來澆你，我立刻要打你一頓，”她底

丈夫向她回喊。

格羅霍甫斯奇倒下在他底項頸上。

“不要把你底家弄得像一個地獄，兄弟，否則我們兩個都要不快活了。”

馬奇克看到了燒酒在人身上引起的變動，覺得非常奇怪。這兒就是那鄉董，整個教區都知道是一個利害人，現在却孩子似地哭着，而斯利馬克却像司事般噉地着，又不服從他底妻子。

“到倉房裏來；鄉董，”斯利馬克夫人說，扶住了他底一隻手臂，同時馬奇克扶住了另一隻。他像一隻羊似地跟着，但是當她在稻草上預備他底床的時候，他却倒下在打穀台上，無論用什麼方法都不能移動了。

“上床去吧，馬奇克，”女產主說；“讓那個酒鬼躺在肥料堆上，因為他剛才這樣地討厭。”

馬奇克依着她底話走到牲口房裏。當一切都沉靜了的時候，他開始遊戲地假作他已經吃醉了，輪流地學着斯利馬克和鄉董底行動。他用像格羅霍甫斯奇一樣地含淚的聲音說：“不要把你底家弄

得像一個地獄，兄弟……”爲要使牠更真實一點，他試着叫自己哭起來。最初他沒有成功，但是當他記起了他底脚，又記起了他是最不幸的生物，又記起了女產主連一杯燒酒也不給他的時候，眼淚便從他底眼裏自由地流下來，直到他也去睡了才止。

將近夜半斯利馬克醒來，又冷又濕，因爲已經開始落雨了。漸漸地他底疼痛的頭記起了那鄉董，那母牛，那大麥湯和那一大瓶的燒酒。那燒酒怎樣了？他在這一點上不很斷得定，但是他很能斷定那湯是對於他不適合的。

“我常說在夜裏你不要吃熱的大麥湯，”他呻吟。

他不再懷疑他可是躺在肥料堆上。他慢慢地走上到茅屋蓬去，又在門坡上腳踏着；但是雨開始下得更急了。他靜靜地站在道路上聽馬格達底鼾聲；於是他小心地開了那房門。

斯塔西克躺在面前的櫈子上，深深地呼吸着。並沒有聲音從偏房裏傳來，他想到了他底妻子還沒有睡熟。

“耶格那，讓個地位……”他想要使他底聲音穩固一點，但是被恐怖所擒住了。

沒有回答。

“啊……起來……”

“滾你底，你這酒鬼，不要近我底身。”

“叫我到那兒去呢？”

“到肥料堆上或是豬棚裏去，這是你底適當的地方。你用鞭子來嚇我！我要把牠從你這兒拿掉！”

“並沒有什麼不對，要這樣說有什麼用呢？”斯利馬克說，扶住了他底疼痛的頭。

“沒有什麼不對？格羅霍甫斯奇只要三十三盧布就肯把那母牛賣了，你却一定要給三十五個紙盧布和一個銀盧布。真是沒有什麼不對！三個盧布在你看來算不了什麼吧？”

斯利馬克爬到了斯塔西克躺着的凳子邊，碰他底脚。

“是你，爸爸？”那孩子問，醒了過來。

“對了，是我。”

“你在這兒幹什麼？”

“我正要坐下來；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吵我。”

那孩子把手臂環在他底項頸上。

“你來得正使我歡喜，”他說；“那兩個德意志人老是在跟我。”

“什麼德意志人？”

“那在我們底地上的兩個，那個老的和那個有鬍鬚的。他們也不說要什麼，不過他們總是在走到我身邊來。”

“去睡吧，孩子；這兒並沒有德意志人。”

斯塔西克在他身上更擠得緊了一點，又開始閒談了：

“水能夠看，爹爹，這可不是真的？”

“牠能看什麼呢？”

“什麼都能——什麼都能——天，山；在我們跟着耙走的時候，牠也看我們，”

“去睡吧。不要胡說。”

“牠真看的，牠真看的，爹爹，我自己親自注意到，”他輕說着，漸漸地睡熟了。

那房間對於斯利馬克是太熱；他勉強地站起

來，顛顛跌跌地到了倉房裏，便倒下在一捆稻草上。

“但是我爲那母牛而用的錢是爲她而用的，”  
他向睡着的格羅霍甫斯奇那方面模糊地說。



#### 四

斯利馬克夫人在第二天晨間很早就來叫她底丈夫。“你可是要永遠地懶在那兒？”

“什麼事？”

“這是要到領地上去的時候了？”

“他們可來叫過我？”

“他們爲什麼要來叫你？你應得到他們那兒去看看田地。”

斯利馬克呻吟着，但是他畢竟走出來到了打穀檯上。他底臉是起了泡，他樣子顯得慚愧，他底

頭髮裏全是稻草。

“看看他，”他底妻子嘲笑着：“他底亞蘇長外衣又髒又濕，他整夜沒有脫靴子，他像強盜樣地發着脾氣。與其叫你去和爵士說話，還不如叫你去在蕪場上做一個稻草人適當些。換了你底衣服去罷。”

她回到了牛棚裏去，斯利馬克心上便放下一個重壓，這事情居然已經結束。他本來以為總要被嘲笑到正午才休。他走出去到了天井裏，向四面看看。太陽已經高了；地在雨後已經乾了；從峽谷吹來的風帶着鳥兒底歌聲和一股潮濕的，快樂的氣息；田野在夜裏已經變成綠色。天好像已經刷新過，茅屋好像白了一點。

“好天氣，”他喃喃地說，振作起了膽量，走進門去穿衣服。他把稻草從頭髮裏拉了出來；穿上了一件乾淨的襯衫和一雙新靴子。他以為牠們還刷得不夠，因此他拿起了一塊油脂，先在他底頭髮上擦了一擦，然後再去擦他底靴子。於是他站在鏡子面前，對了他從頭到腳所反射出來的光輝滿意地

微笑着。

這時候他底妻子走了進來，輕蔑地對他望望。

“你怎麼地在弄你底頭髮。幾哩之外都聞得到你身上發出來的油脂臭。你還是把頭髮梳一梳吧。”

斯利馬克，默認了這句話是不錯的，從鏡子後面拿起了一把厚厚的梳子，梳着他底頭髮，直到牠顯得像光滑的鏡片一樣，於是他用肥皂這麼重地擦着他底項頸，以致他底手指竟留下了好些又大又黑的條紋。

“格羅霍甫斯奇在那兒？”他用一種較快樂的聲音問，因為冷水已經增加了他底好心境。

“他已經去了。”

“那錢怎麼樣？”

“我付了他，但是他不肯拿這三十三盧布；他說耶穌基督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三十三年，因此他賣了這母牛拿同樣數目的錢是不對的。”

“很不錯，”斯利馬克同意，想要用他底神學智識來向她炫耀，但是她却轉向火爐邊，拿起了一鍋

熱的大麥湯。顯着一種淡漠底神色把湯交給他：“不要說這麼許多話，”她說。“吃一點熱的東西之後就到領地裏去。可是要試着像和鄉董講交易一樣地講講看，我就有一些話要對你說。”

他卑微地坐下了，吃着底湯，他底妻子從身邊拿出了一些錢。“把這十個盧布拿去，”她說，“把牠們交給那爵士本人，答應明天把其餘的帶來。可是要留心着那塊地他討價多少，要吻他底手，要抱他底和夫人底腳，這樣他至少會替你減低三盧布。你可記得？”

“我怎麼會記不得？”

他是顯然在重說他底妻子底告誡，因為他突然停止了不吃，却用匙羹在桌子上節奏地拍着。

“那麼不要坐在那兒呆想了，穿上了你底亞蘇長外衣去吧。還要把孩子們帶在身邊。”

“爲什麼？”

“爲什麼？他們在你向爵士要求的時候可以幫助你，延德萊克又可以來報告我，你是怎樣地講交易的。現在你可懂得爲什麼了吧？”

“女人真是倒運東西！”斯利馬克埋怨，在她已經說明了她底小心地設着的計劃的時候。“詛咒她，她怎樣地駕馭我！你可以看到她底父親是一個司事。”

他勉強地穿上了他底亞蘇長外衣，這是全新的，在領口上和袋子上還用彩色絲線美麗地繡着花；束着一條闊皮帶，把那十個盧布用一塊布縛了，拿來放在他底亞蘇長外衣裏。孩子們早已預備好，後來他們便出發。

他們一走，寂寞就開始充滿了斯利馬克夫人底心。她走到門外去看他們；她底丈夫，手插在衣袋裏，正在沿着路漫行，延德萊克在他右邊，斯塔西克在他左邊。不久延德萊克用拳頭打着斯塔西克底耳光，結果是他走在左邊而斯塔西克在右邊了。於是斯利馬克打着他們兩個底耳光，此後他們兩個便都走在左邊，延德萊克在溝裏，這樣他可以用拳頭來向他底兄弟恐嚇。

“祝福他們，他們總會替自己找一些有趣的娛樂，”她輕語，笑着，便回去做正餐。

弄停當了兩個兒子之間的誤解，斯利馬克自己輕輕地唱：

“你底愛不是求寵的人，我心上的希望，  
他正騎着小馬在到爵士那兒去的路上。”

於是用一種更悲涼的音調：

“呵可憐，可憐我，  
這真是大不幸，  
我怎麼辦呢；……”

他嘆着，覺得沒有歌能夠適當地表明他底煩惱。爵士可肯把那塊地租給他嗎？他們正在那塊地經過；他幾乎怕去看牠，牠是顯得這麼美麗又這麼難達到。他所有的錢都要付牲口賬，那爵士底各種恐嚇和告誡都來到他心裏。他想起要是那塊地遠一點，又只能出沙石而不能出好的草料，那麼他底機會就會好一點。

“呃，我不管！”他喊，顯着一種淡漠底神色抬起了他底頭；“他們常要他把牠租了去。”

是這樣的，但這是在他並不要牠的時候；現在他要牠了，他們就會交易講得很兇，或許竟絕對不讓他租。誰能說爲什麼會是這樣的呢？這是自然底定律，地主們和農夫們總常是意志相反的。

他記得他爲了他所做的工作怎樣屢次地討太大的價錢，又記得產主們爲了在林子裏飼牲口或採木材的權利問題怎樣屢次地拒絕與那爵士和解，他便覺得懊悔。好上帝！那爵士對他們說得多漂亮：“讓我們互相幫助，像好鄰舍般安靜地過活着吧。”

於是他們回答：“做鄰舍有什麼好處？一個貴人總是一個貴人，一個農民總是一個農民。我們甯可要農民們來做隣舍，而你却甯可要貴人們。”於是那爵士引證着說：“記着，逃去了的山羊回到車子面前來說，‘把我放進去吧。’但是我却要對你們說不能。”格利勃用着他們大家底名義回答：“那山羊會來的，大人，只要你把林子開放了。”

爵士並沒有說什麼，但是他底顫抖的鬚鬚却在警告他們說，他不會忘了這個回答。

“我時常叫格利勃不要這麼多說，”斯利馬克嘆息。“現在我却要爲了他底魯莽而吃苦了。”

一個新的思想來到了他底腦袋裏。他不是可以用工作而不用現錢來付那地租的嗎？爵士或許會接受這個，因爲他不是一個壞紳士。這是真的，別的產主們却看輕他，因爲自己出去當僱工的是只有他一個；但是無論怎麼，那爵士總常是爵士，他們總不過是產主。他又哼着，但是輕輕地，這樣孩子們可以不聽到他：

‘杜鵑在林子裏咕咕地叫，

隣舍們說，我是最沈悶的。’

他突然地轉向斯塔西克，想要知道他爲什麼像被帶到監獄裏去似地走一步推一步，又一句話也不說。

“我……我奇怪爲什麼我們在走到領地裏



去？”

“你可不要去嗎？”

“不要去；我怕。”

“那邊有什麼可怕？”斯利馬克罵着，但是他自己也在發抖。

“你看，我底孩子”，他更和善地繼續說，“我們已經從鄉董那兒買了那隻新的母牛，我們便要更多的稻草，因此我去請爵士讓我租了那塊地來。”

“我看。……可是，爹爹 我常在奇怪，牛吃着草的時候，草到底怎麼想。”

“牠會想什麼呢？牠是再也不會想的。”

“可是，爹爹，牠怎麼不會想？人們繞教堂成羣地站着的時候，遠望過去也像草，全是紅的和黃的，像地上的花。要是有什麼可怕的母牛來用舌子把牠們舐去，牠們可不會想的嗎？”

“人會喊，可是草不會說什麼話。”

“牠會說的！像踏一根乾了的棒子，牠會爆，你扯一枝新鮮的枝條，牠會喊着拉住了那株樹，草也會叫着，用牠底腳牢牢地站着，……又……”

“呵！你老是要說這些怪話，”他底父親插進來說；“延德萊克，我們到領地上去，你可喜歡嗎？”

“到底是我去呢，還是你去？”延德萊克說，聳着他底肩。“我可不要去。”

“那麼你要什麼呢？”

“我要把那稻草拿來堆在天井裏；於是讓他們來吧！”

“你竟敢割那爵士底稻草？”

“這怎麼會是他底？這些草可是他種的？這塊地可是近他底家的？”

“你可不明白，傻瓜，這個牧場是他底，正像他底別些地一樣？”

“沒有人來把那些地拿去的時候，那些地才是他底，我們底地和我們底屋子，從前也是他底，現在却是你底了。他爲什麼過得比我們舒服？他什麼事情也不做，可是他有夠一百個農夫耕的地。”

“他有這些地，因爲他有這些地，因爲他是一個紳士。”

“呸！要是你穿一件外衣，又把你底褲子放在

靴子外面，你就也是一個紳士了；可是雖然如此，你總不會有那些地。”

“你是笨的，”斯利馬克說，發起怒來。

“我知道我是笨的，這是因為我不能念書寫字，可是耶西克·格利勃能，所以他是聰明的，他也說應當平等，又說將來還會有農民將貴族底地全拿來的時候。”

“耶西克還不如先不要再從他底父親身邊拿錢用，然後再去處置別人底產業吧！他會拿我底東西來給馬奇克，又自己去拿那爵士底，可是他永遠不會把他自己底放棄了。讓一切事情像上帝所吩咐的那樣吧。”

“上帝可會把這些地給那爵士？”

“上帝吩咐世界上不應當平等。松樹是高的，榛樹是低的，草却更低。看那些有知覺的狗吧。在一桶喝的水拿出來給牠們的時候，最強的先喝，其餘的站在一邊舐尾巴，雖然牠們知道牠會把最好的一部分喝去了；然後牠們才輪流地喝。要是牠們鬧起來，把水桶倒翻了，那麼強者便占了弱者底便

宜。要是人們會互相地說：把你已經吞下了的東西吐出來，那麼強者便會把弱者趕走，讓他們去挨餓。”

“不過要是上帝把這些地給了那爵士，那麼現在他們怎麼可以把牠來分配給人民呢？”

“他們把牠分配了，是要使人人得到他所應得的，並不是要他拿他所喜歡的。”

他底兒子底驚人的見解加了一重新的煩惱到斯利馬克底心上。

“這混蛋！聽這一種人底話！他永遠不會做一個農夫；他沒有偷盜還算是運氣。”

他們快要達到莊宅了，斯利馬克在漸漸地走得慢起來；斯塔西克漸漸地顯得更害怕了，只有延德萊克還保持着他底倔強的神色。

穿過老菩提樹底深的黑枝條，已經可以看到莊宅底屋頂和煙囪。突然有兩下鎗聲傳了過來。

“他們在放鎗！”延德萊克興奮地喊，便跑向前去。斯塔西克抓住了他底父親底衣袋。斯利馬克跟着延德萊克，他懊惱地回來了。他們現在是在平壤

上，那兒那領地向兩方面伸張着。村莊低低地躺在那兒，河邊的地是更低，在他們面前是那領地，和那有欄杆圍着的外屋。

“在那兒！這就是莊宅，”斯利馬克對斯塔西克說。“這可不是美麗的？”

“是那一所？”

“怎麼！那前面有柱子的一所。”

另一下鎗聲傳了過來，他們看見一個人穿着奇怪的獵裝。

“昨天那個騎馬的人，”延德萊克喊。

“啊，那個怪東西！”斯利馬克說，頭放在一邊地細看着他；“對於這田地底事情，他會叫我倒運了。”

“他有一枝很好的鎗，”延德萊克喊；“可是他在打什麼？這兒除了麻雀之外什麼也沒有。”

“說不定他是在打我們吧？”斯塔西克胆怯地說。

“他爲什麼可以打我們？”他底父親說着要他安心；“打人是不準的。瘋子做出來的事情真是不

能懂得。”

那獵人走近來，背着他底鎗；幾隻撕碎了的死麻雀從他底肩上掛着。

“讚美上帝，”斯利馬克說，除下了他底帽子。

“你好，公民？”那獵人回答，用手碰了碰他底賽馬小帽。

“一枝多可愛的鎗！”延德萊克讚嘆。

“你可喜歡牠？呢，那一天替我拾帽子的可不是你？我還欠你錢；你在這兒了。”他把一個二十科貝的錢幣交給延德萊克。“這可是你底父親？公民，假使你要和我做朋友，那就不要這麼深深地鞠躬，還得把帽子戴起來。現在是應當把這些奴隸性底遺留都忘了的時候；這些東西對於我們兩方面都有害處。戴起帽子來，我請你。”

斯利馬克想要依照了聽到的話那麼做，但是他底手不肯服從。

“戴着帽子 站在前面，先生，我覺得是奇怪的，”他說。

“呵，打倒這些遺傳的社會特性！”那青年人

喊，從斯利馬克底手裏搶下那帽子來把牠放在他底頭上。

“打倒這一切！”那農夫想，不能懂得這個民主主義者底意思。

“你爲什麼到領地上來？”那後者問。“你可是來和我底姊夫辦什麼事情嗎？”

“我們要來求爵士底恩典”——斯利馬克困難地支持着不再鞠一次躬——“請他讓我們租了靠近我底產業的那塊地。”

“爲什麼？”

“我們新買了一頭母牛。”

“你有多少牲口？”

“上帝耶穌在我底產業上有五隻牲口，兩匹馬和三頭母牛，豬不算在內。”

“你可有很多的地嗎？”

“我對上帝希望我有很多，可是我只有十畝，而那十畝地還一年年地在瘦起來。”

“這是因爲你不懂得農務。十畝地已經是一份大產業了；在別處，幾個家庭靠了這一點已經可以

舒舒服服地過活，這兒却一家還不夠。不過要是你單種黑麥，那還有什麼可以希望呢？”

“別的我應當種什麼，先生？小麥又不很對。”

“蔬菜，我底朋友，這就是秘訣！在瓦沙附近那些趕市場的種地的人出三四十盧布一畝的租錢還弄得很好。”

斯利馬克垂下了他底頭。他把這些話歸納起來，便以為爵士不會肯讓他租那塊地，因為他自己底地已經很多了，或是他會要他三四十盧布的租錢，他便覺得很煩惱。那年青的紳士說出這樣奇怪的事情來，別的還會有什麼目標呢？

他們在走近到花園底入口邊去。

“我看見我底姊姊在花園裏；我底姊夫一定也在那兒。我去把你底事情告訴他吧。”

斯利馬克低低地鞠着躬，但是他心裏在想：“願瘟神抓他去！他冒犯我底女人，動那孩子，又把我底帽子放在我頭上，可是他一樣要絞出我底錢來。我知道他一定會叫我倒運。”

那爵士在奏着的美利堅風琴底聲音從屋子傳



出來。

“爹爹，爹爹，他們在奏樂！”斯塔西克很興奮地喊；他漲紅了臉，爲了情感衝動而顫抖着，連延德萊克也動神了。斯利馬克除下了他底帽子，說了一段禱告文，爲要從那青年紳士底惡的魔力裏挽救出來。

風琴聲停止了的時候，他們看着這位同一的紳士在園裏和他底姊姊說話。

“看那個女人，爹，”延德萊克說；“她正像一隻馬蠅，黃顏色的，有黑的斑點，細的腰，肥的屁股。”

那個民主主義者是在他底姊姊面前陳說斯利馬克底情形，又在抱怨他每次都遭到的奴隸性底表現。他說這些表現竟使他耐不住。

“可是我能怎麼辦呢？”那女人說。

“到他們那兒去給他們一點勇氣。”

“我喜歡這樣！”她說。“我替我們底傭工底孩子們備了一次款待來鼓勵他們，第二天他們就搶了我底桃樹。到他們那兒去？這事情我也做過了。有一次我到了一處有一個孩子在生病的茅屋

裏，我底衣服便發着這麼利害的氣味，竟使我只能把牠給了我底女用人。算了吧，多謝你！”

“無論如何，我還得請你替這些人做點事情。”

他們底談話是用法文的，當他們在走近柵杆去的時候。

“呵，這是斯利馬克。”那女人推起了她底眼鏡。“啊，朋友，我底兄弟要我替你做點事情。你可有一個女兒？”

“我沒有，太太；”斯利馬克說，吻着她底衣衫底邊。

“這是可惜的，我本來倒可以教她做穿珠工。或許我能夠教孩子們念書吧？”

“家裏要用着他們，太太；那大的一個已經有用了，小的一個要在田場上看豬。”

“你自己替他們做點事情吧，”她用法文對她底兄弟說。

“他們在打算我什麼？”斯利馬克想。

現在爵士走出來，加入了那一團。斯利馬克又開始鞠着躬，斯塔西克底眼睛裏充滿了淚珠，連延

德萊克也失去了他底自持。談話又回到了用法文，那個民主主義者熱烈地幫着斯利馬克。

“好，我讓他租那塊地吧，”爵士說；“這樣可以不用再越界了；并且他是這村子裏最靠得住的人。”

當斯利馬克底心是這麼銳利，竟使他想起或許要不把這事情弄停當了回去的時候，那爵士說了：

“你要我讓你租那塊河邊的地嗎？”

“要是你肯賞光，先生。”

“要是你肯減掉三盧布，”延德萊克迅速地加上說。斯利馬克底血發冷了；爵士和他底妻子互相看了一眼。

“這什麼意思？”他問。“要我從那兒減掉三盧布？”

斯利馬克底手不自主地伸到他底皮帶邊去，但是他記得了；他在絕望中決定把真話說出來。

“請不要管這個小把戲，先生；我底妻子只怕我交易講得不好，她對我說要請你減掉三個盧布

的租錢，現在這個小混蛋却叫我丟臉。”

“母親叫我管你。”

斯利馬克絕對說不出話了，在欄杆那一邊的人便笑得曲轉了身體。

“看，”爵士用法文說，“農夫全是這樣的。他不肯讓你對他底妻子說一句話，但是他無論做什麼都少不了她，沒有她來解釋明白便什麼都不懂。”

“有趣！”他底妻子笑，“要是你依了我底話，我們早就離開了這個沉悶的地方到瓦沙去了。”

“不要把農夫說得像一個傻瓜，”他底內弟爭辯。

“用不到我來說；他本來就是一個傻瓜。我們底農夫全只有肌肉和肚子；他們把理性和能力都剩給了他們底女人。斯利馬克還是一個最聰明的，但是我 可以和你賭 無論什麼，我立刻就會給你一個他是笨驢子的證據。約瑟，”他說，轉向斯利馬克，“你底妻子可叫你要好好地講交易嗎？”

“當然，先生，真的事情總是真的。”

“你可知道路卡西亞克每年付我多少？”

“他們說十盧布。”

“那麼你租兩畝就得付我二十盧布了。”

“要是你慈悲一點，榮生，”斯利馬克開始說。

“……就讓我減掉三盧布吧，’爵士補足了那句話。斯利馬克顯得昏亂了。

“很好，我就讓你減掉三盧布；你每年付我十七盧布。你可滿意了嗎？”

斯利馬克深深地鞠着躬，又在想：“他在幹什麼？他並不是在講交易！”

“現在，斯利馬克，”爵士繼續說，“我對你還有一個提議。你可知道格利勃買那兩畝地付我多少？”

“七十盧布。”

“正是，並且他還要付稽查員和律師。這兩畝地我六十盧布就可以賣給你，所有的費用不要你付，這樣你可以比格利勃整整地便宜二十盧布。可是我有一個條件，你一定要立刻就決定，不能和你底妻子去商量；明天我底條件就要不同了。”

斯利馬克底眼睛發着光；他以為現在他看得

很清楚了，一定對於他有什麼陰謀。

“這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先生，”他說，勉強地一笑，“你自己也要太太和這位年青的先生來商量。”

“你看！他可不是一個十足的傻瓜？”

他底內弟拍着斯利馬克底肩膀。“答應了吧，我底朋友；這樣的交易於你最便宜。他當然會答應的，”他說，轉向爵士。

“啊，約瑟，你可要買牠嗎？你可答應我底條件嗎？”

“我不是這麼一個傻瓜，”斯利馬克想，於是發聲：“不和我底妻子商量就買了牠是不對的。”

“很好，我隨你底便吧。把你底定錢給我，明天來拿收條。現在你懂得農民了，我底民主主義者！”

斯利馬克付了十個盧布，睜視着那退後去的一團人。

“啊！你想要欺騙一個農民。可是他却很聰明！那麼，格羅霍甫斯奇所說的關於土地分配的事情是真的了。六十盧布買一塊值得到七十的地，真

是!”

可是他還禁不住以為這或許是一件並沒有欺騙的事情。他覺得渾身都發熱了，想要喊着或是追着那爵士。在這時候那個青年人急迫地回轉來。

“買那塊地呀，”他說，喘着氣；“我底姊夫還會答應的，要是你請求他。”

斯利馬克底不信任立刻又回來了。

“不，先生；這是不對的。”

“畜生！”那個民主主義者喃喃地說，轉過了身去。交易便完了。

“我們回家去吧，孩子們，”於是又低聲地：“該死的貴族！”當他們走近了他們底家的時候，孩子們先跑了上去，因為他們覺得肚子餓。

“延德萊克對我說的有這回事嗎？他們要六十盧布賣那塊地給你嗎？”

“正是，”他回答，可說有些兒吃驚；“他們怕再分配土地。他們也是聰明的。他們早就知道了我底一切事情，那爵士煽動他底鼻子來對付我。”

“什麼！就是在河邊對我說話的那個傢伙？”

“就是那個傻瓜。他給了延德萊克二十個科貝，又把我底帽子放在我底頭上，他對我說十畝地是一份大產業。”

“一份大產業？他底姊丈有一千畝還說不夠！你很不错，總算沒有買他底地，這事情總有些兒隱瞞的地方。”

但是妻子底滿意並沒有使斯利馬克完全地放心；他是非常懷疑。他底正餐也不能使他愉快，他在屋子裏踱着，不知道應當怎麼做。在他底忿怒達到了最高點的時候，一個輕快的思想打着了他。

“到這兒來，延德萊克，”他說，解下了他底皮帶。

“呵，爹爹，不要，”那孩子哀聲地說，雖然他已經預備了兩個小時。

“你這一次逃不過了；躺下在襪子上。你笑那位年青的紳士，甚至還尋爵士底開心。”

斯塔西克，流着眼淚，抱住了他底父親底雙膝，馬格達從房裏跑了出來，延德萊克喊着。

“我對你說，躺下來！我要教訓你學耶西克這



一種荒唐鬼底樣兒！”

在這時候，斯利馬克夫人打着窗。“約瑟，快來，那隻新買的牛出了事，牠忽然暈倒了。”

斯利馬克放了延德萊克，跑到了牛棚裏。那三隻母牛正安靜地站在那兒重嚼已經吃下去的草。

“這已經過去了，”那女人說；“可是我對你說在一分鐘之前牠暈得比你昨天暈得還利害。”

他們仔細地看着那母牛，可是看不出什麼毛病來。

延德萊克已經趁這當兒溜了開去，他底父親底怒氣是息了，這事情便像平常在這種時候一樣地告了結束。



## 五

這是在盛夏。那爵士和他底妻子已經去了，村裏人已經把他們完全忘了。新的羊毛開始在剪過了的羊身上長起來。

太陽是這麼熱，雲片都從天上逃到了林子裏，地土用牠所能找到的東西保護着自己；灰塵保護着大路，草保護着牧場，沉重的穀子保護着田。

但是人類在這時候正要很辛苦地工作。領地上，他們正在割金花菜又掘菜菔；茅屋裏，婦女們正在堆起馬鈴薯來，而老婦們正在收集冰飲料的

錦葵和避瘧疾的香椽花。教士把他所有的時日都消磨在追集蜂羣上面；約瑟爾，那旅店主人，在造醋。樹林裏震響着採珠菓的孩子們底聲音。

穀子熟了，斯利馬克在聖處女馬利底升天節之後的一天開始割着小麥。他性急地要把這工作在兩三天裏做完，否則穀子便會在大熱度裏倒下了，又因為他要去幫領地上的收穫。

他，馬奇克，和延德萊克照例一起工作着，輪流地割着又縛着禾捆。斯利馬克夫人和馬格達在早晨和午後來幫忙。

在第一天，當五個人一起工作着又走到了小山頂上的時候，馬格達注意到有幾個人在樹林底黑暗的背景上露出來，便叫斯利馬克夫人留心他們。他們都停止了工作看着。

“他們一定是農夫，”馬奇克說；“他們都穿着白的粗外衫。”

“他們走路不像農夫，”斯利馬克夫人說。

“可是他們底靴子一直穿到膝蓋邊，”斯利馬克說。

“看！他們帶着測竿，”延德萊克喊；“他們還拖着  
一根繩子。”

“啊，他們一定是稽查員。他們在幹什麼呢？”  
斯利馬克想。

“一定，他們又要重新稽查了；現在，約瑟，你  
沒有買那塊地可不快活嗎？”他底妻子問。

他們又工作着，但是並不進行得很快，因為他們  
禁不住要對走近來的那些人斜看幾眼。現在已經很顯然了，他們並不是農夫，因為他們穿着白的外衣，在帽子後面又有黑的飄帶。斯利馬克這樣地留意着，他竟落在後面，處了馬格達常處的地位，不再在那一隊人底頭上了。後來他喊：

“延德萊克，不要割了；跑過去看他們在幹什麼，畢竟他們可是爲了要重新分配土地而在測量。”

延德萊克一會兒就去了。不久便到了那些人面前。他忘了回來。那小小的一羣看他 and 那些人談了一會話，於是又拿了測竿在忙着。

“我說！”斯利馬克夫人喊，“他真可以算一個

了！你看，他怎樣地沿着那條路線在跑，…好像他終身沒有做過旁的事情似地。他除了在猶太人底陳列窗裏之外從沒有看見過一本書，可是他跑得比他們誰都好。我希望我叫他穿上了他底靴子；他們永遠不會當他是一個小產主底兒子。”

她非常驕傲地看着延德萊克，直到那一隊人消隱到了小山底天界後面。

“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斯利馬克說，“不是好的就是壞的。”

“怎麼會是壞的呢？”他底妻子問；“他們或許會增加我們底地；你以為怎樣，馬奇克？”

那個田夫在徵求他底意見的時候顯得窘迫，踟躕着直到汗珠從他底頭上流了出來。

“怎麼會是好的呢？”他後來說。“當我在克惹索維替爵士做工而他破了產的時候，正有像這些一樣的人來量地，不久我們就得付新的捐稅。新的事情總不會有什麼好處。”

延德萊克到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才回來，劇烈地喘着氣。他對他底母親說那紳士要些兒牛乳，給

了他二十個科員。

“立刻把錢交給你底母親，”斯利馬克說；“這不是給你的，是買牛乳的。”

延德萊克幾于要流淚了。“我爲什麼要把我底錢拿出來？他們說他們無論要什麼都會付錢，并且還要買牛油和家禽。”

“他們可是做生意的？”

“呵不，他們是大紳士，住在一張帷帳裏又有一個廚子。”

“吉布西人，我敢說！”

斯利馬克夫人已經很快地跑了出來，現在那些人出現了，流着汗，被日光曬得烏黑，又滿身是灰塵；可是，他們除下帽子來時的雄偉的態度却使斯利馬克和馬奇克受了深刻的印象。

“你們誰是產主？”

“是我。”

“你在這兒住了多時？”

“從小到現在。”

“你可看見過河水漲起來嗎？”

“我想我看見過的！”

“你可記得水漲得多高？”

“有時候牠滿到了那草場上，深得夠溺死一個人。”

“你可能斷得定嗎？”

“誰都知道。這些小山底裂口全是水沖出來的。”

“橋應當有六十呎高。”

“當然，”那兩個人中的年長者說。“你肯給我們一點牛乳嗎，產主？”

“我底妻子已經在預備了，要是兩位先生歡喜來。”

所有的人都轉向那茅屋，因為這樣了不得的紳士喝牛乳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一天便決定停止收割了。

椅子和櫻木桌已經放在茅屋前面。一塊小麥麵包，牛油，有芫荽子的白乳餅，和一瓶油乳都已經預備好了。

“啊，”那兩個人說，驚奇地互相看了看，“一



個貴族也不會招待得我們更好一點。”

他們快意地吃着，什麼東西都稱贊，最後便問斯利馬克夫人他們該她多少。

“這是祝兩位先生健康的！”

“可是我們不能這樣措你底油，女產主。”

“我們招待客人是不收錢的。并且，你們給我底孩子的錢已經像他收割了一整天所賺的錢那麼多了。”

“你看！”那年輕的對年長的輕語，“這可不像波蘭的農夫？”

對斯利馬克等人說：“在這樣的招待之後，我們可以答應把車站造在離你很近的地方。”

“我不懂你們什麼意思？”

“我們要造一條鐵路。”

斯利馬克搔着他底頭。

“什麼事情使你這樣地懷疑？”那兩個人問。

“我在想這對於我們一定是很壞的，”斯利馬克回答：“我便不能再趕車子賺錢了。”

那兩個人笑了起來。“不要怕，我底朋友，這對

於誰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對於你，因為你可以離車站很近。第一你可以賣你底出產品給我們又替我們趕車子。讓我們立刻開始吧，你要多少肯賣你底家禽。”

“我隨你底便，先生。”

“那麼二十五科貝吧。”

斯利馬克夫人看着她底丈夫。這是比他們平常收的加了一倍。“就賣給你，先生，”她喊。

“那個混賬的猶太人討我們五十，”那青年人喃喃地說。

他們同意了要買牛油，乳餅，龍蝦，黃瓜，和麵包；那個青年人對一切東西底價廉表示詫異，那年長者誇耀他懂得怎樣地講交易。當他們離去的時候，他們付了斯利馬克夫人十六個紙盧布和半個銀盧布。還問她可斷得定自己並沒有吃虧。

“真罪過，”她回答。“我希望我每天能夠賣到這個價錢。”

“你會的，在我們造好了鐵路的時候。”

“願上帝祝福你們！”她對他們做着十字架底

記號，那田場傭工跪了下來，斯利馬克除下了他底帽子。他們都陪他們底賓客一直走到峽谷那麼遠。

當他們回來了的時候，斯利馬克火速地叫人人都去工作。

“耶格那，預備起牛油來；馬奇克和延德萊克，到河邊去捉龍蝦；馬格達，採六十個最好的黃瓜，還要放外加的十個進去。耶穌馬利！我們可辦過這樣的交易！你可以替你自己買一條新的絲巾，還替延德萊克買一件新的襯衫。”

“我們底運氣來了，”斯利馬克夫人說，“我定要買一條絲巾，否則村子裏不會有人肯相信我們已經弄到了這許多錢。”

“我不大喜歡新的車子沒有馬會走，”斯利馬克說；“可是這也沒有法子。”

當他們把他們底出品帶到工程師底營房裏去的時候，便又有許多人向他們定貨，因為那兒有一打以上的人，他們叫他做了他們底總購辦人。斯利馬克到了鄰近的那些茅屋裏去，買了他所需要的東西，在他用去的每一塊銅板上賺出一個銅板來，

同時他底顧客們還稱贊着這些出品底價廉。一星期之後，那一隊人搬了開去，斯利馬克發現自己有了似乎是從天上落下來的二十五個盧布，癩用他底馬和車子所給他的和爲了他停了幾天工作而賠他的錢還不算在內。但是這些錢有點兒使他慚愧。

“你可知道，耶格那，”他說，“或許我們應當追上那幾位先生去把這些錢還他們。”

“呵胡說！”那女人喊，“做買賣總是這樣的。那猶太人賣小雞討多少？比你底價錢多一倍。”

“不過這是猶太人底買賣，並且他又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因此他要有更大的好處。來，約瑟，那幾位先生給錢，不單是爲了買東西，同時還爲了謝你底辛苦。”

爲了這些話，又想起了從瓦沙來的人顯然都有很多的錢可以化，那個農夫才算放了心。

田爲他和家裏其餘的人這樣地忙着他們底新職務，收穫的事情便完全分給了馬奇克去做。他須得清早就到小山去，一直到夜裏很遲的時候，一

個人割着捆着，又打着穀。但是他雖然這樣勤力，工作還是做得比平常慢，斯利馬克便雇了老年的索比斯卡來幫助他。她六點鐘就到，帶了一瓶腿上的傷處用的‘藥’，當她唱着連馬奇克聽了也會紅起臉來的歌的時候便能做兩個人底工作，這樣一直到午後，於是便要用她底‘藥’了。療治這樣地使她難受，鐮刀竟從他底手上掉了下來。

“嚇，產主！”她會喊。“你是在搜括錢，在替你底妻子買絲手巾，但是可憐的傭工們却要四隻腳爬。這是‘去割稻，索比斯卡和馬奇克，我要像紳士樣地跛一會兒！’你看，他不久就會把自己稱做‘大斯利馬欽斯奇’（……斯奇是貴族所用的——註）了。他真是惡鬼底兒子，永遠，永遠是這樣。亞門。”

她會倒下在一條犁溝裏，一直睡到太陽落山，雖然她拿整日的工作底錢。因為她有一條尖利的舌子，斯利馬克並不想得罪她。在他爲了錢而爭論起來的時候，她會吻着他底手說：“你爲什麼要和我爭呢，先生？再賣掉一隻雞你就成了。”

“臉厚總是要吃虧的！”馬奇克想。

在第二個禮拜日，人人都預備上教堂去了，馬奇克坐了下來，沉重地嘆着氣。

“爲什麼，馬奇克，你不上教堂去嗎？”斯利馬克問，看出有什麼事情是不對了。

“我怎麼能上教堂去呢？我，怕要丟你尊臉吧。”

“你有什麼事情？”

“並不是我底事情，不過我底脚老是要從靴子裏鑽出來。”

“這是你自己不好，你爲什麼不先說呢？你底工錢還欠着，我可以給你六個盧布。”

馬奇克抱着他底脚。……

“可是你要記得買靴子，不要把那錢喝酒化了。”

他們全出發了；斯利馬克和他底妻子同走，馬格達和那兩個孩子，馬奇克獨自離開了一些兒。他夢想着在鐵路造好了之後，斯利馬克便會成爲一個紳士，而他，馬奇克，便可以在餐桌邊伺候，或許還可以結婚。於是他爲了有這些放肆的思想而作

着十字架。像他這麼一個可憐人怎麼能想到結婚？誰肯嫁給他。或許連若斯卡也不肯，雖然她是腦筋有毛病的，又有一個孩子。

對於斯利馬克和他底妻子，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禮拜日。她已經在一處攤子上買了一條絲巾，給了乞丐們二十個科貝，又坐下在前排座位上，那兒格利勃夫人和路卡西亞克夫人立刻就讓地位給她。至於斯利馬克呢，誰都有幾句話來和他談。旅店主人埋怨他打破了猶太人底定價，琴師關照他最好能付錢替死者底靈魂做一次額外的彌撒，連警察也招呼他，教士勸他養蜜蜂：“你可以到牧師住宅來。現在你有錢又有時間了，或許可以買幾窠蜜蜂。這是沒有害處的，在一個人興旺的時候記得上帝，養蜜蜂，又送蠟燭給教堂。”

格利勃帶着一絲不有趣的微笑走上來。“當然，斯利馬克，你要把今天這許多人都請一次吧，因為你是這麼地成功？”

“你在做了一次好交易之後並不請全村的人，

我當然也不，斯利馬克對他搶白。

“這並不奇怪，因為我賣一隻母牛也沒有像你賣一隻小雞那麼多的好處。”

“不相干，你是比別人有錢。”

“你是對的，”維斯尼甫斯奇幫着斯利馬克，同時問他借兩個盧布。但是在斯利馬克拒絕了的時候，他又埋怨着他底傲慢。

馬奇克在給他買靴子的錢上並沒有得到很多的慰安。他卑微地站在教堂底後面，這樣上帝會看不見他底破了的亞蘇長外衣。於是那些乞丐們提醒他說，他永不給他們什麼東西。他便到旅店裏去發。

“我底錢怎樣了，大馬奇克？”旅店主人說。

“什麼錢？”

“你已經忘了？從聖誕節起你欠我兩個盧布。”

馬奇克向他賭咒。“人人都知道要付現錢才能喝你底一點飲料。”

“全部地講，這是對的。可是你在聖誕節喝醉了酒的時候，你這許多次地抱我又吻我，我便祇得



給你掛賬。”

“你可有見證？”馬奇克尖利地說。“我對你說，老猶太人，你是騙不了我的。”

那旅店主人想了一會兒。

“我沒有見證，”他說，“我就永遠不再對你提起這件事吧。既然你在這兒當了這許多人底面對我立誓說，你並沒有叻我，也沒有要求我掛賬，那我就算把你欠的錢送了你吧，不過這是丟臉的，”那旅店主人加上說，唾着口沫，“一個替像斯利馬克那麼體面的產主做工的人竟會欺騙一個可憐的猶太人。從此不要再踏進我底旅店來！”

那個傭工踟躕了一會。他可真欠他那個錢嗎？

“好，”他說，“既然你說我欠你錢，我就給了你。可是留心着不要讓上帝來罰你，要是你騙了我。”但是他在心裏懷疑着，畢竟上帝可會爲了像他這樣的一個卑微的生物而責罰任何人。

他正憂愁地離開那旅店的時候，有一羣帶收割的加利西亞人走了進來。他們坐在桌邊，討論着造新的鐵路所能獲得的利益。

馬奇克走上去到了他們身邊，看見他們底樣子也和他自己差不多襤褸，他便問，世界上可真個有鐵造的路？“無論那一個，”他說，“不會有夠鋪路的鐵，就是政府也不會有。”

那些傭工笑了起來，但是有一個戴軍人底帽子的胖子說：“還有什麼可笑？一個鄉裏人當然不知道什麼是鐵路。坐下來，兄弟，我可以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你，不過要讓我們喝一瓶燒酒。”

馬奇克還沒有決定，旅店主人已經把燒酒帶來了。

“爲什麼不讓他喝燒酒？”他說，“他是一個好人，他從前也請過客。”

以後發生了什麼，馬奇克却記不清楚。他想，有人在告訴他一架機器走得多麼快，而另外一個人在喊，你應當買靴子。後來他是被夾住了手臂和腿帶到艸棚裏。一件事情是當然的，他回來時一個錢也沒有了。斯利馬克夫人不要看他，斯利馬克却說：“你是沒有希望的了，馬奇克，你永遠弄不下去，因爲魔鬼常把你帶到墳人羣中去。”

因此馬奇克依然沒有新的靴子，但是在幾個禮拜之後，他却得到了一宗永遠沒有夢見過的主有物。

這是一個下雨的九月薄暮；時間愈遲，一層層的雲便愈厚。牠們漸漸地降低來，散亂而又陰沉。樹林，小山，和峽谷，連那籬笆，都慢慢地溶解在灰色的幕裏。沉重的，不斷的雨透入了一切；地土滿了，像捏過的粉團似地把水吸進去；道路滿了，滾着黃色的水流；本來有水在大泥潭裏的天井滿了。屋頂和牆垣都滴搭着，牲口底皮，甚至連人類底靈魂，也都被水所浸透了。

在產主底家裏的每一個人都在模糊地想起晚餐，但是並沒有一個人要吃。產主打着呵欠，女產主煩燥着，孩子們想要睡，馬格達甚至比平時還懶。他們看着火，那兒馬鈴薯在慢慢地滾起來，看着門，注意馬奇克走進來，或是看着窗，那兒雨點濺着，從較高的，較低的，和最低的雲上，從芳草上，從樹木底枯葉上，又從窗架上落下來。當所有這些滾水聲混在一起的時候，牠們底聲音好像是

漸漸地行近的脚步。於是茅屋底門響了。“馬克克，”產主模糊地說。但是馬奇克並不出現。

一隻手沿着走路上的牆在摸索。

“他有什麼事情，他可是盲了嗎？”女產主不厭煩地喊，便把門開了。

有什麼東西，並不是馬奇克，站在走路上，一個畸形的人物，並不高，但是很大。牠是裹在浸濕的披肩裏。斯利馬克夫人暫時退了回去，但是當火光落在走路上的時候，她在披肩底開口處看見了一張人臉，銅色的，有一個闊的鼻子和一雙在龐腫的眼皮下面不很看得出來的斜視的眼睛。

“讚美上帝，”一個粗糙的聲音說。

“你，若斯卡？”吃驚的女產主問。

“是我。”

“快走進來，你把潮氣都放到房裏來了。”

那個新來者走上去，但又腳踏地站住了。她在手臂裏抱着一個孩子，那孩子底臉是像鉛粉般白，嘴唇是青的；她把孩子底一隻手拉了出來，這是像一根柴棒一樣。

“像這樣的天氣你出來幹什麼？”斯利馬克問。

“我在找一個位置。”她向四面望望，決定蹲倒在近牆邊的地板上。“在村子裏他們都說你現在有了許多錢；我想你或許會要一個女用人。”

“我們並不要女用人，好叫馬格達做的事情還太少呢。你爲什麼要出來找一個位置？”

“夏天我是在替人收割，可是現在誰也不要我帶着孩子去。要是我只有一個人，我就成了。”

馬奇克走了進來，並不知道若斯卡是在這兒，看見蹲在地板上的一團便吃了一驚。

“你要什麼？”他問。

“我以爲斯利馬克或許會收容我，可是我有孩子，他也不要我。”

“上帝呵！”那個人喊，看見了比他自己更甚的貧苦覺得很感動。

“爲什麼，馬奇克，這聲音好像你心境很壞似的，”女產主不快意地問。

“看見這麼可憐的景像，便會使人難受，”他喃喃着。

“這是誰底過處，誰便最會感到這個！”

“這並不是我底過處，可是我總替她們難受。”

“要是你覺得難受，你爲什麼不把那孩子領了去？”斯利馬克夫人冷笑，“你就把這孩子給他吧，若斯卡，你肯嗎？可是男的？”

“女的，”若斯卡輕語着，她底眼睛定住了馬奇克，“她兩歲了……不錯，要是他肯，我就給了他。”

“她會累得我很利害”，那傭工模糊地說，“不過這是可憐的。”

“把她領去吧，”若斯卡重說，“斯利馬克是有錢的，你是有錢的。……’

“對了，馬奇克是有錢的，”斯利馬克夫人在笑了，“他在一個禮拜日喝了六個盧布。”

“要是你能喝六個盧布，你就能把她領了去，”若斯卡猛烈地喊，把那孩子從披肩裏拉出來放在地板上。她似乎吃驚了，但是並不作聲。

“閉口，耶格那，不要胡說，”斯利馬克說。若斯卡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

“現在我可以輕鬆一點了，”她說，“我常想我

要把她丟在溝裏，但是你可以領了她去。記着要好  
好地管她！要是我回來找她不到，我要挖你底眼  
睛。’

“你發狂了，”斯利馬克說，“快畫十字架吧。”

“我不要畫十字架，我要走開了。……”

“不要做一個傻瓜，坐下來吃飯，”女產主忿怒  
地喊。她這麼猛烈地把鐵鍋拿下來，竟使熱的灰飛  
揚在火爐四邊，而有一點却濺着了若斯卡底露出  
的腳。

“火！……火！”她喊，從房間裏逃了開去，“茅  
屋起火了，什麼東西都起火了！”

她像醉漢似地跌了出去，他們可以聽到她底  
聲音漸漸地遠了，在喊着‘火！’直到回聲把牠掩住。

“快跑去，馬奇克，把她帶回來，”斯利馬克夫  
人喊。但是馬奇克並不動。

“你不能在這樣的一夜叫一個男子去追一個  
發狂的女人，”斯利馬克說。

“啊，有了這個狗底孩子叫我怎麼辦呢？你可  
以為我要養她？”

“我敢說你不會把他丟在牆外的。你不用發愁，若斯卡會回來領她的。”

“我不要她在這兒過夜。”

“那麼你拿她怎麼辦呢？”斯利馬克說，發起怒來。

“我把她帶到草棚裏去，”馬奇克低聲地說，勉強地把孩子抱起來。他帶了她坐下在襪子上，把她放在膝邊輕輕地搖着。房間裏是沉默。立刻馬格達，延德萊克，和斯塔西克從他們底角落裏出現了，站在馬奇克身邊，看着那個小生物。

“她是像壁板那麼瘦，”馬格達輕說。

“她不動，也不對我們看，”延德萊克說。

“你定要用一塊破布來餵她吃一點，”馬格達勸告，“我替你去找一塊乾淨的來。”

“坐下來吃飯，”斯利馬克夫人發令，但是她底聲音已經和軟了些。她看着那孩子，起初是遠遠地，後來却彎身在她上面，又碰碰她底皺縮的黃皮膚。

“那做娘的真是畜生！”她喃喃地說，“馬格達，放些兒牛乳在碟子裏，而你，馬奇克，坐下來吃飯



吧。”

“讓馬格達坐，我自己來餵她。”

“餵她！”馬格達喊，“他連怎麼抱她還不懂呢。”她試着要從他身上把孩子抱過來。

“不要把她拉碎了”，女產主說，“倒些兒牛乳，讓馬奇克去餵她，要是他這麼地想做這件事。”

馬奇克完成他底工程的方式是得到了馬格達很多的指示的。“他把牛乳都倒在她底嘴上……牛乳流到地板上去了……你爲什麼把那塊布塞在她底鼻子裏？”

雖然他覺得他是一個劣等的看護，他總不肯讓那孩子離開了他底手。他匆忙地吃了一些湯，其餘的都剩下了，便把那孩子遮在他底亞蘇長外衣下面，跑到了他底馬房裏的過夜處。當他走進去的時候，一匹馬叫了起來，另一隻轉過了頭，在黑暗中嗅着那孩子。

“這是對的，來照呼這個連鞭子也不會拿的新馬夫，”馬奇克笑。

雨繼續在落。當斯利馬克後來出去望着的時

候，馬房門已經關了，他想像中能夠聽到馬奇克底  
駢聲。

他回到了房間裏。

“他們在那兒好嗎？”他底妻子問。

“他們睡熟了，”他回答，便門上了門。

雄雞在半夜裏啼着，狗響應地吠着，又在車子  
下面挨擠着要找蔭蔽處，人人都睡着。於是馬房門  
響了，一個影子偷偷地走了出來，沿着牆移過去，  
又消隱在牛棚裏，這是馬奇克。他從他底長外衣  
下面拉出了那個嗚咽着的孩子，托她底嘴放在那  
母牛底乳房邊。

“吸啊，小東西，”他輕說，“吸那母牛啊，因為  
你底母親已經離開了你。”

過了一刻，啜吸聲是可以聽到了。

雨繼續滴搭……滴搭……滴搭着，單調地。

## 六

春天要築鐵路的公佈在鄉村裏引起了一次大騷動。那些來來去去地在向農民們買地的陌生人便是冬天晚上的紡織輪邊的唯一談話資料。一個可憐的農夫賣掉了他底荒涼的小石山，便能用他所得到的錢買十畝最好的地。

那爵士和他底妻子已經在十二月裏回來了，謠言說他們快要把產業賣掉。爵士依然整天地玩着美利堅風琴，當人們胆怯地問他那報告畢竟可有幾分真的時候，他却只笑笑。這是那太太在晚間

對她底侍女說，在瓦沙的生活是多麼快樂；一小時之後，司事底書記，他是那侍女底情人，便知道了；第二天一早那書記便把這事實當做一樁大祕密告訴了司事和頭目，到了下午所有的雇員和工人都在討論着這樁大祕密。晚間這消息傳到了旅店，於是便很快地散佈到了那些茅屋裏和小鎮上。

“賣”這一個字底力量真是神奇的。

牠使田裏的傭工們疏忽了他們底工作，又使司事注意到了新年；牠使沉默的勤工的牲口瘦起來，又使牛庫裏沒有了禾捆而倉裏沒有了穀子；牠把常備的車輪和馬具弄掉，把掛鎖從建築物上拉去，把木板從欄柵上折下，又在黑夜裏忽兒吞一隻小雞，忽兒甚至吞一隻羊或是小豬，而每夜要派僕人們到旅店裏去。

一個偉大的，響亮的字！牠底聲音遙遠而又廣闊，那些做買賣的從小鎮上出來，送着他們底賬。牠是寫在每一個人底臉上，在被疏忽了的牲口底憂愁的眼睛上，在所有的門上，又在用紙糊起來的破窗格上。只有兩個人假作沒有聽到牠，那奏着

美利堅風琴的紳士和那夢想着到瓦沙去的夫人。當鄰舍問他們的時候，他聳着他底肩，而她却嘆着說：“我們想要賣，住在鄉間真沉悶，可是我底父親在瓦沙還沒有找到一個機會。”

斯利馬克，他是常到領地上去工作的，也聽到了這個謠言，但是他並不相信。當他碰到了爵士的時候，他會對他看看，心裏在想：“他不得不是照他現在那樣，但要是這麼一種不幸會落到他身上來，我也要替他傷心呢。他們已經從父到子地住定在這領地上；一半的塚地是放滿了他們，他們都是在這兒長大的。就是一塊石子也會激動，要是把牠從這麼一個地方拿開，莫說一個人了。當然，他不會像別的貴族們般地破了產吧？誰都知道他有錢。”

那農夫憑着自己底見解來判斷爵士。他不知道有一個討厭在鄉間的年青的妻子是什麼一回事。

當斯利馬克信任了爵士底平靜的態度的時候，各種計較正在旅店裏，在約瑟爾，那旅店主人，底指導之下進行着。

有一天早晨，剛在正月半的樣子，老年的索比斯卡闖到了茅屋裏。雖然冬季底太陽還沒有開始向世界照耀，那老婦人却閃紅了臉，她底眼睛似乎在出血，一塊像她自己同樣地古老的羊皮和一件破了的襯衫不充份地蓋着她底瘦小的胸膛。

“啊！……給我一些兒燒酒，我可以報告你們一些兒新聞，”她喊了出來。斯利馬克正要去打穀，現在却又坐下了，叫他底妻子去拿燒酒，因為他知道那老婦人常是很明白她所說的事情的。

她喝了一大杯，頓着她底腳，喊着“啊啊！”，拭着她底嘴，說：“我說！爵士就要把什麼東西都賣掉了。”

關於土地的思想梗住在斯利馬克底心上，使他底血都冷了，但是他安靜地回答：“謠言！”

“謠言？”那老婦人打着嚏說，“我對你說，這是真得像福音一樣，我還要對你說：那些有錢的產主們在和約瑟爾和格利勃商量要把整個產業和整個村莊從爵士那兒買了來，上帝救我呀！”

“他們沒有我怎麼能商量這件事？”

“因為他們要把你攔出。他們說照這樣你一定會更得法，因為你離車站近，又說你爲了別人底事已經弄到好多錢。”

她又喝乾了一杯，本來好再說一些，但是突然醉了，需得由斯利馬克來扶出房間去。

那一天他和他底妻子商量着，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好應當怎麼辦。快到晚上，他便穿了他底羊皮裏子的新亞蘇長外衣到旅店裏去了。

格利勃和路卡西亞克正坐在桌邊。在兩枝羊脂燭底光線下面，他們好像是兩塊穿着灰色的衣服的大界石。約瑟爾站在櫃檯後面，穿一件有黑條子的齷齪的緊身。他有尖的鼻子，尖的鬍鬚，尖的捲髮，又戴一頂尖角帽；他底神色似乎也有些兒尖的。

“贊美上帝，”斯利馬克說。

“永遠，”約瑟爾漠然地回答。

“這兩位產主在喝什麼？”

“茶，”那旅店主人回答。

“那麼我也要茶吧，不過要像柏油那麼黑的，

還要放許多酒精在裏面。”

“你來和我們喝茶嗎？”約瑟爾譏諷他。

“不，”斯利馬克說，慢慢地坐下，“我來打聽……”

“老年的索比斯卡說的話是什麼回事，”那旅店主人低聲地補足了這句話。

“這事情怎樣？你們可真在向那爵士買地嗎？”斯利馬克問。

那兩個產主和微笑的約瑟爾交換着臉色。停了一會路卡西亞克回答：

“呵，我們談着牠，因為沒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但是誰有錢來負擔這麼一個大企業？”

“你們兩個人就可以買牠！”

“說不定我們會買，但這是爲了我們自己和村子裏的那些人。”

“我怎麼樣？”

“你在你底事情上並不信託我們，所以你記着不要來管我們底事情吧。”

“這不單是你底事情，這是和全村都有關係



的。”

“不，這不是別人底，却是我底事情，”格利勃搶白。

“這也同樣地是我底事情。”

“不對！”格利勃用拳頭拍着桌子；“要是我不喜歡一個人，他就不能買，沒有第二句話。”

旅店主人微笑着。看見斯利馬克爲了忿怒而臉色蒼白起來，路卡西亞克便握住了格利勃底手臂。

“我們回家去吧，朋友，”他說。“談着這些永遠不會實行的事情有什麼好處？來吧。”

格利勃看着約瑟爾，站了起來。

“那麼你們就要不管我就去買了吧？”斯利馬克問。

“你去年夏天也不管我們就買的。”他們和旅店主人握着手，並不睬斯利馬克。

約瑟爾望着他們，直到他們底腳步聲已經聽不見了爲止，於是，依然微笑着，他轉向了斯利馬克。

“你現在可明白了，產主，從猶太人嘴裏搶出麵包來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因為你損失了五十個盧布，你賺了二十五個，可是你却買到了價值一百個盧布的煩惱，因為全村都在反對你。”

“他們可真要不管我就買了爵士底地嗎？”

“他們為什麼不呢？他們自己有好處，還管得什麼你底損失呢？”

“好……好，”那農民憂愁地喃喃着。

“我，”約瑟爾說，“或許能夠替你辦理這件事，但是我能有什麼好處？你對我從來沒有存過好心，並且你已經損害了我。”

“那麼你不肯辦理嗎？”

“我可以，不過要依我自己底條件。”

“什麼條件呢？”

“第一，你要還我五十個盧布。第二，你要替我底舅子在你底地上造一間茅屋。”

“為什麼？”

“他可以養馬，可以搭客人在車站近旁來去。”

“我底馬怎麼辦呢？”

“你有你底地。”

那產主站了起來。“你不肯給我一點兒茶嗎？”

“我這兒一點茶也沒有了。”

“很好；我不給你五十盧布，我也不替你底鼻子造茅屋。”

“儘你底便。”斯利馬克重重地碰上了門，便離開了旅店。

約瑟爾對着他底方向轉過他底尖的鼻子和鬍鬚去；又微笑着。

在黑暗中，斯利馬克碰到了一個從領地上來的傭工，他正背着一袋穀子；即刻他看見一個使女在她底羊皮下面藏着一隻鵝。當她認出了他的時候，她便跑到了籬笆後面。但是約瑟爾依然在微笑。他微笑着，當他付一個盧布給那傭工把那穀子連袋一起買了來的時候；他微笑着，當那使女交過那隻鵝去而換得了一瓶酸啤酒的時候；他微笑着，當他聽那兩個產主在討論買地的事情的時候；他微笑着，當他付老格利勃二盧布算是一百盧布底利息又從小格利勃那兒爲了他借他的十盧布而拿

二盧布的時候。他底微笑永不離開他底臉，正像他底醜醜的緊身永不離開他底背一樣。

斯利馬克回到了家裏，火已經熄了。孩子們已經睡了。

“怎樣？”他在黑暗中脫衣服的時候，他底妻子問。

“這是約瑟爾底詭計。他驅使別人，像驅使一頭牛一樣。”

“他們不讓你加入嗎？”

“他們不讓，可是我要爲了地底事情到爵士那兒去。”

“你幾時去呢？”

“明天，否則就太遲。”

明天來了；第三天來了又去了；一禮拜經過了，但是斯利馬克什麼事情也沒有做。有一天他說他一定要替一個米商打些兒穀，另有一天說他身上有些兒難過。

事實上，他並沒有打穀，也沒有身上難過；但是有一種東西把他拉住了，這東西農民稱爲害怕，

紳士們稱爲疏懶，而學者們稱爲惰性。

他吃得很少，無目的地閒蕩着，常在河邊的犁地上站住了和自己掙扎。理性告訴他說，他應該到領地上去把事情說說定，但是另外一種力量緊緊地握住了他，又在輕語：“不要性急，再等一天吧，這事情總會妥當的。”

“約瑟，你爲什麼不到爵士那兒去？”他底妻子一天一天地問。

有一天晚間，老年的索斯比卡又來了。她害着風濕症，要“一指套”的燒酒來醫治，這燒酒便放鬆了她底舌子。

“事情是這樣的，”她開始說：“格利勃和路卡西亞克帶了格羅霍甫斯奇一塊兒去，三個都打扮得好像要去參加基督聖體賽會一般。爵士在司事底辦事室裏招待他們，格利勃便掃清了喉嚨說起話來。‘我們聽說，先生，你快要賣掉了你底家產。人人都有權可以賣，而別人可以買。但是讓你底祖宗所有的而我們這些農夫所耕種過的地落在那些和舊時沒有關係的陌生人底手裏，却是一件可憐

的事情。因此，把地賣給我們吧。’我對你說，”索比斯卡繼續着，“他說了一個小時，像站在講台上的教士；後來路卡西亞克底背脊都僵了，他們都哭了起來。於是他們抱着爵士底脚，他使用雙手去捧他們底頭，於是……”

“呵，那麼他們在買嗎？”斯利馬克不耐煩地插入說。

“他們爲什麼不買呢？他們當然在買。他們價錢還沒有說定，因爲爵士要一百盧布一畝，而那兩個農民只肯出五十；但是他們這樣地哭着，又這麼長久地談着農民和地主之間的好感，因此那兩個產主肯加多十個，而要爵士把其餘的便宜了他們。約瑟爾告訴他們不要再多給了，也不要性急，這樣他們一定可以做成一件好交易。他真是該死的聰明的猶太人！自從他擔任了這件事情以來，人們都聚集到旅店裏去，好像聖母在那兒造奇蹟一般。”

“他可還在叫人和我作對嗎？”

“他並不是真在叫他們和你作對，不過有時候要偶然說起，你不能再算是一個產主，因爲你已經

着手做買賣了。旁的那些人甚至比他還更恨你；他們不能夠忘記你賣小雞的價錢是比向他們買的時候加多了一倍。”

這新聞底結果是，第二天一早斯利馬克就出發到莊宅上去，而在下午喪沮地回來。一大碗的鹹菜立刻使他願意說話了。

“事情是這樣的：我到了領地上，抬起頭來望望，我就看見了所有在第一層上的大房間底那些窗都大開着。罪過！可有什麼人死了嗎？我自己想。我張進去，看見了馬透斯，那個僕人，穿着垂鬚掛到他底腳邊的白圍裙，像在冰上的孩子們似地跑上又跑下。‘讚美上帝，馬透斯，你在幹什麼？’我說。‘永遠讚美上帝，我在揩地板，’他說；‘今晚上這兒我們要開一次大跳舞會。’‘爵士起來了嗎？’‘他起來了，可是裁縫在那兒；他在試一件克拉科甫式的衣服。我底太太就要做一個吉卜西人。’‘我要他賣那塊地給我，’我說。馬透斯說：‘不要傻了！爵士在遊戲地扮一個克拉科甫人的時候怎麼能想起你底地呢。’因此我就從窗邊走開了，在廚

房近旁站了一會兒。他們像別的東西一般地忙着，火像鐵廠般地燒着，牛油絲着。立刻伊格那斯，那廚房下手，跑了出來，滿頭是血，好像被打過了一樣。‘伊格那斯，憑着上帝，你剛在幹什麼？’我問。‘我並沒有幹什麼；這是那廚房，他用一隻死鴨子來打我底耳光。’讚美上帝，這並不是你底血。告訴我那兒可以找到爵士。’‘等在這兒，’他說，‘他們就要帶進那隻雄豬來，爵士一定會出來看牠一看的。’伊格那斯跑開了，我等着又等着，直到我底背脊都顫抖起來。但是我依然等着。”

“啊，你可看到了爵士？”斯利馬克夫人不耐煩地問。

“我當然看到他。”

“你可和他說話嗎？”

“說的！”

“你們商量得怎樣？”

“啊……啊……我告訴他，爲了地底事情我請他開恩，可是他說，‘呵，放了我吧，我今天沒有幹正經事情的心思。’”



“你幾時再去呢？”

斯利馬克舉起了他底手：“或許明天，或是後天，要等他們睡去了他們底跳舞的時候。”

就在這一天馬奇克趕了一輛雪車到林子裏，隨身帶着一把斧頭，一些兒食物，和“愚蠢的若斯卡”底女兒。那母親從不來看她，馬奇克便做了那孩子底母親；他饑她，夜裏把她放在自己身邊帶到馬房裏去，又在白天帶到他工作的地方去。

那孩子是這麼地單弱，她竟差不多從沒有發過聲。每一個人，尤其是索比斯卡，都預言着她是要早死的。

“她不會活到一禮拜。”……“她明天要死了。……”“她好像已經不在了一樣。”

但是她活到了一禮拜以上，甚至在有一次以為她是死了的時候，她還重新向這世界張開了她底倦眼來。馬奇克絕不注意這些預言。“不要怕，”他說，“她不會出什麼事的。”他依然等到天黑之後在牛棚裏哺她。

“什麼東西使你爲了這個倒運的孩子討這些

煩惱，馬奇克？”斯利馬克夫人要說：“就是你對她談起聖經，她也不會注意的；她笨得可怕，我一生一世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傻瓜。”

“她不說話，因為她有智力，”馬奇克說；“在她開始說起話來的時候，她會像一個老頭子那麼聰明。”

這是因為馬奇克照例要和她談着他底工作，他正在做的無論什麼事情，上肥料，打穀，或是補他底衣服。

今天他正帶她到林子裏去，縛在雪車上，又裹在他底舊羊皮和一件披肩底殘餘裏。冰邱上的雪車在上山又下山地衝撞着，直到他們達到了一處平地，那兒傾斜的日光，從結晶的雪塊上不斷地反射出來，落到了他們底眼裏。那孩子開始哭了。

馬奇克轉向了她，責罰着：“啊，我叫你閉了你底眼！沒有人能對太陽看的，即使他是主教；這是上帝底提燈。在天亮時，上帝耶穌把牠拿在手裏，看一回他底領地。在冬天冰凍得很利害的時候，他便抄近路走，並且睡得長久一點。但是他在夏天來

補償，看着全世界直到夜裏八點鐘。這是一個人所以應當從天亮活動到太陽落山的原故。但是你可以睡得長久一點。小孩子，因為你還沒有什麼用處。噲！”他們走進了林子。“我們在這兒了！這是林子，這是屬於那爵士的。斯利馬克已經買了一車的木材，我們一定要在道路不能走之前把牠弄到家裏。走穩一點，孩子們！”他們在一方堆的木材邊停止了。馬奇克解下了孩子，把她放在一個有蔭蔽的地方，拿出了一瓶牛乳來放在她底嘴唇邊。喝著牠，要強壯起來，過幾時便會有你可以做的事情。這些木頭是重的，你定要把牠們抬到雪車裏。你不要牛乳嗎？胡鬧的小姑娘！你要牛乳的時候可以喊出來。……一個像這樣的小孩可以替人把事情變得愉快一點，”他想。“從前沒有一個人可以對他開口，現在却可以不斷地談着話。看着應當怎樣地做工作。延德萊克會拖這些木頭，又會隨時覺得疲倦而休息了。但是記着，你要從頂上起拿着牠們，小心地，把牠們抬到雪車裏，這樣一塊塊地拿。不要性急，小孩子，否則這該死的木頭會把

你弄乏了的。牠不要走到雪車上去，因為牠有知覺，又懂得應當希望什麼。我們在世界上都喜歡我們底故鄉，即使這是一個不好的地方。但是對於你和我，是什麼都一樣的。我們並沒有故鄉；死在這兒或是死在那兒，都沒有什麼分別。”他時常休息着，或是把那孩子裹得更緊一點。

同時天紅了，一陣充滿着潮氣的強烈的西北風起了。那伏在冬季底睡眠中的林子慢慢地開始移動又說話了。綠色的松針顫抖着，於是大大小小的枝條開始搖蕩着又互相擊撞着。那些樹頂，後來那些樹身都前前後後地擺着，好像牠們在計劃開始行軍一般。似乎牠們底永遠的固定使牠們難受起來，於是牠們便成了紛亂的一羣要出發到世界底盡頭去。有時候扎在們雪車邊不動了，似乎牠們不願意向人類洩漏了牠們底秘密。於是無數的脚底踐踏，羣隊的右翼底走過，是可以清楚地聽到了；牠們遠遠地走近又經過。左翼跟着；雪在牠們底脚步下面響，牠們已經和那雪車成了平線。那中央一隊，壯了胆，開始用有力的嗆聲喊着。於是牠

們忿怒地停了步，站定在牠們底地方，似乎在狂吼：“走開！走開，不要攔住我們！”

但馬奇克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傭工，雖然他怕那些巨人，又很願意把地方讓了牠們，可是他却非到載滿了他底雪車之後不能離開。他現在不休息，也不擦他底凍手；他儘他所能地趕快工作着，這樣黑夜和冬季底暴風可以追不到他。

天漸漸地爲了雲片而更黑了；霧在林子裏升起來，凍成了優美的結晶，不久這些結晶便蓋滿了馬奇克底長外衣，那孩子底披肩，和那頂上作爆聲的馬鬃。木頭變得如此地滑，使他底手簡直不容易抓住牠們；地是像玻璃一樣。他頰怨地望着落日：當道路是這樣子的時候，帶了一車的重載回去是危險的。他做着十字架，把孩子放在雪車裏，鞭起了那兩匹馬。馬奇克害怕着許多事情，但是他最怕一輛雪車或是馬車底翻倒，而被壓碎在下面。

他們離開了林子的時候，路徑却變得愈壞。那鑿得很粗的滑木時常陷到雪塊裏去，雪車便倒轉了，因此那個可憐人，因爲害怕和寒冷而顫抖着，

便得用盡了他底氣力把牠撐起來。要是他底紐傷的脚一癱倒，那麼他和那孩子便都完了。

那兩匹馬時常要死一般地停止，馬奇克也不再叫喊。於是一種大沉默散佈在他「週，只有遠方的樹林底咆哮，風底噓聲，和孩子底嗚咽他可以聽到。

“噲！”他又開始，那兩匹馬掙扎着，溜開了牠們站的地方，走上了幾步路，於是又停止。

“我們逃到你底保護之下來，上帝底聖母！”他輕語著，拿他底斧頭劈到了馬匹前面的光滑的道路裏。

他費了許多時候才走完短短的一段而到了大路，但是他們到了那兒的時候，那兩匹馬簡直不肯再走。他坐下在雪車上，想着斯利馬克畢竟可會來幫助他，或是竟會把他交給他底運命。“他會來找馬的；不要哭，小孩子，上帝不會丟了我們。”當他聽着的時候，他似乎覺得風底噓聲已經變成了鈴聲。這可是他底幻想嗎？但是鈴聲永不停止；有時候是低音而有時候是高音的；說話聲混雜在

裏面。牠們從後面近前來，像一羣夏天的蜜蜂。

“這是什麼呢？”馬奇克說，便站了起來。

小小的火焰在遠方照耀。牠們在杜松叢中不見了，後來又閃爍起來，忽兒高，忽兒低，愈走愈近，直到在火焰底不穩定的光線裏能夠看到了一羣飛快地跑着的東西。人語聲底混亂增加了；馬奇克聽到了馬蹄底聲音和鞭子底聲音。

“噫！停……那兒有一座小山！”

“向外面望望！不要發狂！”

“停了雪車，我要走出來！”

“不要，上前去吧！”

“耶穌馬利！”

“那些音樂師可已經跌出來了嗎？”

“還沒有，是可他們會的。”

“呵……啦啦！”

馬奇克現在懂得了這是雪車比賽。一隊兩馬和四馬的雪車奔馳過來，有御者拿着火把騎在馬背上。在濃霧裏，那行列似乎是從一個深淵裏穿過一座圓錐火門而出現的。牠們直衝到馬奇克和他

底雪車站定了的地方來。突然那第一輛停了。

“噫……這是什麼？”

“有東西攔住了路。”

“是什麼呢？”

“一個農民和一車的木材。”

“滾開去，狗。把他丟在溝裏！”

“閉口！我們還不如把他移開吧。”

“我們就這樣！我們去把那農民移開。走下你們底雪車來吧，各位紳士。”

在馬奇克還沒有從他底驚惶中回復轉來之前，他已經被一羣有插羽毛的帽子，刀，六絃琴，或金雀花的，穿着華服的，戴着面具的人所圍繞了。他們圍住了他底雪車和他自己，把他們推到了小山底頂上，又從那一面放下去到了平地裏。

“謝上帝！”那個昏迷了的人想。“要是魔鬼不帶他們到這條路上來，我或許要留在這兒直到明天早晨呢。他們是好人！”

“小姐們怕趕下山來，”有人從遠方喊。

“那裏讓她們出來吧！”



“雪車最好不走下去!”

“爲什麼不? 上前去, 安托尼。”

“我不敢贊成, 先生。”

“那麼滾開去死吧! 我自己來趕!”

鈴猛烈地響着, 一輛單馬的雪車像旋風似地在馬奇克身邊經過。他做着十字架。

“趕上去, 安德萊!”

“停了吧, 伯爵! 這是太危險了!”

“上前去!”

另一輛雪車飛過了。

“好呀! 好本領!”

“趕上去, 耶曾特!”

兩輛雪車在追逐, 每一輛裏有一個御者和一個戴面具的人。這一次瘋狂的比賽使道路變得很安全了, 其餘空着的雪車儘可以非常小心地經過。

“把你們底手臂伸給小姐們吧! 奏一支波蘭舞曲! 音樂師!”

那些拿火把的騎在外面的人沿路站定了, 音

樂師彈奏着，一對對的人像發螢光的幽靈似地從黑暗中現出來，他們合着奧金斯奇舞曲底悲涼的調子跳了過去。

馬奇克除下了他底帽子，把那孩子從羊皮下面拉了出，站在他底雪車邊。

“看啊，你以後再不會看到這樣美麗的東西了。不要怕！”

一個穿盔甲又戴面罩的人走過。

“你可看見那位騎士？從前像這樣的人征服了半個世界，現在他們一個也不剩了。”

一個灰色鬚鬚的元老走過。

“看着他！從前人們都怕他底判決，但是現在像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了！那個像啄木鳥一般華麗的！從前是一個大貴族；他除了喝酒和跳舞之外什麼也不做；他在比賽時能夠喝乾一大桶，他化了還許多錢，竟使他只能賣去了他底家產，可憐的！那兒有一匪韃靼民軍；他們常替拿破侖打仗，又征服所有的國家，但是並沒有一個戰士剩在世界上。那兒還有一匪掃煙囪的人和一個農夫……

…但是實際上·他們都是在尋快樂的紳士們。”

行列過去了；奧金斯奇舞曲底聲調漸漸地模糊起來；那些戴面具的人帶喊帶笑地回到了雪車裏，馬蹄拍着，鞭子響着。

馬奇克在有鈴聲的雪車走過的路徑上小心地出發回家去。遠遠的火光依然在前面閃爍，風把歡樂底依微的聲音帶回到他身邊。於是一切都沉默了。

“他們可做得對嗎？”他喃喃地說，覺得不解。

因為他記起了在教堂底聖檯上的灰白頭髮的元老底肖像；他有時候還向牠禱告過。……那個禿頂的貴族也在那兒，他是被農民們所稱爲“被詛咒的人”的，還有那個穿甲的騎士躺在神聖的殉道者阿坡羅尼烏斯底祭壇邊的他底坟墓裏。於是他記起了那走過維斯圖拉河的僧人和那從匈加利帶鹽來的王后耶德維加。在這許多人底旁邊，他還看到了他自己底聰明的老祖父，羅赫·奧甫却爾支，他曾當過拿破侖手下的兵士，回家來一個錢也沒有，便向產主們這麼美麗地講着一切的事情，而賺

得了比琴師更多的錢。

“願上帝永遠讓他底靈魂安息着！”

而現在這些貴族却拿神聖的事情來尋快樂！  
他們此後還要幹什麼呢？……

在他約模還離開茅屋一里路的時候，斯利馬克碰到了他。

“我們正在奇怪，你不要釘住在山上了。謝上帝，你還平安着。你可看見雪車比賽嗎？”

“呵呵！”馬奇克說。

“我怕他們不要把你衝得粉碎。”

“他們怎麼會呢？他們甚至還幫我上山。”

“天啊！他們可沒有拉你嗎？”

“他們只把我底帽子拉到我底耳朵上！”

他們總是這樣；他們不是把你衝得粉碎，就是非常溫和，這完全要看他們底心情怎樣。”

“可是他們跳下小山去的樣子真要使人渾身打噤。照這樣，換了清醒的人是不會不嚇死的。”

現在有二輛雪車追上了他們；第一輛上有一個旅客而第二輛上有兩個。

“你們可能告訴我那雪車隊在趕到什麼地方去?”在第一輛上的人問。

“到爵士那兒。”

“真的!……你知道約瑟爾,那旅店主人,可在家嗎?”

“我敢說他是在家的,除非他已經出去幹什麼騙人的事情了。”

“你可知道你底爵士已經賣掉了他底產業沒有?”一個喉音從第二輛雪車上問。

“你不應當問他這樣一個問題,弗利次,”他底同伴抗議。

“呵!這事情真見鬼!”弗利次回答。

“啊哈,他們又在這兒了!”斯利馬克說。

“這些舊約上的猶太人畢竟要些什麼?”馬奇克問。

“只有一個猶太人,其餘的都是從伏爾卡來的德意志人。”

“紳士們永遠不會安靜;他們剛想去尋尋快活,那些猶太人却就要追他們了,”馬奇克說。

真的，那二輛載着旅客的雪車現在正困難地  
趕向峽谷去，不久便停在約瑟爾底旅店邊。

在莊宅前面的一筒筒燃燒着的油脂把蔷薇色  
的光彩射在冬季的風景上；遠遠的音樂聲在空氣  
中浮蕩過來。

約瑟爾走出來帶那猶太人底雪車到領地上  
去。那個德意志人走出了，有一個向那正在離開的  
猶太人喊：“你就會知道不會有什麼效果的；他們  
在娛樂。”

“啊，怎麼說？”

“一個貴族不肯爲了有專措的見客而放棄跳舞  
的。”

“那麼他會面也不見地賣了。”

“或是把你擱在一邊。”

“那我就沒有時間。”

莊宅底正面像在烽火光中似地輝煌着；雪車  
上的鈴聲在天井裏叮噠，那兒馬夫們在等他們  
底馬匹底方便，疲勞的舞裏人靠在繩杆上看舞伴  
在窗邊飛過又聽樂器底聲音。冬夜底黑暗輪在這

切喧聲，光明，和歡樂底四週，而那雪車却載着那個靜默的，沉思的猶太人從冬夜裏慢慢地現出來。

他穩健的雪車停在門前，他便懶洋洋地走到了廚房底入口邊；他底全部的態度顯出了精神上的和身體上的大疲乏。他想要引起廚夫底注意，但是完全地失敗了：那廚娘也轉過了背不睬他。後來他碰到一個正在趕到伙食房去的孩子，便抓住了他底肩膀，把一個二十科貝幣塞在他底手裏。

“要是你能帶了管家來，’還要給你二十個科貝。”

“你先生可認識馬透斯嗎？”那孩子尖利地盤問他。

“我認識的，帶他到這兒來。”

馬透斯毫不遲延地出現了。

“這兒是給你的一個盧布；問你底主人他可認見我，我還可以給你一個。”那管家搖着他底頭。

“主人一定要拒絕的。”

“告訴他，是潘·希爾式戈爾德，從我們太太底

父親那兒來有重要的事情。這兒再給你一個盧布，這樣你不會忘了這名字。”

馬透斯立刻就去，但是並不立刻就回來。音樂停止了，但是他並不回來；一支波蘭舞曲跟着，但是他並不回來。後來他出現了：“主人請你到司事底辦事室裏去。”他帶潘·希爾式戈爾德到了一間房裏，那兒安置着預備給賓客們睡的行軍床。那猶太人脫去了他底華麗的皮衣，坐在火邊的一張交椅上，又沉思着。

波蘭舞曲完了，一支有力的馬蘇爾卡舞曲便開始。喧聲和步聲時時地在增加；號令發出了，一種使屋子從頂到底震蕩起來的聲音跟着。那猶太人漠然地在聽，又耐心地在等。

突然走路上起了一陣大混亂；門猛烈地開了，那爵士走進來。

他像一個克拉科甫農民似地穿戴着一件蓋滿了叮叮噹噹的裝飾物的紅外衣，一條紅白條紋的闊褲子，一頂有孔雀毛的紅帽子，和一雙裝鐵的鞋子。



“你好，潘·希爾式戈爾德？”他溫和地喊，“從我底岳父那兒來的重要的消息是什麼？”

“看這個吧，先生。”

“什麼，現在看？我正在跳馬蘇爾卡。”

“我正在造鐵路。”

爵士咬着他底嘴唇，急忙地看着那封信。舞伴們底聲音在增加。

“你要買我底產業嗎？”

“是的，並且立刻要，先生。”

“可是你們知道我在開跳舞會。”

“那兩個外國人在等着進來，先生。要是你在夜半之前不能和我說定，我就要和你底鄰舍說定了。他有好處，你就有損失。”

爵士煩燥了起來。

“我底岳父十分推薦你……不相干，……在這緊要關頭。……”

“你只要寫一兩個字。”

爵士把他底紅帽子丟在桌子上。“真的，潘·希爾式戈爾德，這真叫人耐不得！”

“這並不是我不好；我也願意依你，但是事情急了。”

走路上又起了一次騷動，那個韃靼民軍衝到了房裏。“天啊，你在幹什麼，甫拉代克？”

“要緊事情。”

“可是你底舞伴在等你！”

“弄一個人去代我吧；我對你說，這是要緊的。”

“我不知道你底舞伴要當是怎麼回事！”那在退回去的韃靼民軍喊。

馬蘇爾卡舞底領班入底有力的低音響着：“小姐們，環步！”

“你肯給我多少？”爵士急迫地開始。“不如照原價吧！”他竟想不到地帶着談諧加上說。

“七十五盧布一畝。這是我底最高的價錢。明天我就要只出六十七了。”

“上前！”從舞廳裏傳過這聲音來。

“再也不！”爵士喊，“我甯願賣給農民們。”

“這樣便到手五十，或者至多六十。”

“或者依舊自己管產業。”

“你現在是自己管的……結果怎樣？”

“你意思說什麼？”爵士激怒地說，“這是最好的地。……”

“關於這產業我完全知道，”那猶太人插入說，“從新年分手的那個司事那兒聽到的。”

爵士忿怒了。“我可以自己賣給外國人。”

“他們會給六十七，但同時太太恐怕要厭倦死了。”

“旋向左方！”

爵士恨極了。“上帝，叫我怎麼辦呢？”

“簽了這合同。你底岳父勸你這樣做，又對你說我肯付最高的價錢。”

“分攆！”

那個韃靼民軍又魯莽地闖進房來。

“甫拉代克，你真個一定要去；伯爵覺得非常不高興，又說他要把他底未婚妻帶走。”

“呵，討厭極了！潘·希爾式戈爾德，立刻寫合同吧，我立刻就回來。”

那猶太人也不管跳舞底狂歡，便從他底袋裏安穩地拿出了墨水瓶，筆，和紙，寫了十二行，又坐下了，等着喧聲減下去。

一刻鐘之後，爵士精神很好地回來了。

“預備好了？”他快樂地問。

“預備好了。”

爵士看着那張紙，簽着字，又微笑地說：

“你以為這張合同底價值是什麼。”

“或許法律上的價值並不大，但是這對於你底岳父却是有點價值的，他……啊，他是一個有錢的人！”

他吹着那簽字，摺起了那張紙，便帶着些兒諷刺地問：“啊，那伯爵呢？”

“呵，他已經平靜了。”

“他立刻又要不平靜了，當他底未婚‘煩惱’起來的時候。我願你今晚上快樂，先生。”

爵士一離開房間，馬透斯，那管家，便在眼前了，好像是從地裏鑽出來似地。他幫那猶太人穿他底外衣。

“你可買了那產業嗎，先生？”

“我怎麼會不買？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他給了那管家三個盧布。馬透斯彎身到地上，又願意去喊他底雪車。

“不必吧，謝謝你，”那猶太人說，“我把我自己底雪車剩下在瓦沙，我並不想把這一輛要不得的車子陳列出來。”

馬透斯依然恭敬地送他到了天井裏。

在舞廳裏，波蘭舞，華爾支，和馬蘇爾卡不絕地繼續着，直到灰白的黎明出現了，而茅屋裏的火點了起來。

斯利馬克和冬天的太陽一齊起來，輕說着一段禱告文，便走出了大門。他望着天，於是又望着莊宅，不知道狂歡一直繼續到多麼長久。

天是藍色的，最初的陽光把雪浸在薔薇色裏，又把雪浸在紫色裏。斯利馬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覺得走到外面新鮮空氣裏去是比在家裏跳着舞要好得多。

“不必要地把自己弄得這樣疲倦，”他想，“其實他們儘可以睡一個暢快！”於是他重說着他底禱告文。人語聲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看到兩個穿着藍色海軍大衣的人。他們看到了他，有一個立刻問：

“這是你底小山，產主，可不是嗎？”

斯利馬克驚奇地看着他們。

“你們爲什麼老是問起我底產業？我去年夏天已經對你們說過了，這小山是我底。”

“那麼把牠賣給我們吧，”那個有鬚鬚的人說。

“等一會，弗利次，”那個較年長一點的人插進來。

“討厭啊！你可又要多說了嗎，父親？”

“你看，產主，”父親說，“我們已經買了爵士底產業。現在我們要這座小山，因爲我們要造一架風磨。……”

“糟糕！”兒子快意地喊，“你發癡了嗎，父親？聽着！我們要那塊地！”

“我底地！”那農夫驚奇地重說，看着他，“我底地？”

他腳踏了一會兒，不知道應當怎麼說。“你們這些紳士對於我底地有什麼權力？”

“我們有錢。”

“錢？……我！……爲了錢賣我底地？我們一向父親傳兒子地住定在這裏；我們在虐待農奴的時代已經在這裏了，就在那時候我們也常稱那塊地是‘我們底。’我底父親憑了皇帝亞力山大第二底上諭而得到牠的；土地局規定了這些事，我們有正式的公文，上面也簽着字。你們現在怎麼能說你們要買我底地？”

那年青的人在斯利馬克底這一段長話中已經漠然地轉過身去吹着口笛，那年老的人不耐煩地搖着他底拳頭。

“但是我們要買牠……出錢買牠……現款！六十盧布一畝。”

“我就是一百也不肯賣，”斯利馬克說。

“或許我們能夠同意，產主。”

那農民笑了起來。

“老先生，你在這世界上活了這許多時候，難

道還不懂我無論什麼條件都不肯賣了我底地嗎？”

“你拿了我們村你的錢可以在布格河那一面買三十畝。”

“要是布格河那一邊的地是這麼便宜，你們自己爲什麼不去買牠而要到這兒來呢？”那兒子笑着。

“他不是呆子，父親；他在對你說我從早到晚對你說着的話。”

那老人抓住了斯利馬克底手。

“產主，”他說，緊握着牠，“讓我們像基督教徒而不要像異教徒似地來談吧。我們贊美這同一個上帝，我們爲什麼不能同意呢？你看，我有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熟練的磨坊師，我想要他在這小山上造一座風磨。他有了一座風磨，便可以穩當起來，可以工作着，又可以結婚。這樣我在老時候能夠快樂了。那座山在你沒有什麼用處。”

“不過這是我底地，沒有人對於牠有什麼權力。”

“沒有人對於牠有什麼權力，不過我要買牠。”



“啊，我可不肯賣！”

那老人做着歪臉，好像要哭出來了。他把那農夫拉開了幾步，用因情感而顫動着的聲音說：“你爲什麼對我這麼利害，產主？你看，我底兩個孩子不是一樣的。大的是一個農夫，我想叫小的做一個磨坊師，要他在我身邊。我不會活得很久，我已經八十歲了，請不要和我爭論。”

“你別處不能買地嗎？”

“不很好。我們是大羣人住在一起的；再到別處去商量一定費很多時候。我底兒子威廉不喜歡種田，要是我不買一座風磨給他，他就會餓死，或是離開我走了。我是一個老頭子，把你底地賣給我吧！聽着，”他輕說，“我給你七十五盧布一畝。上帝是我底證人，我肯給你的已經比那地底價值大了。可是你要讓我買了牠，你肯嗎？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又是一個基督徒。”

斯利馬克驚奇地又憐憫地看着那個紅腫的眼睛正有淚水流下來的老人。

“你一定不會是聰明的，先生，竟要求我這個

一件事，”他說。“你可能請一個人割去了他底手？  
一個農夫沒有地怎麼辦呢？”

“你可以買到兩倍那麼多。我可以幫你去找。”

斯利馬克搖着他底頭。“你說的話，好像一個  
人在樹林裏掘起了一株灌木的時候說的話一樣。  
‘來，’他說，‘你要靠近我底茅屋！’那灌木來了，因  
爲牠必需要這樣，但是牠不久就死了。”

那個有鬍鬚的人走近來，對他底父親說着德文。

“這樣你不肯把你底地賣給我嗎？”那老人說。

“我不肯。”

“連七十五盧布也不肯嗎？”

“不肯。”

“我對你說，你會把牠賣掉的，”那個青年人  
喊，把他底父親拉開了。他們走向橋邊去，很響地  
談着德文。

那農夫用手支着下頰，望着他們；於是他底眼  
睛落在莊宅上，他便飛快地回到了茅屋裏。“耶格那，”他喊，“你可知道爵士已經把他底產業賣掉

了？”女產主用一把調羹來做着十字架。

“憑着天父底名字……你可瘋了，約瑟？誰對你這麼說？”

“剛才有兩個德意志人和我談話；他們對我說的。并且，耶格那，他們還要買我們底地，我們自己底地。”

“你真完全發狂了！”那女人喊。“延德萊克，去看看那兒可有德意志人；你底父親是在這兒說胡話。”

延德萊克回來說，他看見兩個穿藍大衣的人在橋底那一面。

斯利馬克坐在凳子上，他底頭垂着，他底手軟弱地靠在他底膝蓋上。晨光變成灰色了，使人和東西都顯得陰沉。那女產主忽然注意地看着她底丈夫。

“你臉色爲什麼這樣灰白？”她問。“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一個聰明女人問的漂亮話！你不懂得那德意志人會把地從我們這兒拿了去，要

是爵士把牠賣給了他們?”

“他們怎麼會?我們可以付他們租錢。”

那女人想要堅信地說，但是她底聲音是不穩定的。

“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些什麼!德意志人養牲口，很注意有草的地。并且，他們又想要趕走我。”

“我們會看到誰趕走誰!”斯利馬克夫人尖銳地喊。

她來站在她底丈夫面前，屈着她底手臂，漸漸地提高了她底聲音。

“上帝啊，這樣一個人!他一看見德國鬼，就已經嚇出魂了。他們會把地拿去?啊，那有什麼?我們一樣可以把牲口趕我那兒去。”

“他們會把牲口殺死，”

“這是不允許的。”

“他們會去告狀，要吵得我性命都不保。”

“很好，那時候我們可以買草料。”

“那兒買?產主們一點也不肯賣給我們，從德意志人那兒，我們是一片葉子也弄不到的。”

早餐煮過時了，但是那主婦一點也不注意到。  
她對她底丈夫搖着她底緊緊的拳頭。

“你意思怎麼說，約瑟！想出法子來吧！這是壞的，那又是沒有好處的！… 那麼你怎麼辦呢？你在使我這一個女人失去了勇氣，而不在決定怎麼辦。在孩子們和馬格達面前，像一個死人樣地坐在那兒，轉着你底眼睛，你可不覺得丟臉嗎？你可當我會爲了你底德意志人而讓孩子們去挨餓，你可當我會賣掉了那母牛？做夢也別想我會讓你賣掉你底地！怕什麼！就是我倒下來死了而他們把我埋了，我也會把自己掘出來阻止你損害孩子們的！你爲什麼坐在那兒，像一隻羊似地看着我。吃了你底早餐到領地上去吧。去打聽爵士畢竟可真個已經賣掉了他底地，假使他並沒有，那麼就倒在他底腳邊，躺在那兒直到他讓你買了那塊地，就是付六十盧布也情願。”

“假使他已經賣掉了呢？”

“假使他已經賣掉了，願上帝責罰他！”

“這樣也不會把那塊地給我們。”

“你是一個傻瓜！”她喊。“我們和孩子們和牲口們是靠了上帝底恩寵，並非是爵士底恩寵，而生活的。”

“是了，”斯利馬克說，突然站了起來。“把我底早餐給我。你爲什麼在哭？”

斯利馬克夫人在她底熱情的爆發之後是真個禁不住了。

“我怎麼會不哭？”她啜泣；“慈悲的上帝責罰我，給了我這麼一個傻瓜做丈夫。他自己什麼事情也做不了，並且還要使我喪失了勇氣。”

“不要做一個傻瓜，”他說，臉上顯得陰暗。“我立刻到爵士那兒去，就是要付六十盧布也情願。”

“但是假使地已經賣掉了呢？”

“扼死他，我們是靠了上帝底恩寵，並非是他底恩寵，而生活的。”

“那時候你什麼地方去弄草料呢？”

“去管你底盃子和盆子吧，不要來干涉一個男子底事情。”

“那些德意志人會把你趕開的。”

“他們會見鬼！”他用他底拳頭拍着桌子。“即使我倒下去死了，即使他們把我斬成了碎片，我也不讓那些狗有我底地。把我底早餐給我吧，否則我就要問你爲什麼原故！……而你，延德萊克，和馬奇克，一齊出去吧，否則我就要拿起皮條來！”

陽光穿過每一個裂縫和開口處射進莊宅底舞廳裏來；一條條的白光躺在地板上，那兒印着舞者底齒形的腳踵，又在牆上，光線從放在鍍金的簷板和油漆的傢具上的鏡子裏反射着。燭和燈底光和他們比較起來便顯得暗黃而又渾濁。小姐們都臉色灰白了，眼睛上有藍色的圈子，粉從散亂的頭髮上落下來；衣衫都縮皺了，好多處還有了洞。填料在名人們底編帶和皮帶底假金下面露了出來；華麗的絲絨變成了價廉的棉絨，海狸皮變成了兔子皮，而銀甲變成了錫甲。音樂師們底手垂倒了，舞者們底腿僵直了。狂醉已經冷了下去，而變做了昏沉；嘴唇熱病似地喘着。現在只有三對在走到舞廳底中央去，於是兩對，於是沒有。男人們覺得缺少

靠椅；女人們把她們底呵欠隱藏在扇子後面。後來音樂停了，因為沒有人說什麼話，一種死寂的沉默遍佈在屋子裏。燭光開始跳動着，於是熄了，燈冒着煙。

“我們可要進去喝點茶嗎？”爵士用一種粗糙的聲音問。

“上床去……上床去，”賓客們輕說。

“寢室預備好了，”他說，雖然昏沉而又寒冷，却還試着想發音愉快一點。

女子們立刻站起來，把她們底摺起了的衣服拋在她們底肩上，便離了那舞廳，還把她們底臉避開了窗。

立刻舞廳就空了，除了那已經手臂繞在樂器上地睡熟了的老提琴手。喧擾移到了遠處的房間裏去；在天井裏有許多踏上樓去和人說話的聲音。於是一切都沉默了。

爵士叮叮噹噹地沿走路過來，陰沉地向舞廳四面望望，便打着呵欠說：“熄了火，馬透斯，開了窗。我底太太在那兒？”



“我底太太已經到她底房裏去了。”

我底太太是穿着她底橘色絲絨的吉卜西裝，又在髮上戴着鑽石環，躺在一張圈椅上，她底頭倒在後面。爵士便落在另一張圈椅裏，很響地打着呵欠。

“啊，這是一次大成功。”

“好極，”我底太太打着呵欠。

“我們底客人應當滿意了。”停了一會他又說。

“你可知道我已經把產業賣掉？”

“賣給誰？”

“賣給希爾式戈爾德；他給我七十五盧布一畝。”

“謝上帝，我們總算可以走開了。”

“啊，你過來給我一吻！”

“我太疲倦了，到這兒來，假使你要。”

“我應得要你到這兒來。我事情辦得這麼好。”

“不，我不要。希爾式戈爾德……希爾式戈爾德……對了，父親認識的。那第一次的馬蘇爾卡真好極了，可不是？”

爵士是在那兒打射。

## 七

在開跳舞會一星期之後爵士和他底妻子便動身到瓦沙去，他們底地位是被希爾式戈爾德底代理人，一個滿臉雀斑的猶太人，所佔有了，他把自己放在司事底家中的一個小房間裏，整天地在核着又發着賬目，夜裏門住了門又在他底枕頭下面放了兩支手鎗睡覺。

爵士把他底傢具底一部份帶了去，其餘的物件和裝具是賣給了鄰近的紳士；幾個猶太人稱磅數買了那些藏書，爵士得到了那架美利堅風琴，花

園是格利勃所主有着了，農夫奧茲甫斯奇出三個盧布買了那萊達和天鵝底大雕像，對這個雕像那購買者和他底一家說着他們底禱告。鑲花的地板從此做了莊嚴的法庭底裝飾，而緞子掛件又被裁縫們買了去改做鄉村女郎們用的抹胸。

當斯利馬克在幾星期之後去看那莊宅的時候，他對了這種已經發生了的破壞底景象簡直不敢相信他底眼睛。窗上沒有了玻璃，大開着的門上一根梢也不剩；牆是被剝過了，地板拿掉了。客廳是一個糞堆，帕尼·約瑟夫人，那旅店主人底妻子，把雞籠放在那兒和鄰近的房裏；斧頭和鋸子各處都放着。那些按照合同要雇用到中夏的田夫們懶散地從這一個角落蕩到那一個角落；有一個趕車的人拚命地喝着酒；那管家人害着熱病，那管伙食房的孩子，同時也是田場童工中的一個，是爲了偷門上的梢而關在牢裏。

“好上帝！”那農夫說。

他想起那種把從前的莊宅一會兒就毀滅了的不可知的力量覺得害怕，一重看不見的雲似乎掛

在那峽谷和那村莊上；電光底第一閃就打中了又完全地打碎了莊宅底主有者們底地位。

幾天之後，鄰近開始蜂擁着生客，斬木頭的和斃木頭的，大都是德意志人。他們成羣地沿着街道在斯利馬克底茅屋面前趕來趕去；有時候他們像軍人般成隊地走着。他們駐紮在領地上，把那兒的僕人們和其餘的牲口都趕掉：他們占據了每一個角落。在夜裏他們在天井裏點起了大火，在早晨他們都走到樹林裏去。最初要猜到他們在幹什麼是困難的。可是不久便有了一種遠遠的回聲，好像有人在用手指扣着桌面；後來斧頭底聲音和樹木倒下來的擊撞聲是能夠很明白地聽到了。林子底成波紋的邊上的新的缺口繼續地現出來；最初是裂縫，於是窗，於是闊的口子，自從世界成爲世界以來第一次，那驚奇的天從那一方面看到了這峽谷。

樹林倒了；只有天還照舊，地上只剩了一些兒杜松樹叢和一行行無數的，急迫地被剝去枝條的樹幹。那貪心的斧頭並不放過一株有葉子的東西。

一株也不——連那被閃電觸了不止一次的幾百年的橡樹也在內，這個敢對暴風雨交戰的東西，向上面望着，還沒有注意到在她底腳邊旋轉的那些爬蟲；牠們底斧頭底打擊對於牠不過是啄木鳥底輕扣。牠突然倒了，到底還相信這世界畢竟是不穩當的，不值得住在那兒。

還有一株半枯的橡樹，不幸的西蒙·戈朗勃是在這株樹底枝條上自縊身死的；人們走過牠面前就有點害怕。

“逃開吧！”牠喃喃地說，當那些伐木的人走近來的時候。“我要你們死；只有一個人敢碰我底枝條，而他就死了。”但是那些伐木的人並不注意，他們把尖利的斧頭一步深一步地送進牠底心裏去，牠狂吼了一陣，搖蕩着便倒了。

夜風憑吊着這些強壯的樹木底殘骸，失去了家鄉的鳥兒和野獸也悲嘆着。

那些密接 地散在地上的大石塊是比橡樹還古。農夫不敢去碰牠們；牠們是重得不能移動的；並且還有一種迷信，以為這些石子是在創世底

最初幾天反畔的魔鬼們用來投擲天使們的，碰着牠們就有不幸。牠們都長滿了苔蘚，躺在一個綠草底島裏；牧人們當陰寒的夜裏在牠們下面點着牠們底火，耕夫們當炎熱的午後躺在牠們底陰影裏，小販有時候會把他底錢財藏在牠們下面。

現在牠們底末日也到了；人們開始在牠們底四周忙着。最初村裏人以爲那些“德國鬼”是在找錢財；但是延德萊克發現了他們是在那些古舊的石塊上鑿洞。

“那些傻瓜爲什麼要這樣做？”斯利馬克夫人問。“我知道了他們這樣做有什麼用處就好了！”

“我知道的，朋友，”老年的索比斯卡說，望着她底眼睛；“他們在鑿洞，因爲他們聽到過在這些大石塊裏是有蝦蟆的。”

“有了又怎麼樣？”

“你看！他們想要知道這可是真的。”

“但是知道了又怎麼樣？”

“那我怎麼知道呢！”索比斯卡用這麼一種堅決的聲音反駁，斯利馬克夫人便以爲那事情是一

定的了。

但是那些德意志人並不在找蝦蟆。這樣一種轟擊開始了不久之後，回聲就達到了那區域底最遠處在對每一個人說，就連岩石不也不能和德意志人對抗的。

“那些德國鬼真是利害的種族，”斯利馬克模糊地說，當他看着那些已經被打成碎片的巨人們的時候。他想起了那幾個外國人，那產業是爲了他們而買的，而他們現在又要買他底地。

“他們不是處處都到的；‘或許他們竟不會再來。’”

但是他們來了。

有一天早晨，在四月初，斯利馬克照常日出之前到空地上去做他底禱告。東方閃着淡紫色，羣星在暗下去，只有晨星像一顆珠寶似地在照耀，又被醒過來的鳥兒們從下面歡迎着。

那農夫底嘴唇在禱告中移動，同時他把他底眼光定住了那像雪一般地罩在地上的白霧。於是他聽到遠遠的聲音從小山底那邊傳來，車輛底轟



聲和許多人底語聲。他趕快走上那有一株孤松的小山去，便看見了一長列蓋着布帳又裝着人類和他們底傢具和農具的車輛。穿着藍色的海軍外衣又戴着草帽的人們走在牠們旁邊，母牛縛在後面，小羣的豬在行列裏爬進又爬出。一輛小的車子，並不比一輛小孩底車子大多少，押在後面；牠是由一隻狗和一個女人拖着，裏面載一個脚蕩下在前面的男子。

“那些德國鬼在來了，”斯利馬克底心裏閃着，但是他又放開了這思想。

“或許他們是吉卜西人，”他申辯。但是不——他們並不穿得像吉卜西人那樣，而伐木的人也不會把牲口帶在身邊的——那麼他們是誰呢？

他想起外國人果然來了，便不禁畏懼着。

“或許是他們，或許不是……”他輕說。

忽兒一壘小山把他們遮住了，使他不能看見，他便希望着這幻像已經消失在白日底光明裏。但是他又在那兒，他們底瘦馬每走一步，便把他們帶得更近一點。太陽正照着那他們在走上去的小山，

雲雀在嘹亮地唱着歌歡迎他們。

峽谷那一面，教堂裏的鐘在敲。這可是照常在叫人們禱告，或是在警告人們一種外國的勢力底侵入？

斯利馬克向那村莊望望。茅屋門是開着，沒有一個人底騷動，即使他很響地喊，“看，產主們，德意志人在這兒了！”也沒人會吃驚。

那一串喧嘩的人現在正開始在斯利馬克底茅屋前經過。疲倦的馬在慢慢地走，母牛差不多不能舉起牠們底腳來，豬叫着又跌着。但是那些人是快樂的，從這一輛車到那一輛車地笑着又喊着。他們在橋邊轉過來，走上到曠地裏去。

那押在後面的小車子現在也到了斯利馬克底門邊；那隻大的狗氣急地倒下了，那個男子挺着身改了坐的姿態，而那個姑娘從她底肩上拿下了一條布帶來揩她底出汗的前額。

斯利馬克覺得可憐他們；他從小山上下來，走到那些旅客面前去。

“你們都是從那兒來的？你們是誰？”他問。

“我們是從維斯圖拉河底那邊來的外國人，”那姑娘回答。“我們底人已經在這兒買了地，我們是和他們同來的。”

“但是你們可不是也買了地嗎？”

那女子聳着她底肩。

“女人拖男人，這可是你們底風俗嗎？”

“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沒有馬，我底父親又不能用他自己底腳來走。”

“你底父親可是蹣的嗎？”

“對了。”

那農夫想了一會兒。

“照這樣，那麼他是靠別人的了？”

“不啊，”那姑娘精神飽滿地回答，“父親教孩子們書，我縫衣服，而在沒有東西要縫的時候，我便在田裏工作。”

斯利馬克驚奇地看着她，停了一會說：“你不是德意志人，你很會說我們底話。”

“我們是從德意志來的。”

“是的，我們是德意志人，”那個在車子裏的人

第一次開口說。

斯利馬克夫人和延德萊克現在從茅屋裏走出來，加入了那在門邊的一團。

“一隻多麼強壯的狗！”延德萊克喊。

“你看，”斯利馬克說，“這位小姐把她底蹩腳的父親載在車子裏拖了許多路；你肯這樣嗎，你這混蛋？”

“我爲什麼要這樣？他們可沒有馬，爹？”

“我們從前是有馬的，”那在車裏的人喃喃地說，“可是現在沒有了。”

他是灰白而又纖瘦的，有紅的頭髮和鬍鬚。

“在你底長途的旅行之後，你可要休息一會兒，又吃些東西嗎？”斯利馬克問。

“我不要吃什麼，可是我底父親却要些兒牛乳。”

“去弄些牛乳，延德萊克，”斯利馬克喊。

“不要見氣，”斯利馬克夫人說，“你們德意志人是沒有自己底家鄉的，否則你們也不會到這兒來了。”

“這是我們底家鄉”，那姑娘回答。“我是生在  
這地方的，在維斯圖拉河底那一邊。”

她底父親做着一種不耐煩的舉動，用破碎的  
聲音說：“我們德意志人也有自己底家鄉，比你們  
底還大，可是住在那兒並不舒服：人太多了，地太  
少了；要掙出生活來不容易，我們還得納重稅，又得  
盡辛苦的軍事義務，並且什麼事情都要受罰的。”

他咳嗽着，停了一會又說：“人人都喜歡安逸，  
喜歡儘自己底意，而不是照別人所指示的地生活。  
住在我們底家鄉並不舒服，因此我們到了這兒。”

延德萊克帶了牛乳來，交給了那姑娘，她便把  
牠給了她底父親。

“上帝報答你！”那個殘廢者嘆息；“這地方底  
人是仁慈的。”

“我希望你們不要來損害我們，”斯利馬克夫  
人半輕語地說。

“我們爲什麼損害你們呢？”那個人說。“我們  
可拿了你們底地？我們可偷盜？我們可殺死你們？  
我們是安靜的人，我們不侵犯人，只要人不……”

“你們在這兒買了地，”斯利馬克插入說。

“可是你們底爵士爲什麼把牠賣給我們？要是住在這兒的是三十個農民而不是那個除了化錢之外什麼事情也不做的人，那麼我們底人就不會來了。你們爲什麼不自己組織一個會來買了這村莊？你們底錢是和我們底一樣的。你們在這兒已經住了幾代，可是外國人却要在你們爲了地而紛擾着之前就進來，於是，他們一買到了地，他們便變成了一個對於你們的障礙物。那爵士從前對於你們爲什麼不是一個障礙物呢？”

喘不過氣，他停了一會，又看着他底殘廢了的手臂，於是繼續說：“外國人重新出賣他們底地，是賣給誰的？賣給你們農民。在維斯圖拉底那一面，農民已經把我們底每一塊地都買去了。”

“你們底命裏總有一天要把我底地賣給他，”斯利馬克說。

“想起這麼一件事情！”他底妻子插入。

“他是誰？”

“我怎麼知道？他們有兩個，他們又來了兩次，

一個老頭子和一個有鬍鬚的人。他們要我小山底來造一座風磨，他們說。”

“那是哈麥，”那姑娘輕輕對她底父親說。

“呀，哈麥，”那殘廢者重說，“他給我們造成了許多困難。我們底人要到布格河底那一邊去，那兒地只要三十盧布一畝，可是他却一定勸他們到這兒來，因為他們是在穿過這區域造一條鐵路。因此我們底人在這兒七十盧布一畝買了些地，並且欠了猶太人錢，我們且看將來結果要弄到怎樣。”

這時候那姑娘正在和那隻狗分吃粗麵包。現在她望過去看那些外國人在散佈開來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去了，父親，”她說。

“不錯，我們要去了；我喝這牛乳要給你多少，產主？”

那農夫聳着他底肩。

“要是這一些兒小東西我還要拿錢，我剛才也不會問你了。”

“啊，上帝報答你！”

“一路平安，”斯利馬克和他底妻子說。

“奇怪的人物，那些德意志人，”他說，當他們慢慢地走開了的時候。“他是一個聰明人，可是他在這一輛小車子裏走，却像是個老乞丐。”

“還有那姑娘！”斯利馬克夫人說，“誰聽到過這麼地拖一個老人，像一匹馬。”

“他們不是壞的，”斯利馬克說，回到了他底茅屋裏。

和德意志人談了一回話，使他放心了，覺得他們並不是照他所想像的那麼地可怕的。

當馬奇克在早餐之後出去耕馬鈴薯地的時候，斯利馬克溜開了。

“你應當去築起籬笆來！”他底妻子在他後面喊。

“那不會逃開的，”他回答，便碰上了門，怕着不要給他底妻子扣留住。

他跑過天井去的時候蹲倒着，希望不要引起她底注意，偷偷地走上山去，到馬奇克在他底耕耙上流着汗的地方。

“那些德國鬼怎樣了？”那傭工問。



斯利馬克坐下在斜坡上，這樣茅屋裏可以看不到他，於是抽出他底煙管來。

“你可以坐在那兒，”馬奇克說，用他底鞭子指着一個高起的地方；“這樣我可以聞到煙氣。”

“煙氣對於你有什麼好處？我可以把我底煙管給你抽，同時這樣又可以不便那老太婆看到我坐在這兒空費時候而不快活。”他很鄭重點起了他底煙管，把他底肘子放在他底膝上，又把他底頭放在他底手上，望着那峽谷，在留心那一羣德意志人。

他們已經用他們底蓋着篷的車子圍了一塊地，又把他們底牲口和馬趕了進去；裏裏外外的人們都在忙亂着。有的把可以搬移的草料放在一個架子上餵母牛，有的拿了水桶到河邊去。婦女們拿出了她們底鍋子和一袋的蔬菜，一羣孩子們跑下峽谷去找燃料。

“他們有這許多孩子！”斯利馬克說；“我們全材也沒有這許多。”

“像虱子那麼密，”斯利馬克說。

斯利馬克覺得非常奇怪。昨天那地方還是空而安靜的，今天却像一個市場了。河邊是人，峽谷裏是人，地上是人，他們斬着小樹，搬着木材，升着火，替牲口饑着草和水！有一個人已經在一輛車子上開了一家雜貨店，生意顯然做得很好。婦女們擠在他四邊，買着鹽，糖，醋。幾個年輕的母親已經用肩巾做好了搖籃，掛在短的叉竿上，當她們用一隻手做着菜的時候，便用另一隻手搖着搖籃。那兒還有一個獸醫在看着一隻跛馬底脚，一個理髮師替一個老德國鬼在他底車子底踏腳上剃頭。

“你可看到他們工作得多忙？他們去帶木材要比我們遠，可是我們要費半天，他們却在我們還沒有說完兩段禱告文之前就做完了。”

“呵！呵！”馬奇克說，他似乎覺得這句話是一種誹謗。

“但是，他們是一起工作的，”斯利馬克繼續說；“當我們底人成羣地出去的時候，每人都做着他自己底事情，歡喜休息就休息，又要妨礙別人。可是這些狗却一起工作的，好像他們互相都很熟

悉；要是有一個躺在地下了，別人會把工作塞到他底手裏去，站在他上面，直等他做完。你自己看看他們吧。”

他把他底煙管給了馬奇克，便回到了茅屋裏。

“他們是敏捷的人，那些德國鬼，”他模糊地說，“又是聰明的！”在半小時之內，他已經發現了近代的工作底兩個祕訣：組織和速度。

午時兩個外國人到產業上來請斯利馬克賣牛油和馬鈴薯和乾草給他們。他交易也不講地把前面兩樣賣給他們，但是他拒絕了乾草。

“至少要讓我們買一車稻草，”他們用外國口音問。

“我辦不到。我一點也沒有。”

那些人忿怒起來。

“那個該死的哈麥害得我們永遠弄不清楚，”一個喊，把他底帽子丟在地上；“他告訴我們說，我們在地上能夠得草料和一切。我們連在領地上也弄不到一點兒！旅店裏的猶太人是在那邊，又不肯離開一步。”

正在他們離開的時候，一輛馬車趕了過來，載着那兩個姓哈麥的人，現在他們底臉對於斯利馬克是很熟悉的了。那些外國人叫喊着又解釋着，衝到了那馬車面前去，粗野地做着手勢，指着這兒又指着那兒，輪流地說，因為連在興奮中，他們似乎還保留着組織和秩序。

那兩個哈麥依然十分安靜，耐心地又留意地在聽，直到那些人都喊得疲倦了。當他們說完了的時候，那個青年人對他們答了幾句話，後來他們握着手，那些外國人便拿起手他們底一袋袋的馬鈴薯來愉快地去了。

“你好，產主？”那個老年人對斯利馬克喊。“我們可能說定了嗎？”

“多說有什麼用呢，父親？”另一個說；“他會自己到我們這兒來的！”

“再也不！”斯利馬克說，又低聲地加着：“他們要對付我——那些混蛋！奇怪的人！”他對他底妻子說，看着那在離開的馬車，“當我們底人在爭論的時候他們並不停下來聽，但是似乎依然互相懂

得，又會把事情弄妥當。”

“你爲什麼常是在和這些德國鬼說閒話，你這老傻瓜？”他底妻子回答。“你好像忘了他們要把你底地拿去。……我真不懂得你！”

“他們能怎樣來對付我？我不讓他們買牠，他們又不能搶我底。”

“誰知道？他們有許多，而你只有一個。”

“這是上帝底意志！我看得出他們比我聰明，但是要論起保守來，我却比得過他們！看在那株小樹上的所有的啄木鳥吧；那株樹是像我們農民一樣的。爵士坐在那兒用鎚子打，教會坐在那兒用鎚子打，猶太人和德意志人坐在那兒用鎚子打，但是結局他們都逃開了，而那株樹依然是那株樹。”

晚間老年的索比斯卡來探訪，她跌了進來，要求着“一指套的麥酒。”

“我幾乎送了命，”她喊，“我這麼快地趕來報告你這新聞。”

她得到了就連一個巨人也很有可以帶在手指上的指套。

“呵！上帝！”她喊，當她喝乾了牠的時候，“這真是村子裏有些人底末日了！你看，格利勃和奧惹甫斯奇常以為外國人不來是有好處的，他們想在他們之間做一次小小的交易，留起最好的地來，把耶西克·格利勃像紳士般地放在那兒，並且他就要和奧惹甫斯奇底泡林卡結婚了。你知道，她是在爵士底妻子那兒學過刺繡的，耶西克又在司事底辦事室裏辦過事，現在却穿着一件大衣在祭日和假日出去，並且……再給我一指套，否則我就要疲倦得說不出話了……同時，我已經對你說過，外國人已經把一半的錢現付給了那猶太人，他們在這兒，這是一定的！格利勃聽到了這消息，便來罵約瑟爾！‘你這猶太狗，你這 Caiaphas（密判基督的猶太教士——註），你在十字架上釘死了基督，現在又欺騙我！你對我說德意志人是不會付清的，而他們在這兒了！’到這兒約瑟爾說：‘我們還沒有知道他們可會留住！’最初格利勃不願意聽，只是喊着又用他底拳頭拍着桌子，可是後來約瑟爾把他和奧惹甫斯奇拉到了他底房裏，他們自己約定了些事情。”

“他是一個傻瓜，斯利馬克說；“他要買那塊地還不夠狡猾，他不要想和德意志人對敵。”

“不夠狡猾？”那老婦人喊。“給我一指套。……約瑟爾是夠聰明了，無論如何……他底舅子甚至更利害……他們要去和那些德國鬼辦交涉……我知道的事情我是知道的……給我一指套……給我一指套……”她模糊了起來。

“她在說些什麼？”斯利馬克夫人問。

“她喝醉了酒的時候常說的話。她是在替約瑟爾服務，因此她以為他是萬能的。”

夜來了，斯利馬克又出去看那些營帳。人們已經在他們底布帳下面休息了，牲口躺在圈子裏面，只有馬匹在曠地上和峽谷上吃草。有時候一絲營帳裏的煙飄起來，或是一匹馬嘶着；每小時可以聽到一個昏沉的守夜人底喊聲。

斯利馬克回來，投身在他底床上，但是安靜不下去。黑暗奪去了他底力量，他害怕地想起那些德意志人，他們是這麼多而他只有一個。他們可不曾來攻打他，或是把他底屋子來放火？

半夜裏鎗聲響了，跟着又是一聲。他跑到後天井裏，碰到了同樣地吃驚的馬奇克。呼喊聲，咒罵聲，和馬蹄聲從隔岸傳過來。那喧聲漸漸地在減下去。

在早晨斯利馬克從外國人那兒知道了，是馬賊偷進到馬羣裏去。

那農夫吃了一驚。從前在鄰近這一類事情是永沒有發生過的。

這一次襲擊底消息像野火般地傳開去，在每一個村莊上又都加添着，據說附近有一大羣的馬賊，他們把馬匹搬到普魯士去；說德意志人和他們打了一夜，又說有幾個是殺死了。

最後這些謠言傳到了警佐底耳朵裏，他便駕好了他底肥馬，把一個小桶和幾隻空的囊放在他底車子裏，趕出去追那些賊。

那些德意志人用蒸火腿和上等白蘭地來款待他，弗利次·哈麥便說，他們疑心偷馬的人是兩個解職了的領地僕人，庫巴·蘇欽尼克和耶西克·羅加亦。



“他們從前曾經爲了偷門上的鎖而被捕過的，但是因爲沒有證據便放了，”那警佐說。“那一位先生向他們開鎗的？他可有帶軍火的許可證嗎？”

哈麥看見這問題在困難起來，便把他帶到了一邊，這樣令人滿意地把事情解釋了給他聽，他便立刻去了，勸說要留心着，并且說外國人不應當帶軍火。

“我想你們底田不久就可以穩當了罷，先生？”他問。

“一個月工夫，”哈麥回答。

“好極了！……我們定要慶祝一天！”

他趕上去到了莊宅裏，那兒希爾式戈爾德底代理人看見了他便這麼地喜歡，就去拿出了一瓶克利麥酒來。可是說到賊底問題，他却沒有作什麼解釋。

“當我聽到他們在放鎗的時候，我立刻抽出了我底手鎗，一隻手一把，我整夜沒有閉眼。”

“你可有帶軍火的許可證嗎？”

“我怎麼會沒有？”

“有帶兩枝鎗的許可證嗎？”

“啊，第二枝是破了；我只是把牠留在那兒裝樣子的。”

“你用多少工人？”

“大約有一百個。”

“他們底護照可都齊備嗎？”

對於這一點，那代理人用他自己底方式給了他一個最滿意的說明，於是那警佐便告了別。

“小心一點，先生，”他說，“村裏起了一次盜案，要止住牠便困難了。假使出了事情，你最好在動手之前先讓我知道。”他這麼動人地說，那代理人從此便把兩個猶太人從莊宅上調了來睡在司事底茅屋裏。

斯利馬克底產業是那警佐底第二個目的地。斯利馬克夫人正在倒着去皮大麥湯，當那強壯的執法官走進來的時候。

“讚美上帝，”他說，“什麼新聞？”

“永遠地。我們都很好。”

那警佐向四面望望。

“你底丈夫在家嗎？”

“他會到什麼地方去呢？叫你底父親來，延德萊克。”

“很好的大麥，這是你們自己底嗎？”

“當然是。”

“請你給我一袋。我下一次來的時候付你錢。”

“我立刻去拿袋子來吧，先生。”

“或許你們還可以賣一隻小鷄給我？”

“可以的。”

“記着要養馴的，把牠放在車箱下面。”

斯利馬克走進來。“你可聽到，產主，想要偷馬的人是誰？”

“我怎麼會知道？”

“村裏的人說，是蘇欽尼克和羅加赤。”

“這我可不知道。我聽說他們在這兒找不到工做，因為他們進過監獄。”

“你可有些兒燒酒嗎？灰塵叫人底喉嚨都乾了。”

燒酒和麵包和乳餅帶了進來。

“你最好要留意一點，”他在離開的時候說。  
因為他們或許會搶你，或許又會疑心你。”

“靠上帝底恩寵，從來沒有人搶我過，將來也永遠不會。”

那警佐到了約瑟爾那兒，他熱烈地招待着他。他請他到廳裏去，向他担保說所有他底認可證都齊備的。

“大門上並沒有招牌。”

“你說要放什麼，我就立刻放一塊上去，”那旅店主人諂媚地說，便叫了一瓶黑酒。

那警佐現在提出了夜裏的襲擊底問題。

“夜裏有什麼襲擊？”約瑟爾冷笑。“那些德意志人自己在開鎗，後來害怕了，便造謠說有一大羣的強盜。這兒像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

警佐拭着他底髭鬚。“蘇欽尼克和羅加赤想要偷馬。”

約瑟爾做了一個鬼臉。“他們怎麼會，那一夜他們是在我底屋子裏。”

“在你底屋子裏？”

“當然，”約瑟爾漠然地回答。“格利勃和奧巷甫斯奇兩個都看見他們……他們喝得快醉死了。他們怎麼辦？他們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一個人在白天偶然賺到的，他總喜歡在夜裏喝酒化掉。”

“他們或許可以出去的。”

“他們可以，不過馬房是鎖着，鑰匙又在工頭身邊。”談話轉到了別的題目上去。

“留意着蘇欽尼克和羅加赤，”警佐說，要去了，那時候他和他底馬已經休息得很充足。

“我可是他們底父親，他們可是在替我做工？”

“他們或許會搶你亥。”

“呵！這我當然會留意！”

警佐回家去，半睡着，半醒着，蘇欽尼克和羅加赤老是在他底幻像面前經過；他們在手裏拿滿了鎖，四周圍都是馬。約瑟爾底笑臉在他們上面飛騰，老格利勃和他底兒子耶西克時常從一片雲後面冷笑着。他坐起來……吃了一驚。除了車箱下面的白鷄和路旁的樹木之外並沒有東西在他近

旁。他睡着。

“呸……做梦！”他模糊地說。

一天一天過去，營帳裏並沒有建築底表記，農夫們才算放了心。想來那些德意志人一定不能和希爾式戈爾德說好條件，或是和兩個姓哈麥的人鬧了，或是爲了馬賊而喪失了勇氣，他們便快樂得跳起來。

“怎麼，他們底地並沒有量出來的那麼多！”奧惹甫斯奇喊，又用一大杯啤酒把這句話沖了下去。

可是，當一輛車子走近旅店來而那稽查員下了車的時候，他還沒有拭過他底嘴。他們從他底像鱧魚般滾邊的髭鬚和他底烏荊子色的鼻子就立刻認出了他。

當格利勃和奧惹甫斯奇互相憂愁地送回家去的時候，他們以爲那稽查員或許在到別處去，而不過在村莊裏過一個夜，這樣想着算是在安慰自己。

“上帝賜福，我要看耶西克那個小混蛋住定了又結了婚，要是我讓他不在我面前，他立刻便會完

了。”

“我底泡林卡是他底好配偶；她可以管他！”

“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朋友，要我們三個都來管他才成。近來他並沒有在家裏過一夜，有時候我竟會一禮拜不看見他。”

那稽查員第二天早晨在領地上開始工作了，幾天工夫只看見他在走來走去，有一羣德意志人在等他底一切的吩咐，帶他底測竿，放起可以撥動的桌子來，替他準備一把陽傘，或是一個陰影裏的地方，那兒他可以從他底柳條瓶裏深深地呷幾口飲料。農民們靜靜地站在那兒看他們。

“要是我喝了像他那麼多，我也可以像他那麼量，”他們之中一個說：

“啊，不過這就是他所以是一位稽查員的原故，”另一個說，“因為他有一個強壯的頭。”

他一走，那些德意志人便趕出去帶了一車車沉重的建築器具回來。在很好的一天，一小羣的泥水匠和木匠帶着他們底傢伙出現了。一隊外國人出去和他們碰頭，後面跟着許許多的婦女和孩

子。他們在一個預定的地方聚會，那兒一些食物和一桶啤酒已經準備着。

穿一件舊軍服的老哈麥，穿黑外衣的弗利次，和穿一件有紅花的殷紅背心的威廉在忙着歡迎賓客；威廉在管那一桶啤酒。

馬奇克看見了這些預備，便去報了警，於是產業上的所有的人都非常注意地看着這在進行的事情。他們看見老哈麥拿起了一根木椿，把牠用一個木鎚來釘到了地裏。

“呵！……呵！”工人們喊。哈麥鞠着躬，拿起了第二根木椿，把牠帶向北面，那一大羣人陪着。那教師在他底小車子裏統帶着婦女們和孩子們。他現在把他底帽子高高地舉到空中，看到了這個記號，那一羣人都開始唱着路得底讚美詩：

主爲其民堅固金城，  
永不動搖，平安保障，  
普海汪洋，主爲救星，  
四無坐門，我仍有望；



又有太古仇敵，  
攻擊不留餘力；  
他仍仇恨如舊，  
常用狡猾引誘，  
世間無人與他比較。

聽到第一聲，斯利馬克就除下了他底帽子，  
他底妻子做着十字架，馬奇克走到一邊跪下了。  
斯塔西克，大張着眼睛，開始顫抖着，延德萊克  
跑下小山，涉過河，飞快地奔向營帳來。

當哈麥在把木樁釘到地裏去的時候，那一箇  
人，慢慢地走到他身邊來，繼續唱：

主民若靠己力而為，  
與惡戰爭，必退而敗，  
須有能人顯出扶持，  
乃主選立，罪人可賴，  
爾間，所選為孰，  
乃是上帝基督。

又名萬有之主，  
代代教護安撫，  
萬主之人必然得勝。

農民們永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讚美詩，如此莊嚴，却又如此驕傲，他們只知道他們底平淡的歌，牠像一聲沉重的嘆息似地升到天上去：“上帝，我們放我們底罪惡在你底眼前。”

斯塔西克底一聲呼喊打斷了他底雙親底出神。

“母親……母親……他們在唱歌！”那孩子口吃地說；他底嘴唇青了，他倒在地下。

那吃驚的雙親把他抱起來又把他帶到了茅屋裏，在那兒當歌聲停止的時候他復原了。他們知道教堂裏的歌聲會使他受到很深的應響，但是他們永沒有看到他像這樣過。

同時延德萊克，雖然又濕又冷，却依然站定在他看着的景像面前。這些人爲什麼這樣地在走着又唱着？當然，他們是在把惡鬼從他們底未來的居

住處趕開去，但是並沒有香或是聖粉，他們用的却是木樁。啊，要趕鬼，一把橡木棍子畢竟比鉛粉好一點；或許他們是自己在使那地方受到魔力吧？

他看到德意志人底行為底不同覺得詫異。老人們，婦女們，和孩子們是在嚴肅地走着，唱着，但是青年們和工人們却一羣羣地站在那兒，抽着煙又笑着。他們喧嘩地打斷了一次，當那看管啤酒桶的威廉·哈麥舉起他底杯子來的時候。那些青年人喊“呵，哈！”老哈麥不滿意地向四面望望，那教師搖着他底拳頭。

當那一隊人移近來的時候，延德萊克聽到一個婦人底在孩子們底尖銳的最高音之上的聲音，哈麥底喉音的最低音和老人底鼻音；這是清楚的，飽滿的，又說不出地動人的。這使他底心在身上顫抖起來。聲音在他底想像中形成了一株美麗的垂柳底圖畫。

他知道這一定是他曾經看見過的教師底女兒底聲音。在那時候那隻狗是比那個姑娘更引起他底注意，但是現在她底聲音却把那孩子底靈魂震

個地占有了，又把他所聽到和看到的旁的一切都摒除了。他也要唱，便低聲地開始：

上帝今天是升起了，

上帝耶穌基督。

這似乎和德意志人正在唱着的和樂很配得上的。

那些青年人底聲音把他從這狀態中趕了出來；他看見了那教師底女兒，便不知不覺地移向她面前去。但是那些青年人立刻使他回復了他底理性。他們拉他底帽子到他底耳朵上，又推他到那一羣人底中央，於是，濕着，染着沙泥，顯得像一個稻草人而不像一個孩子，他是一籃球似地被人們從這一隻手拋到那一隻手去。突然他底眼光碰到了那姑娘底，一種獷野的精靈在他身上醒覺了。他用他底露出的腿踢着一個青年人，把另一個底襯衫從背上撕下來，用頭撞着老哈麥底肚子，於是捏緊了拳站在他所打出的地位上，看着他可以從那

兒衝出去。許多人笑着他，但是有幾個却要粗暴地對付他。幸而老哈麥認出了他。

“怎麼，小傢伙，你在幹什麼？”

“他們在嚇我，”他說，那時候眼淚在他底喉嚨裏升起來。

“你不是從茅屋裏來的？你在這兒幹什麼？”

“我要聽你們唱歌，可是那些混蛋……”

他突然停止了，當他看到那教師底女兒底灰色的眼睛定住在他身上的時候。她把她喝過的那杯酒給他。

“你全身濕了，”她說。“好好地呷一口吧。”

“我不要，”那孩子說，立刻覺得害羞；對這麼一個美麗的人粗暴地說話似乎是不成樣子的。

“我或許會喝醉……”他喊，但是喝乾了那杯子，又對她看着，深深地紅着臉，使那姑娘在看他的時候也悲慘地笑了一笑。

在這時候，提琴和大提琴開始奏了；威廉·哈麥沉重地跳過來，把那姑娘帶去跳舞了。她底期望的眼光又向延德萊克底臉上安放了一次。

他覺得有什麼奇怪的事情在他身上發生了。一種可怕的忿怒和悲哀握住他底喉嚨；他想衝到威廉身邊去，把他底繡花背心從他底背上撕下來；同時他又要很響地哭。突然他轉過身去走了。

“你去了嗎？”那教師說。“替我望望你底父親。”

“你可以把我這話告訴他，我已經從中夏日起租了河邊的那塊地，”哈麥在他後面喊。

“不過爹是從爵士那兒租來的！”

哈麥笑着……“爵士！現在我們就是爵士，那塊地是我底。”

當延德萊克走近路邊去的時候，他碰到了一個農民，躲在一株樹後面，他是在看守着。這是格利勃。

“讚美，”延德萊克說。

“處你這地位應當讚美誰？”那老人咆哮；“這一定是魔鬼而不是上帝，因為你是在和德意志人來往。”

“誰在和他們來往？”

那農民底眼睛閃着，他底乾燥的皮膚抖着。

“你在和他們來往！”他喊，搖着他底拳頭，“我可沒有看見你像一隻狗似地穿過水跑到他們那兒去討一杯啤酒，你底父親和母親在小山上跟那些德國鬼一塊兒禱告……向魔鬼禱告！上帝已經罰過他們，因為斯塔西克已經出了事情。還有許多要來呢……你等着吧！”

延德萊克慢慢地走回家去，詫異又憂愁。當他回到了茅屋裏的時候，他發現斯塔西克躺在那兒病了。他把格利勃說的話告訴了他底父親。

“他是一個老傻瓜，”斯利馬克回答。“什麼！一個人在別人禱告的時候，即使他們是德國鬼，難道可以像野獸般地站着的嗎？”

“但是他們底禱告使斯塔西克中了魔。”斯利馬克顯得陰沉。

“爲什麼一定是他們底禱告？斯塔西克是很容易受驚的。只要讓一個婦人在地上唱，他就會全身顫抖起來。”

事情這麼地完了。延德萊克想在茅屋中忙着

工作，但是他在屋子裏覺得沉悶。他在峽谷間徘徊，站在小山上，看那些德意志人，或是在荆棘裏鑽。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那教師底女兒底幻像總跟着他；他看見她底淡褐的臉，灰色的眼睛，和優美的舉動。有時候她底有力的，誘惑的聲音似乎從一個深處傳到他身邊來。

“她可向我施了一種魔力嗎？”他輕說，驚惶着，又繼續想着她。



## 八

斯利馬克從來沒有像在這一春季那麼得意過；錢在流進他底胸膛來，同時他還可以抽閒看他四周的一切新鮮的事情。

以前，在辛苦了一天之後，他便投身在他底床上，而在他還沒有像石塊般地睡熟的時候，他底妻子就來扯去了他底被，喊：“起來，約瑟；是早晨了。”

“怎麼會是早晨？”他想；“我還剛躺下呢。”不相干，他還得收緊他底骨頭來，當每一根骨頭都單

獨地黏住在床上的時候；他只得起身。有時候決意是這麼困難，竟使他想起永遠的安眠是快樂的，那時候他底妻子不會再站在他上面催促：“起來，洗面……你要遲了；他們要扣你底工錢了。”

於是他穿起衣服，把同樣地疲乏的馬從馬房裏拉出來，還這麼地想睡，他竟會停住在門檻上模糊地說，“我要留在家裏！”但是他怕他底妻子，他也很知道他要是沒有工錢便不能在產業上生活下去。

現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可以要睡多久就睡多久。有時候他底妻子爲了習慣而拉着他底腿說：“起來，約瑟。”但是，只張開一隻眼睛，否則睡眠便會從他身上逃了，他說：“不要碰我！”於是再睡，或許會睡到七時教堂裏敲鐘召集彌撒的時候。

現在真可以不必起身。馬奇克早已在田場上做完了春季工作；那些猶太人已經離開了這村莊，把他們底事業帶到了遠地去，跟着那正在建築的新鐵路，沒有人從領地上來叫他——因爲現在並沒有領地。他抽着煙，幾天地在天井裏徘徊，或是

看着那繁密的穀子。不過他最愛消閒的方法却是看那些德意志人，他們底住宅是像香蕈似地在長出來。

在五月尾，哈麥和別的兩三個人已經建築完成了，他們底產業看去是很有趣。牠們像水點似地都是一個樣子的；每一所屋子都站在他底田地中央，花園是在路旁，圍着木柵；那粗胚的屋子包含四個大房間，在那後面是一所正方形的田舍。

所有的建築都比波蘭農民底高大，又清潔，又安適，雖然牠們顯得有點僵硬而嚴肅，波蘭的屋子底屋頂是垂在四邊的，而德意志的却只垂在前面和後面。

但是牠們有大的窗，分成六個方塊，門是木匠造的。每天到那殖民地去的延德萊克來報告說，那兒有木頭地板，並且廚房是隔開的一間，有一個鐵櫃子。

斯利馬克有時候夢想着他也要造這麼一所屋子，不過屋頂是要不同的。於是他會跳起來，因為他覺得他應當到什麼地方去做點工作，這麼地懶

散着，他是又厭倦又慚愧了；有時候他會期望着他曾在指導耕種的領地，那兒現在是成爲殖民地了。於是他非常地害怕，他就會毫無力量了，當那些斬倒森林，打散岩石，又把爵士趕掉的德意志人真個來對付他的時候。

但是他常在安慰自己。現在他已經和他們做了兩個月鄰舍，他們並沒有傷害過他。他們安靜地工作着，留心着他們底牲口，不讓牠們走失。就連他們底孩子也不是討厭的，只是到哈麥底家裏去進學校，那兒有殘廢的教師維持着他們底秩序。

“他們是正當的人，”他使自己滿意。“我和他們在一起是要比和爵士在一起好得多。”

他確實如此，因爲他們向他買又好好地付錢。不到一個月，他已經從他們那兒得了一百個盧布；在領地上這就需要一整年底勤勞。

“你可以爲約瑟，那些德意志人會永遠向你買嗎？”他底妻子時時問。“現在他們有了他們自己底產業，又比你底好；你看，這至多能夠維持過夏天，此後他們就連一根柴也不會向我們買了。”

“我們且看，”那農民說。

他是在暗暗地計算爲了建築新路線而他可以得到的利益；那工程師可不是已經允許了他？他甚至爲了這個目標而在貯蓄起食品來，要到遠地去，因爲村子上的農民們已經不再肯賣東西給他。

但是他不久發現物價長了；德意志人早已超出了鄰近的地方，到處在不講價就買。

有一次他碰到約瑟爾，他並不像平常一樣向他惡意地微笑着，却請他加進來和他一起做一件事情。

“那一種事情？”斯利馬克問。

“在你底地上替我底舅子造一間茅屋。”

“爲什麼？”

“他要開一家舖子和鐵路上的人做交易，否則德意志人要把我們底事業全搶去了。”

斯利馬克想着。

“不，我不要有一個猶太人在我底地上，”他說。“我不來做被你們這些長頭髮的東西所吃了的第一個人。”

“你不要和一個猶太人同住，可是你不怕和德意志人一塊兒禱告，”那猶太人說，忿怒得髮色了。

斯利馬克漸漸地感到了他在村子裏所遭到的大不名譽。禮拜日在教堂裏幾乎沒有人來回答他“永遠地”，而當他經過一羣人的時候，他便聽到很響地在談着異教，和將要來到的上帝底判決。

因此他聽了他底妻子底勸告，在禮拜日做了一次彌撒，又帶了她和延德萊克去懺悔；但這並不使事情好一點，因為那些村裏人在晚上喝啤酒的時候討論着，他一定是犯了什麼大罪，所以要去懺悔又如此熱心地祈禱。

就連老年的索比斯卡也不常看見偷偷地來討她底燒酒。有一次，當她底舌子放鬆了的時候，她說：“他們說你已經變了一個路得教徒。……這是真的，”她加上說，“慈悲的上帝是只有一個，德意志人畢竟是醜陋的東西！”

現在當天亮的時候，那些德意志人開始連同他們底車輛神祕地不見了，身邊帶着多量的需要

品。斯利馬克要研究這事情，使自己也很早起身。不久他在他們走過去的那方面看見了小小的一塊黃色的斑點。到晚間牠大了起來，他便相信這是近前來的鐵路。

“那些混蛋！”他對他底妻子說，“他們守着祕密，這樣可以偷偷地向我攻擊，可是我要趕過去。”

“啊，你看，”他底妻子喊；“這些鐵路上的人將來就是我們底最好的主顧。”

他答應第二天去，但是睡過時了，斯利馬克夫人只算做到在第三天把他趕去。

他在路上從農民們那兒得到了一些消息。他們之中有許多是自願工作的，只有一小部份是雇去的，而這一小部分又久就疲乏地回來了。

“這是狗底工作，不是人底，”他們告訴他；“可是你帶了馬去却是很值得，因為車夫賺四盧布一天。”

“四盧布一天！”斯利馬克想，指着馬。

他伶俐地趕上去，不久就到了大泥堆底旁邊，

那上面許多陌生人是在工作，高大的，強壯的，生鬍鬚的人，轉着大手車。斯利馬克看到了他們底力量和勤苦覺得非常奇怪。

“一定的，我們底人誰也不肯這樣工作，”他想。

沒有人注意他，或是和他談話。後來兩個猶太人看到了他，有一個問：“你要什麼，產主？”那窘迫的農夫在他底手裏扭着他底帽子。

“我來問先生們可要些兒大麥或是豬油？”

“我底人，”那猶太人說，“我們有我們底一定的承辦人；假使我們要向農民們買了每一袋大麥，我們便要弄得混亂極了！”

“他們一定是偉大的民族，”斯利馬克想，“他們不肯向農民買，他們定要向紳士買。”

因此他在那剛要走開的猶太人前面深深地鞠着躬。

“我請先生們賞光，讓我來趕車子。”

這一種卑謙使猶太人很歡喜。

“到那邊去，我底人，”他說，“或許他們會用你



的。”

斯利馬克又鞠着躬，困難地從人羣裏走過去。在別的車輛之中，他看到了那些外國人底車輻。

弗利次·哈麥走上來見他；他在那兒的地位似乎是有些兒勢力的。

“你要什麼？”他問。

“我也要一件差事。”那外國人皺着眉。

“你在這兒不會找到！”

看見斯利馬克是在向四面望，他便走到監督那兒去和他說。

“沒有事情好叫車夫做，”那後者立刻喊，“沒有事情！我們自己就有這許多人，你不過來妨礙別人。走吧！”發這命令的粗蠻的態度使那農夫這樣地迷惑，他在回轉去的時候幾乎打翻了他底車子；他飛快地趕開去，似乎覺得他已經得罪了一個已經做過許多毀滅的工作而現在正在使山崗變成峽谷而使峽谷變成山崗的大權力。

但是漸漸地他較平靜地想了。村裏的人也有被雇的，他記得有農民們底車輛在堤上。他爲什

麼被驅逐呢？

這是很明白的，一定有人要排除他。

“那些該死的猶達，他們比猶太人還利害，”他模糊地說，第一次感到了德意志人底可怕。

他簡單地對他底妻子說了沒有工作可做，便到殖民地上去。老哈麥似乎正在和希爾式戈爾德以及兩個別人熱烈地爭辯。當他看見了那農民的時候，他便帶他們到了穀倉裏。

“狡猾的狗，”斯利馬克喃喃地說；“他知道我爲什麼來。在他出來的時候，我要當面對他說。”

但是每走一步，他底勇氣便減少一些。他在想要回去和不願意失掉一件差事之間踟躕着；他捱在籬笆邊，看那些女人在她們底花園裏掘地。一陣像蜂巢裏發出來似的喃喃聲傳到了他底耳朵裏：哈麥底家裏的一扇窗是開着，他望進去看見那教室。有一個孩子用一種響亮的聲音在背什麼東西，別的在低低地談話。教師站在房間底中央，時時地在喊“靜一點！”

當他看到了斯利馬克的時候，他招呼他底女

兒來代替他，聲音底騷動增加起來。斯利馬克看她試着和那些孩子們對敵。

那教師在他後面過來，沉重地走着。

“你可是來看我們是怎樣教我們底孩子的？”他微笑地問。

“並不是，”斯利馬克說；“我本對哈麥說他是一個混蛋。”他說出他底經歷來。

“我做錯了什麼？”他問。“我或許就會一個錢也賺不到了；他們高興，就可以叫人挨餓的嗎？”

“事情是這樣的，”那教師說，“你是他們底肉上的一個刺。”

“爲什麼？”

“你底地正在哈麥地底中央，這就傷害了他底田，但是這却還沒有你底小山那麼重要；他要牠來造一座風磨。他們除了平地之外什麼也沒有；這是殖民處裏最好的地，但是不能造風磨；要是他們不把牠造起來，別個外國人就會造。”

“爲什麼他們這麼發狂地要一座風磨？”

“啊，這對他們有很大的關係；假使威廉有一

塵風磨，他便可以把磨坊主人克那普底女兒要過來，還可以得到她底一千零二十個盧布；沒有這筆錢，哈麥家裏就要破產了。這就是你刺在他們底喉嚨裏的原故。要是你把你底地賣給他們，他們也會付你錢。”

“我不肯賣！我既不願意幫他們留在這兒，又不願意爲了他們底利益而損害自己；一個人要是弄掉了他底祖宗底地……”

“那就麻煩了，”教師嚴肅地說。

“那麼聽牠吧；我不願意爲了他們要這樣而死。”

斯利馬克便回家去，並不再想見到哈麥；他知道他們之間是不會諒解的。

馬奇克在一天黎明時發現了有一羣人已經到了峽谷邊的河岸上，斯利馬克，趕到了那邊，發現有幾個村裏的產主在那些人羣中。

“出了什麼事？”

“他們在堆上一塊堤去，要跨過比亞爾卡造一

座橋，”維斯尼甫斯奇回答。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我們是雇來載沙的。”

斯利馬克在人羣中發現了那幾個姓哈麥的人。

“你們是好鄰舍！”他痛苦地說，走上到他們面前去。‘你們在這兒用各種方法到村裏去雇車子，却不肯讓我當一點差。’

“我們會來叫你的，當你活在村裏的時候，”弗利次回答，轉過了他底背。

一個老紳士是站在他們近旁，斯利馬克轉向了他，又除下了他底帽子。

“這可是公平的，先生？”他說。“德意志人靠了鐵路在富起來，我却一個科員也賺不到。去年有兩位紳士來答應我會賺到許多錢。啊，你們是在這兒造鐵路了，我却從沒有把我底馬從馬房裏牽出來過。一個有三十畝地的德意志人有了好差使，我只有十畝地，有一個老婆和孩子們要養，還有那傭工和那姑娘。我們要挨餓了，這都是因為德意志人

妒忌我。”

他很快地又喘不過氣地說着，那老人詫異了一會之後，便轉向弗利次·哈麥。

“你爲什麼不用他？”

弗利次傲慢地看着他。

“負責車運的是你呢還是我？要是他們誤了我底事，你可肯賠償我？我要我能信得過的人才用。”

那老人咬着他底嘴唇，但是並不回答。

“我不能幫助你，我底兄弟，”他說；“我到這兒近旁來的時候，你可以替我趕車。次數並不多，只是稍稍有點幫助。你住在那兒？”

斯利馬克指指他底茅屋；他只想再說一點，但是那老人轉過身去發命令了，那農夫只能抱住了他底膝蓋。

老哈麥在回去的路上候着他。

“你現在可知道你是怎樣地害了自己？你會更壞一點，因爲弗利次發怒了。

“上帝是比弗利次偉大。”

“你可肯拿了七十五盧布一畝到布格河底那

一邊去，你可以得到兩倍的地。”

‘我就是拿兩倍的錢也不肯到布格河底那邊去；你走吧，要是你歡喜；’

當那兩個忿怒的人互相地回顧着的時候，一個是臉色倔強地站在那兒，他底煙管在他底咬緊的牙齒裏，另一個折轉了手臂，悲慘地微笑着。他們兩個互相都害怕。

堤慢慢地從西方長到東方去。不久就會有幾千的車輛用鳥兒底速度沿着牠底路線滾，要來養肥有勢力的，打散貧苦的，傳佈新的習慣和風俗，增加犯罪……這一些都稱做“文化底進步”。但是斯利馬克一點也不懂得文化和牠底賜物，因此便當這一種成績是惡兆。那在侵占的路線在他覺得像一隻大爬蟲底舌子，而那土堆似乎在預言四個墳墓，他自己底和他底妻子和孩子們底。

馬奇克也在看着他底進行，這在他覺得是自然津底全部的革命。

“這是一件怪東西，”他說，“堆起這許多沙在

近河的地上，又弄狹河床；比亞爾卡水漲的時候，牠便會滿出了。”

斯利馬克看見堤底兩端是接着了河，但是因為他們已經用磚牆弄堅固了，他就並不擔憂。可是，哈麥家在他們底地底處匆忙地堆上堤防去，他却覺得奇怪。

‘敏捷的人！’他想，却算要照樣地做，要在他割完了稻草之後用枝色來把堤防弄得堅固一點。他連他可以現在就動手，因為他有許多時間，但是，照平常一樣，這是只是一個好的意志。

這是在七月初，那時候稻草已經割了，人們在漸漸地預備收穫。斯利馬克把他底稻草堆在後天井裏，但是那些德意志人依然在打樁子和堆堤防。

那一年底夏季是非常地熱；蜜蜂擁擠着，穀子熟得快，比亞爾卡比平時淺，有三個工人中暑死了。有經驗的農夫怕收穫時的延長的雨和最近的冷雹。有一天暴風雨來了。

早晨熱得很利害，鳥兒不唱，豬不肯吃而去躲在田舍後面的蔭影裏；風在起落，他吹得忽兒又熱。



又乾，忽兒又冷又濕。但是在十點鐘，一大部份的天都佈滿了密雲，漸漸地從灰白轉成了鈦色和完全的黑色；有時候這種煤一般的東西，在向地面找一個出路，裂了開來，從裂縫裏顯出了不吉利的亮光。於是雲片又低下來，把林子裏的樹頂浸在迷霧裏。但是一陣熱風立刻把牠們再吹到上面，又把幾塊扯去了，因此牠們便襤褸地掛在地面上。

突然一重兇猛的雲從村裏的教堂後面出現了；牠似乎很快地沿着鐵路底堤在飛，被西風趕着；同時北風起了，從側面打着牠；灰從大路和沙堆上飄，雲片開始響着。

當他們聽到這聲音的時候，工人們放下了他們底器具和手車，排成了兩隊走開去，一隊到莊宅，一隊到他們底茅屋裏。農民和外國人趕快把沙泥從他們底車子裏倒出了，奔回家去。牲口從草地上趕進來，婦女們離了她們底花園；各處地方都變成荒涼的。

一個個的霹靂在宣告擠到天庭去又晝黑了太陽的長新的軍馬。大地似乎像一隻畏縮在飛騰的

鷹面前的家禽似地在牠面前畏縮着。烏荊子和杜松叢林用一種低低的聲音在喊着留意；煩擾的灰鴉在穀子裏面，那兒小穗們在互相地私語；遠方的樹林喃喃着。

上面，在緊壓着的雲堆裏，一個惡勢力，非常地想和創造者競爭，是在工作着。牠取了軟弱的原素，造成一個島，但是在他來得及說，“這是好的，”之前，風就把那島吹掉了。牠堆起了 一座龐大的山，但是在加上頂去之前，那底已經在下面吹掉了。牠忽兒造一隻獅子，忽兒造一隻大鳥，但是不久只有撕碎的翼翅和 不成形的身軀溶解在 黑暗裏。於是，看到了那永生的手所造成的作品是持久的，而牠自己底虛幻的創造物却連最單弱的風也不能抵抗，那惡精靈便大怒起來，決意要毀滅世界。

他向河面閃下一道光來，於是雷震着，“用冰雹來打那些地！浸滿了山崗！”於是服從的雲片便往下飛。風吹着喇叭，雨擊着鼓；像從繩索上放出來的獵狗，那些雲片跳上前去……跳向下去，跟那閃電指着的方向。那惡精靈已經把太陽熄滅了。

在一小時的傾瀉之後，那力竭了的暴風雨平靜下來，現在比亞爾卡的吼聲是能夠很清楚地聽到。牠已經衝破了堤防，用醜醜的水浸滿了大路和田野，在鐵路堤底沙堆外面造成了一個湖沼。

然而不久，暴風雨已經召集了新的力量，黑暗增加着，電光似乎從地平線底各處閃着；垂直的雨把世界浸在迷離的霧中。住在斯科馬克底茅屋裏的人聚在前面一間房裏；馬奇克坐在凳子底角落上打呵欠，馬格達在他旁邊管那小孩，低聲地對她唱歌；斯利馬克夫人擋着那暴風要把火吹熄；斯利馬克在向窗外望，想到了他底穀子。只有延德萊克是快樂的；他時時地跑出去，把自己弄得肉上都濕了，還想引誘他底弟弟或是馬格達來同去作這一種游歷。

“來，斯塔西克，”他喊，拉他底手，“這是那麼熱的雨，牠可以洗你底身體又使你快活。”

“不要碰他，”他底父親說；“他是性情不好的。”

“你自己也不要跑出去，”他底母親接着說。

“你把全房間弄得都是水了。……聖道造成了肉身，”她輕輕地加上說，當一個可怕的霹靂震動着屋子的時候。馬格達做着十字架；延德萊克喊着又笑着，“多麼響，還有呢。……上帝耶穌在尋快活，開鎗。……”

“不要響，你這傻子，”他底母親喊；‘牠或許會打你！’

“讓牠打吧！”那孩子胆大地笑。“他們會把我帶到軍隊裏去，對我開鎗，可是我不要緊！”他又跑了出去。

“那混蛋！他什麼都不怕，”斯利馬克夫人聲音帶着驕傲地對她底丈夫說。斯利馬克聳着他底肩。

“他是一個真正的農民。”

但是在這些有鉄的神經的人們之中，却有一個感得到這種原行底暴怒底全部的恐怖的人。爲什麼斯塔西克，一個農家底孩子，會這麼地感覺靈敏？

像鳥兒一樣，他早已感到了未來的暴風雨，不安地徘徊着，又看着雲，想像牠們是在互相地商

議，他猜牠們底意志是惡的。他覺得了打倒的草底苦痛，想起她會在水片下面凍死，便顫抖起來。空中的電使他底肌肉震動，電光使他眼暈，每一個霹靂都像他底頭上的一下打擊。並不是他怕暴風雨，不過他因此而痛苦，他底痛苦的精神在想，“這些可怕的東西爲什麼來，又從那兒來？”

他從正房裏蕩到偏房裏，又從偏房蕩到正房裏，好像他是迷了路一樣，恍惚地望着窗外又躺下在櫛子上，因爲沒有人注意他，便更覺得不幸。

他要和馬奇克談話，但是他睡熟了；他去試馬格達，却發現她專心在孩子身上；他怕延德萊克推他到門外去，假使他去和他談話。後來他抱住了他底母親，但是她爲了火而在煩惱，便把他推開了。

“要是飯食弄壞了，我叫你快活！”他又去徘徊，靠在他底父親底膝上。

“爹爹，”他低聲地說，“爲什麼風雨這樣利害？”

“誰知道。”

“可是上帝這麼做的？”

“這一定是上帝。”

斯塔西克開始感到稍稍快樂一些，但是他底父親剛巧移動着他底位置，那孩子便以為又被推開了。他爬在布萊克躺着的凳子下面，雖然那隻狗是浸濕了，他却緊依在牠身邊，放他底頭放在這忠實的動物身上。

不幸他底母親看見了他。

“這孩子什麼事情？”她喊。“快從那兒走出來，否則閃電要打你了！出去，到走路上去，布萊克！”

她去找一塊柴，那隻狗把牠底尾巴放在雙腿裏爬了出去。斯塔西克又不安了起來，在滿房間的人羣中孤單着；連他底母親現在也看到了他底愁苦的面貌而覺得感動，給他一塊麵包來安慰他。他咬了一口，但是吞不下去，而流出眼淚來。

“好傢伙，斯塔西克，什麼事？你怕了嗎？”

“不。”

“那你為什麼這樣地古怪？”

“我這兒痛，”他說，指指他底胸膛。

斯利馬克，自己正想起了收穫也覺得沉悶，把

他拉到了他底膝邊，說：“不要心煩！上帝許會毀壞了我們底穀子，可是我們依然不會挨餓。他是最小的，可是他比別人聰明，”他轉向他底妻子說；“他想起了產業在心煩。”

漸漸地，暴風雨降下去，河水底吼聲又打着他們。斯利馬克迅速地穿上了他底靴子。

“你到那兒去？”他底妻子問。

“外面有點不對了。”

他去，又喘着氣回來。

“我說，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穀子嗎？”

“不，那倒沒有什麼，可是堤衝破了。”

“耶穌！耶穌！”

“水漲到了我們底天井裏。那些該死的德國鬼已經堆高了他們底地，這樣便少了許多山崗上的泥土。”

“他們真該死！”

“馬房裏你去看過了沒有？”馬奇克問。

“我怎麼會不去看？馬房裏是水，牛棚裏是水，

看！就連走路上也浸滿了；可是雨在停下去，我們定要升起火來。’

‘稻艸呢？’

‘牠們會乾的，要是上帝肯給好天氣。’

不久全家都在屋子裏和田舍裏升火，火明亮地燒着，太陽從雲片後面張着。

在河底那一邊的岸上，德意志人是在工作。赤着腳，帶着長的棒子，他們小心地涉過浸滿了水的田地到河面上去拿浮着的木頭。

斯塔西克安靜了下來；他現在並不完全震動了。他依然時時要想像着他聽到雷聲，便拉緊了他底聽覺，但這不過是別人在烘木質量穀器的聲音。在走路上却有更大的喧聲，那兒延德萊克並不在升火而在推馬格達。

‘安靜一點，’他底母親喊，‘我要是抓到了什麼硬的東西，便要打得你半死！’

但是延德萊克笑着，因為他從她底聲音底態度裏知道她並不在煩惱了。

勇氣回到了斯塔西克底心裏。或許他要向天井



裏望……那兒可還有一片可怕的黑雲？爲什麼不試試？他把他底頭伸在後門外面，看見青色的天上綴着趕向東方去的小小的白雲，烏鴉在拍着牠底翼翅又啼着，沉重的水點在樹叢上閃耀，陽光底金綫透到走路裏來，鮮明的反照從水面上向他招呼。

他愉快地穿過水潭跑出去，看見在他底脚下噴出水來的虹色的禾稻覺得很歡喜；他站在一塊木板上，用一棒撐過去，自以爲他是在深水上航行。

“來，延德萊克！”他喊。

“停下在這兒，繼續升着火，”斯利馬克夫人叫了出來。

那些德意志人依然在忙着運木頭；每當他們抓到特別大的一塊的時候，他們便喂着采。突然有幾塊大的木頭浮了下來，這就提高了他們底興致，竟使他們開始唱“留心着萊因”了。對於音樂這麼靈敏的斯塔西克才第一次聽到了分部唱的男子底合曲。牠似乎和那光明的太陽融成了一起；這兩者都使他沉醉；他忘記了他在那兒，他在幹什麼，他

石塊般站着。水波似乎從河上向他飄過來，用看不見的手臂擁抱着又撫愛着他，把他無可抵抗地拉過去。他要轉向屋子裏去，或是喊延德萊克，但是他只能向前移動，慢慢地，好像在夢裏，然後快起來……快起來；他跑着，在山下不見了。

那些人正在唱“留心着萊因”底第三行，突然他們停止了喊：

“救命……救命！”

斯利馬克和馬奇克正停了他們底工作在聽唱歌；突然的喊聲使他們詫異，但是害怕起來的却是那傭工。

“快跑去，產主，”他說；“出了什麼事。”

“呃！見他們底鬼！”

“救命！”喊聲又起來。

“不管牠，快去吧，產主，”那個人催促；“我不能和你同去，什麼事情……”

斯利馬克跑向河邊去，馬奇克困難地在他後面拖。延德萊克追上了他。

“什麼事情？斯塔西克在那兒？”

馬奇克停止了，聽到一個有力的聲音在喊：

“你們是這樣地管你們底孩子的，波蘭畜生！”

斯利馬克現出在小山上，把斯塔西克抱在他底臂間。那孩子底頭是靠在他底肩上，他底右手無力地垂着。污水從他們兩個身上流出來。斯利馬克底嘴唇青灰了，他底眼睛大開着。延德萊克跑向他去，溜到了潮濕的山側，爬上去，又恐怖地喊：“爹爹……斯塔西克……什麼……”

“他淹死了！”

“你發顫，”那孩子喊；“他是坐在你底手臂裏。”

他拉着斯塔西克底襯衫，那孩子底頭便倒在他底父親底背上。

“你看！”斯利馬克輕說。

“可是他一分鐘之前還在後天井裏。”

斯利馬克並不回答，他托住了斯塔西克底頭又跌向前去。

斯利馬克夫人是站在走路上，遮住了她底眼睛等着。

“他這許多時候在那兒？……什麼事情？斯塔西克可又出事情？該死的那些德國鬼和他們底歌！”

他走到那孩子身邊去，拿着他底手，用顫抖的聲音說：

“不要緊，斯塔西克，不要像這樣地轉你底眼睛，不要緊，醒過來，我不會罵你的。馬格達，去拿些水。”

“他水已經喝得太多了，”斯利馬克喃喃地說。

那女人驚退了回去。

“他出了什麼事？他爲什麼這樣地濕？”

“我是把他從河邊的水潭裏拿出來的。”

“那個小水潭嗎？”

“水不過滿到我底腰邊，可是在他却夠受了。”

“那麼你爲什麼不把他倒轉來？馬奇克，抓住他底腳……呵，你們這些笨貨！”

那傭工並不動。她便自己抱住了那孩子底腿。

斯塔西克沉重地用手打着地；一些兒血從他底鼻子裏流出來。

馬奇克從她底手上接了那孩子，帶他到了車子裏，那兒他把他安放在凳子上。他們都跟他去，除了馬格達，她是繞着天井無目的地在跑，後來又伸出了手臂到大路上喊：“救命……救命，要是你相信上帝！”她回到茅屋裏，但是不敢進去，把她底頭放在膝上蹲在門檻邊，嘆着：“救命……要是你相信上帝。”

斯利馬克衝到了偏房裏，穿上了他底長外衣，便跑出去，他也不知道要向那兒走，他只覺得他一定要跑了什麼地方去。

一個聲音似乎在向他喊：“父親……父親……要是你造起了一座籬笆，你底孩子也不會淹死！”

於是他個人回答：“這不是我底錯處；那些德意志人用他們底歌使他着了魔，

一輛車子聽到在大路上滾又停下在茅屋面前。那教師走了出來，露着頭又在手裏<sup>拿</sup>着他底杖。“那孩子怎樣？”他喊，但是並沒等一個回答就跛行到了茅屋裏。

斯塔西克是躺在凳子上，他底母親用膝蓋撐

着他底頭，在自己低聲地說：“他醒過來了，他已經熱了些。”

那教師用肘子碰碰馬奇克：“他怎樣？”

“我知道什麼？她說他好了些，但是那孩子並不動，不，他並不動。”

教師走到那孩子面前去，請他底母親讓開。她服從地站起了，氣也不喘地看那老人，張着口，又時時啜泣着。斯利馬克時時地從開着的窗上窺望，但是他受不得看到他底孩子底灰白的臉。那教師脫去了那小孩底濕衣服，又慢慢地起落着他底手臂。別人看他的時候一切都沉默着，直到後來斯利馬克夫人再也忍不住了，竟拉下她底頭髮又把她底頭撞在牆上。

“呵，你爲什麼生出來的？”她悲嘆；“一個金孩子！他什麼病都好了，而現在他却淹死了。……慈悲的上帝！你爲什麼這樣地罰我？像一個木人頭似地在泥潭裏淹死，沒有人去救！”

她跪了下來，同時那教師堅持了半個鐘頭，不住地去聽那孩子底心底跳動，但是沒有生命底現

象出來，於是，看到沒有方法可想了，他想用一塊布蓋住了那孩子底身體，悄悄地說着禱告文便走開了。馬奇克跟着他。

在天井裏他碰到了斯利馬克；他樣子像一個醉漢。

“你爲什麼到這兒來，教師？”他塞住了氣。“你可還害得我們不夠？你已經用你底歌聲殺死了我底孩子……你可還要毀滅他底靈魂，當牠離開他的時候，或是你可想帶咀咒來給我們其餘的人？”

“你在說些什麼？”那教師驚異地說。

那農民伸出了他底手臂，張開口來吸着氣。

“怨我，先生，”他說，“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上帝報答你，”他吻着他底手；“可是我底斯塔西克還是爲了你底錯處而死的：你使他着了魔。”

“你這人！”那教師喊，“我們可不是像你們一樣的基督徒？我們可不是像你們一樣地排斥撒旦和他底事業的？”

“可是他怎麼會淹死？”

“我怎麼知道？他或許會溜了一下。”

“可是水這麼地淺，他很可以爬出來，不過你們底歌……牠使他着魔又出事情，這已經是第二次了……這可不是真的，馬奇克？”

那傭工點着頭。

“那孩子可有急病？”教師問。

“從來沒有。”

“他可從來沒有生過病？”

“從來沒有。”

馬奇克搖着他底頭。“他從冬季起就生病了。”

“呃？”斯利馬克問。

“我在說真話；斯塔西克受了一次寒之後就生病；他一跑就要喘不過氣；有一次我在耙地的時候看見他發作了。我祇得去帶他回來。”

“你爲什麼從來沒有說起？”

“我對女主人說的，可是她叫我管我自己底事情，不要像一個理髮師似地多說。”

“啊，你看，”教師說，“孩子是害着心弱的病，是這種病殺死他的；他無論如何纔會早死。”

斯利馬克急迫地聽，他底理性似乎回來了。



“這可是如此的？”他喃喃地說。“那孩子可是自然地死的？”

他扣着窗，那女人走出來，擦着她底紅腫的眼睛。

“你爲什麼不對我說斯塔西克從冬天起病了，跑一回路就會覺得異樣？”

“當然他並不適意，”她說；“但是你有什麼好法子可想呢？”

“我沒有法子可想，因爲假使他要死，就只能讓他死。”

母親安靜地哭着。

“不，他逃不了的；假使他要死，就只能讓他死；他一定在今天的暴風雨裏已經感到死要來了，那時他走來走去地牽着任何人……只要我能想到讓他離開眼前 就好……只 要我把他鎖起了就好。……”

“要是他底時候到了，他就是在家裏也會死的，”那教師在離開的時候說。

順從已經在走進那些爲了斯塔西克而悲嘆的

人們底心裏去。他們互相安慰着，說就是他們底頭上落下一根髮絲也是上帝底意志。

“就是野獸死，也一定是上帝底意志，”斯利馬克說；“一隻兔子會被射中了而逃走，於是在曠野裏死去，這樣你便可以你用你底手去捉牠。”

“譬如我，”馬奇克說；“車子壓碎了我，他們把我帶到醫院裏，而我在這裏還活着；可是在我底鐘點敲了的時候，我便要死去 就是躲在神壇下面也逃不了。斯塔西克也是這樣的。……”

“我底小孩，我底寶貝！”那母親哭。

“啊，他不是一個寶貝，”斯利馬克說；“他不會在田裏做吃力的工作。”

“呵，不會！”馬奇克插進來。

“也不會管牲口。”

“呵，不會！”

“他永遠不會做一個農夫；他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孩子，他並不關心田裏的工作；他所關心的就是閒蕩和向河裏望。”

“不錯，他會對草和鳥兒談話，我自己也聽到

過的，”馬奇克說，“我曾想過好多次：‘可憐的東西！你長大起來幹些什麼呢？你就是在斯文人羣中也是一個怪東西，你在農民羣中更不知道要像什麼呢？’”

在晚間，斯利馬克把斯塔西克放在偏房裏的床上；他底母親放兩枚銅幣在他底眼睛邊，又點起了聖母面前的蠟燭。

他們把稻草放下在房裏，但是他們之中誰也不能睡；布萊克整夜地吠着，馬格達害着熱病；延德來克不住地從稻草上坐起來，因為他想像着他底兄弟動了。但是斯塔西克並沒有動。

早晨斯利馬克造了一口小棺材；他這麼容易地做着木匠底工作，便禁不住時常要滿意地對他自己底工作微笑着。但是當他記起了他在幹什麼的時候，他便會被這麼一種熱情的悲哀所包圍住，使他丟下了器具跑開，自己也不知道向那兒去。

在第三天，馬奇克把馬駕在車上，他們趕到鄉村教堂裏去，延德來克靠近在棺材旁邊，扶住了牠，這樣牠可以不搖動。他甚至拍着，又聽着他底

兄弟可不是在喊。

但斯塔西克是沉默着。他是沉默着，當他們趕到教堂裏去的時候，沉默着，當教士把聖水灑在他身上的時候，沉默着，當他們把他放在墳裏而他底父親幫那掘墳人把他放下去的時候，又當他們把泥塊丟在他身上而第一次把他一個人剩下在那兒的時候。

連馬奇克也哭了起來。斯利馬克像一個羅馬元老似地把他底臉藏在他底長外衣裏面，不願意讓他底悲哀被人看到。

一個聲音在他底心裏輕說：‘父親！父親！要是你造了一座籬笆，你底孩子也不會淹死！’

但是他回答：“我並不宥罪；他死，因為他底時候到了。”

## 九

秋季連同褐色的，悲哀的穀根田來了；峽谷裏的樹叢變成紅的；鸛鳥急忙地離了倉庫飛向南方；在剩着的一些樹林裏，鳥兒無聲，人類已經把田野弄荒涼了；只有幾處地方有幾個德意志老婦人穿着藍裙在掘最後的馬鈴薯。連築堤工人也去了，堤已經築好，他們便多散在世界底各處。他們底地位是被帶着鉄軌和枕木的輕便鐵道所佔有。最初你只覺得有煙在遠遠的西方；幾天之後你便看到一個煙囪，不久便又發現這煙囪是裝在一個大鍋子

上面，這鍋子沒有馬而能夠滾，在後面還拖着裝滿了木和鉄的一打車輛。牠一停，人們便跳過來把木材放下去，把鉄釘在那上面便又走開。這些是馬奇克每天在看的事情。

“看，那是多麼聰明，”他對斯利馬克說；“他們能夠沒有馬而把東西載上山去。我們爲什麼要牲口辛苦呢？”

但是當那鍋子在峽谷邊堤斷了的地方死一般地停了，而那些把東西拿來下來又處置好了的時候，“現在，他們怎麼辦呢？”他想。

使那田傭非常地吃驚，那鍋子竟發着尖銳的噓聲，連同牠底車輛倒退了回去。

不錯，正是了！那些加利西亞收穫人可不是對他講過一個能夠自己走的機器嗎？他們可不是用他底要買靴子的錢來喝了酒嗎？

“一定的，他們告訴我的是真話，牠自己走；可是牠像老年的索比斯卡一般地爬，”他加上說，來安慰自己。可是，在他底心底裏，他却怕這個新的載重物，覺得牠在向隣近預言不好的事情。雖然他

是不合理地理解着，他却是對的，因為鐵路機器一出現，許多偷盜也就發生了。從晾在籬笆邊的鍋子和盆子起一直到馬房裏的馬匹，沒有一件是安全的。德意志人底伙食房裏的醃肉被偷了；喝醉了酒回來的產主馬爾侵查克被一羣塗黑了臉的人所襲擊，又被推出了他底車子，那些強盜便趕着他飛快地跑了。連那可憐的裁縫尼多派什在穿過樹林的時候也把牠底辛辛苦苦地賺來的三個盧布失掉了。

鐵路對於斯利馬克也沒有好處。買牲口吃的草料是變得非常地困難，並且現在也沒有人要他賣他底出品。鹽牛油，和他貯藏了一些的旁的出品，都壞了，他們只能自己去吃那些家禽。德意志人包辦了和鐵路上的人的交易，連在小鎮上，也沒人來看一看那農民底出品。

因此斯利馬克坐在他底房裏，不做一些工作。他那兒好去找工作呢？他坐在火爐邊沉思。事情可會這樣地繼續下去？稻草可會老是不夠？可會沒有人向他買？偷盜可會老是不結束？在田舍裏沒有鎮

好的東西是不安全的。

同時那些德意志人向各方面趕到幾哩之外去賣他們底一切的出品。

“事情很糟糕，”斯利馬克夫人說。

“呃……總會有法子復原的，”他回答。

可憐的斯塔西克是漸漸地被忘却了。有時候他底母親會把一個匙羹盛得太滿，然後又用手帕拭着她底眼睛，有時候馬格達會喊延德萊克而不知不覺地用了他底兄弟底名字，或是那隻狗會在屋子四周跑着找什麼人，然後又躺下來叫，把他底頭放在地上。但是這一切漸漸地發生得更少了。

延德萊克自從他底兄弟死後就不安了；在沒有事情可以做的時候，他不喜歡坐在家裏，而要出去閒蕩。他閒蕩到末了老是要去看一次那教師；爲了好奇，他看着那些書，因爲他是識得幾個字母的，那教師底女兒便教他拼法以自娛。那孩子會故意在他底字上錯誤着，這樣她便會校正他，觸着他底肩膀指出這錯誤來。

有一天他把一本書帶回家來，要表示他所學



到的，於是那非常快樂的母親便送了那教師底女兒一對家禽和四打蛋。斯利馬克答應那教師五個盧布，在延德萊克會看了一本書禱告的時候，又答應加多十個，在他學會了寫的時候。延德萊克因此便更常到殖民地上去，不是忙着他底功課，就是從窗裏望着那姑娘又聽着她底聲音。但是這巧激怒了一個年輕的德意志人，他是哈麥家底一個親戚。

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延德萊克底行動一定會引起他底父母底注意，但他們是完全專心在別個問題上。每過一天便更使他們堅信，他們有的草料太少了，而一隻母牛已經太多了。他們並不互相這樣地說，但是家裏沒有人想起別的事情。那女產主想到牠，當她看見桶裏牛乳少起來的時候，馬格達有了預感，便輪流地愛撫着那些母牛，馬奇克；在沒人看見的時候，甚至會奪去馬匹底一把稻草，而斯利馬克會站在牛棚面前嘆氣。

這是他自己，有一夜打破了關於這個在變成一個危機的悲慘的問題的無言的了解；他突然醒

了，跳起來坐下在床邊上。

“什麼事，約瑟？”他底妻子問。

“呵……我夢見我們沒有草料了，而所有的母牛都死了。”

“憑着天父和天子底名字……你不要在一個不吉利的時候說這句話！”

“沒有夠五隻牲口吃的草料……冒充是沒有好處的。”

“啊，那麼你怎樣辦呢？”

“我怎麼知道？”

“或許可以……”

“可以賣去一隻……”丈夫接着。

話便停了。

斯利馬克下一次到旅店裏去的時候，他給了約瑟一個暗示，他便立刻把牠傳給了小鎮上的兩個屠夫。

當他們到穿屋裏來的時候，斯利馬克夫人不肯和他們說話，而馬格達開始哭了。斯利馬克帶他們到了天井裏。

“啊，怎麼說，產主，你要賣一隻母牛嗎？”

“我怎麼能說呢？”

“是那一隻？讓我們看看牠。”

斯利馬克不說什麼，馬奇克便得來繼續這談話。

“假使要賣掉一隻，那還是利撒吧。”

“牽牠出來，”那兩個屠夫堅說。

馬奇克把那隻不幸的母牛帶到天井裏；牠在這麼一個不照平常一樣的時候被帶出來，似乎顯得詫異。

那兩個屠夫看着牠，用猶太語說着話又問着價錢。

“我怎麼知道？”斯利馬克說，還是沒有決定。

“這樣說有什麼用，你也和我們一樣地知道牠是一隻老的牲口。我們給你十五盧布吧。”

斯利馬克回到了沉默中，馬奇克便得去講交易；在喊了又拉了那母牛好多次之後，他們約定了十八盧布。一根繩子縛在牠底角上，一根棒在牠底肩上，他們出發了。

那母牛，聞到了不幸，不肯走；最初牠回到牛棚裏來，又被牽向大路上去，後來牠這麼淒慘地鳴着，使馬奇克變色了，馬格達是聽到在很響地啜泣；女產主不肯向窗外望。

那母牛後來四腳踏住了堅固地站在地上，用滾着的眼睛對斯利馬克望望，似乎要說：“看，產主，他們在怎樣地待我……我已經跟了你六年，又忠心地做我底本分，現在請幫助我吧。”

斯利馬克並不移動，那母牛最後便讓牠自己被牽了開去，但是當牠在勉強地走着一段路的時候，他却慢慢地在跟。他把那猶太人底錢捏在手裏想：

“我可應當賣掉你？我永遠不會這樣做的，要是慈悲的上帝並不對我們發怒；可是我們全要挨餓。”

他站定了，靠在欄杆上，心裏想着他底一切的不幸；他還可跑過去把牠買回來這思想時常偷遞到他底心裏。

他突然看見老哈麥已經來到他身邊。

“你可是來看我，產主？”他問。

“我會來，要是你肯賣草料給我。”

“草料不會幫你底忙。一個在外國人羣中的農夫總是吃虧的，”那老人說，煙管咬在他底牙齒裏。

“賣你底地給我吧；我可以給你一百盧布一畝。”

斯利馬克搖着他底頭。“你發瘋了，潘·哈麥，我不知道你什麼意思。我沒有辦法，已經賣了牲口，可還不夠嗎？現在你要我把什麼都賣掉。從一個地方搬到那個地方對於你們德意志人是沒有什麼的，你們是一個流浪的民族，並沒有家鄉，可是一個農夫却是像路旁的一塊石頭。這兒一切的事情我都記在心裏。我用自己底手動過每一塊泥土；現在你說：賣掉了到別處去。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我就要昏沉而迷誤了；我看到一株樹，我就會說：這在家裏是沒有的；地土會不同，就連太陽也不會在這同一的地方照進來。假使我底父親，當他在煉獄裏覺得太熱了的時候，來看看我，我怎麼對他說呢？他會問我，我怎樣再去找他底坟墓，還有斯塔西克底坟墓，那已經死了的可憐的斯塔西克，多謝

你吧!”

哈麥是忿怒得發抖了。

“這個人在說什麼!”他喊,“可不是有許多農夫新住定在伏爾希尼亞?他底父親會來看他!……你不如留心着你自己不要爲了固執而不久就也要到煉獄裏去,並且還要叫我倒運。你現在正是在叫我底兒子倒運,因爲我不能替他造一座風磨。現在我肯給你一百盧布一畝了,真糟糕!”

“你無論怎麼說,我總不肯賣我底地給你。”

“你總是要賣了牠的,”哈麥說,搖着他底拳頭,“可是我不會買牠;你不會在我們羣中住到一年以上。”

他粗魯地轉了開去。

“我不願意那孩子在殖民地地上走進走出,”他回過來喊,“我並不是替你在這請一個教師的!”

“這在我沒有什麼;他不一定要去,要是不肯讓一個地位給他!”

“對了,我不肯讓一個地位給他,”那老人惡意地回答,“父親是一個笨貨,讓兒子也做一個笨貨

吧。”

斯利馬克底可惜那母牛的心是淹死在他底愁怒裏了。“很好，讓他們割牠底喉嚨吧，”他想，但是記起了那可憐的牲口並不能幫助他和哈麥爭鬧，他嘆着。

家裏又有新的不幸；馬格達在哭着，因為她已經受到了關照。斯利馬克坐下在凳子上，聽他底妻子在安慰那姑娘。

“這是真的，我們並不缺少食物，”她說，“可是我從那兒去弄錢來付你底工錢？你是一個大姑娘，應當在新年之後升一些地位。我們沒有這許多事情要你；立刻到你底叔父那兒去，告訴他這兒的事情是愈弄愈壞了，跪在他面前，請他替你再找一個地位。謝上帝，願你能夠回到我們這兒來。”

“呵，”馬奇克從他底角落裏喃喃地說，“不會回來了；你一去，便從此去了；先是那母牛，隨後是馬格達，現在便要輪到我。”

“呵，你，馬奇克，你要留在這兒，”斯利馬克夫人說，“一定要有人看馬，要是我們一年不能給

你工錢，你第二年可以拿到的，但是我們對於馬格達可不能這麼做，她年紀還輕。”

“這是真的，”馬奇克想了一想說，“先想到那姑娘是你處好心。”

斯利馬克在暗暗地佩服他底妻子底聰明，但同時他對於這些變動覺得非常難受又害怕；幾年來一切事情總和諧地進行着，而現在一天工夫就把那母牛和馬格達都遣開了。

“我怎麼辦呢？”他反覆地想，“我可要去試試做一箇木匠，或是我可要去請求神父指教嗎？我可以同時請他說一段經，或許他說了一段經而不肯指教我。這一定很對的；上帝打着，直到他底手疲倦了；於是他又會來寵愛那些忍耐地受苦的人們。”因此他等着。

馬格達在十一月找到了另外一個地位；她在產業上的地位立刻就冷了，沒有人想到或是談到她，只有女產主有時候會自己問：“從前在這房間裏可真有一個斯塔西克，一箇空忙着的馬格達，而



牛棚裏有三隻母牛？”

同時偷盜增加着。斯利馬克天天想要在田舍上裝梢釘和掛鎖，至少要在馬房底門前放一根長棒子。但是每當他要去拿斧頭的時候，牠總放在太遠，或是他底手臂太短；他便放棄了牠，並且一想到要在困難的時候買掛鎖，便會使他發昏。他把那錢藏在箱子底裏，這樣牠可以不來誘惑他。“我定要等到春天，”他想；“至少，我還有馬奇克和布萊克，他們是很留心的。”

布萊克用很多的吠聲來堅定了這個意見。

在一個很黑的夜裏，那時雨雪降着，馬奇克聽到牠吠得比平常更利害，又在向峽谷那方面襲擊着什麼人。他跳起來喊醒了斯利馬克；他們拿了斧頭在天井裏等。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從穀倉後面傳過來，好像是一個人背着重東西。“向他們！”他們催促布萊克，牠，覺得自己有了後盾，便忿怒地攻擊着。

“我們可要去尋他們？”馬奇克問。

斯利馬克踟躇着。“我不知道有多少。”

那時候一道光從殖民地上閃着，馬匹響着。看見幫助來了，斯利馬克便衝到了穀倉後面喊：“那邊！你是誰？”

一種沉重的東西落到了地上。

“你等着！德國鬼底警察，你立刻就會知道我們是誰！”一個聲音在黑暗中回答。

“捉住他！”斯利馬克和馬奇克同時地喊，但是那個賊已經逃向峽谷去。當那些在馬上的德意志人來了的時候，斯利馬克點了一枝火把跑到穀倉後面。一隻死豬躺在水潭裏。

“這是我們底豬，”弗利次喊，“他們在我們底眼前把牠偷去，那時候屋子裏還有光呢。”

“真大胆！”馬奇克模糊地說。

“老實對你們說，”哈麥底田備笑，“我們猜還是你們幹的。”

“見鬼！”

“我們追他們去吧，”弗利次很快地插入。

“去吧！我……偷你們底豬！真的！”

“讓我去，父親，”延德萊克請求。

“走進門去！我們替他們救出了一隻豬，那些賊還要向我們報仇；他們却來說我自己是一個賊。”弗利次·哈麥罵着那田傭底莽撞，想要和那農夫和解，但是他轉過了背。弗利次已經失去了他底追賊的熱心，便拿起了他底豬在黑暗中不見了。

幾天之後警佐趕上來，盤問着每一個人，搜查峽谷，流着汗，把自己弄得滿身是泥，而一個也找不到。他便得到了一個很公正的結論，賊是早已跑了。因此他叫斯利馬克夫人放些兒牛油和一隻花母鷄在他底車子裏趕回家去。

偷盜停止了一時，冬季來了。地像蓋着一塊羊皮般溫暖地蓋着；像火石般硬的冰結在比亞爾卡河上，天主把樹枝安穩地包裹在雪底襯衫裏面。但是斯利馬克依然想着鉤套和梢釘。

有一天晚上，當他正坐在那兒用從他底煙管裏出來的煙塞滿了房間，移動着他底脚又達到了他底默想底第二部分，這就是“幹得太快的事情是鬼事情，”的時候，延德萊克突然闖到了房裏。他底母親是在忙着升火，並不注意他，但是他底父親却

看到了他底長外衣已經撕碎，看到了他底樣子顯得打過架而又頭髮散亂，雖然他們在茅屋裏是不大有光的。眼角瞟着他，斯利馬克便倒空了他底煙管說：“有人打了你三記耳光吧。”

“我也狠狠地打了他一下，”那孩子忿忿地說。

因為母親已經走出去，並沒有聽到這談話，父親便不性急；他清理着他底塞住了的煙管；吹着牠又不關心地問，“誰這樣地待你？”

“那個混蛋，海爾曼。”那孩子聳起了他底肩頭，好像他被針刺了一下似地。

“你在哈麥那兒幹什麼？他們已經對你說過不要到那兒去。”

“我在窗邊望那教師，”延黛萊克臉紅紅地說，又很快地接着，“那隻德意志狗從廚房裏跑出來喊：‘你在這兒做探子，你這賊！’‘我偷了什麼？’我說，他便：‘現在還沒有，可是你將來會偷；滾開，否則我就要打你底耳光。’你試試！’我說。‘我已經試過了，’他說：‘像這樣！’”

“德國鬼真狡猾，”斯利馬克說，“你沒有對他

動手嗎？”

“我怎麼會沒有對他動手？我拿起了一根棒，在他底頭上打了兩三下，那個沒胆量的流起血來，便讓步了；我本來還要打他幾下，可是他們從屋子裏跑了出來，我就逃了。”

“那麼他們並沒有抓住你？”

“呸，我跑得像兔子那麼快，他們那兒抓得住我？”

“這孩子糟了，”他底母親說，她已經走了進來，“那些德國鬼要打得他半死。”

“他總是能溜走的，”斯利馬克說，點起了他底煙管，又回復了他底關於鈎套和梢釘的默想。

但是在第二天午後，那幾個哈麥家裏的人來打斷了這些默想；他們底表兄弟，海爾曼，頭上這麼緊地包着，他底臉上差不多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們站在門外向馬奇克喊，要他去叫他底主人。斯利馬克急忙縛起了他底皮帶走出去。“你們要什麼？”他說。

“我們到警察局裏去叫人來傳你底廷德萊克；

看他把海爾曼弄得怎樣；我們有外科醫生底證書可以證明他底傷是重的。”

“他來和教師底女兒調情，現在讓他和他底監獄門去調情吧，”海爾曼在他底包布裏面加上說。

斯利馬克昏亂了起來。

“你們應當自己覺得慚愧，”他說，“爲了一些兒孩子底胡鬧而去請求傳人；海爾曼可不是也打他底耳光嗎？可是我們卻不會爲了這些事情而去請傳人的。”

“呵，不錯！我也打他，”海爾曼模糊地說，“可是血在那兒？醫生底證書在那兒？”

“你們真是好人，”斯利馬克苦痛地說，“替你們救出豬來的是我們，這是沒有警察來證明的，可是爲了一個孩子底胡鬧，你們就會去告狀。”

“說不定對於你們，一隻豬是和一個人同樣的，”弗利次冷笑；“對於我們可就不同了。”

斯利馬克底默想現在是從梢釘和掛鎖轉到了監獄。他和馬奇克談着這件事。

“他們把我們底小小的延德萊克放上法庭去，

在那個這麼大的海爾曼底身邊，我想他們不會怎麼利害地辦他的。”

“他們不會辦他，”那傭工同意。

“不相干，我還是想知道打人要受到怎樣的責罰。”

“他們不會爲了這事情多費心。坡托次卡用一隻鍋子打了她底鄰舍底頭，他們不過罰了她一些錢。”

“那是真的，不過我怕他們關心德意志人而不關心我們底人。”

“他們怎麼會更關心那些不信仰天主的人呢？”

“看那個警佐，他對格利勃談話的樣子還比不上對哈麥談話的樣子呢。”

“這固然不錯，可是在他向四面看到沒有人在聽的時候，他便對你說了一個德意志人是一隻瀨狗。你看，德意志人有他們底王，可是他並沒有我們底沙皇那麼大；我是從一個在醫院裏的兵那兒聽來的，他常說：‘呸，他再也比不上我們底！’”

這話大大地使斯利馬克放了心，在下一個禮拜日，他帶了他底妻和子到教堂裏去打聽那些熟悉法律的人怎樣地估量這件事情。馬奇克留在家裏管正餐和那小孩。

在午後，布萊克開始劇烈地叫起來。馬奇克望出去，看見一個人，穿着城裏人底服裝，站在門邊；他把他底帽子拉在他底臉上。那田傭走出去。

“什麼事情？”

“可憐我，產主，”那陌生人說，“我們底雪車在這兒附近壞了，我不能修牠，因為昨天夜裏他們把我底斧頭從籃子裏偷去了。”

馬奇克顯得懷疑。“你從遠地方來嗎？”

“二十五哩；我底妻子和我還要趕十二哩。我可以給你好的燒酒和臘腸，要是你肯幫助我們。”

在提到燒酒的時候，馬奇克底懷疑減少了。他搖着他底頭又做着十字架，但最後決定一個人應當幫助他底鄰人，便拿了他底斧頭和那陌生人一同走出來。

他看見一輛單馬的雪車放在田邊。一個女子，



甚至比那男子還打扮得齊整，擠做一團坐在那角裏；她用含淚的聲音祝福着馬奇克，但是她底丈夫却更甚於此，他倒出了一大杯的燒酒，把牠獻給那傭工，先喝着祝他底健康。馬奇克照慣例地道着歉，於是深深地喝了一口，直到他底眼睛裏含着淚水。他開始修那雪車，雖然這不過是一件小事情，不過化了他半個鐘頭，那兩個陌生人却過度地謝着他，那女子給了他半枝騰腸和一些燻豬肉，而那個男子喊：“我走了許多地方，却沒有碰到過一個比你更肯照應的人的農夫，兄弟。我要留一件紀念品給你。你可有一個瓶子嗎？”

“我想我能夠找到一個的，”馬奇克用一種爲了歡樂而顫抖着的聲音說。那男子把他底妻不客氣地推在一邊，從座位下面拉出了一個大瓶子。

“我們現在要去了，”他說，“我們要到產業上去，請你給我些兒釘子，說不定還會坍下來，我要留給你一些這種甘露來報答你底好心。紀着，要是你底頭或是你底肚子痛，或是你煩惱着睡不熟，喝一杯這區：你所有的煩惱都會立刻消去。好好地

管着牠，無論如何不要糟塌一點，這是寶貴的；是我底祖父從在拉代赤尼察的和尙那兒弄來的，這是像聖水一樣地好。”

馬奇克回到了屋子裏，那個陌生人還留在天井裏，漠然地四顧着那些建築物，那時候布萊克瘋狂地向他吠着。在別的時候那隻狗底忿怒一定會引起馬奇克底懷疑，但是對於一個已經給了燒酒和臘腸而還要送更多的飲料的客人，他怎麼會想到滾的一方而去？他微笑地把一個大腹的瓶子交給了那旅客，他便倒了半水磅的甘露進去，而在他告別的時候，他還反覆地警告着，這一定要在必要的時候才可以用。

馬奇克塞了一塊破布在瓶子底頸裏，便把牠在馬房裏藏好了。他很想去嘗一嘗這飲料，只要一點，但是他克制着。

“或許我會生病……還是留起來好。”

他搖那小孩睡熟了，然後又叫她醒來，告訴她關於那醫院，關於他底斷了的腿，關於那個送了一種這麼寶貴的禮物給他的旅客，但是沒有東西能

夠使他底思想離開了那和尚底甘露。那隻大腹的瓶子似乎在爐子上的箱子和盆子邊飛騰，牠在牆上開出花來，牠甚至還在窗上拍，但是馬奇克霧着他底眼睛想：“不要碰我，你將來會有用的！”

在日落之前不久，他聽到路上有愉快的歌聲，於是，立刻走出去，他看見產主和他底一家從教堂裏回來了。他們底黑影投在白色的風景裏的殷紅的天上。延德萊克，他底頭抬在空中，他底手臂交叉在背面，在道路底左邊走着，女產主穿着她底禮拜日穿的藍裙，她底短衫沒有鈕好，因此她底白襯衣和胸膛是露出的，走在右邊。產主，歪戴着帽子，像要跳舞似地拉起了他底長外衣，從右邊跌到左邊又從左邊跌到右邊，唱着歌。那傭工笑着，並不是因為他們喝了酒，却是因為看見他們尋快活是使他滿意的。

“你可知道，馬奇克，”斯利馬克遠遠地喊，“你可知道那些德國鬼不能傷害我們！”

他向前傾倒地跑上來，靠在馬奇克底項頸上。

“你可知道，”女產主喊，走上來，“我們看到了

耶西克·格萊勃，他是很懂得法律的，我們把延德萊克對於海爾曼幹的事情告訴了他，他立誓法庭一定會把延德萊克釋放的。耶西克自己也曾爲了這些玩意兒吃過官司，他知道。”

“讓他們來審我，把我放到牢裏去吧！”延德萊克喊。

他們坐下來的时候是這樣的心境，但是正餐却有些不成功。斯利馬克夫人把大部分的鹹菜都倒在桌子上，產主胃口不好，延德萊克忘記了怎樣拿匙羹，竟用湯燙痛了他底父親底腳，後來又睡熟了。他底父母依着他底樣子做，因此又只剩了馬奇克一個人。那個大腹的瓶子立刻開始來追他。就是他去忙着弄火和閃耀的燈底燈心也沒有用。在他四周的鼾聲使他想睡，而那帶到房間裏的燒酒底氣味又使他充滿了期望。他要排除了那些像繞着燈光的飛蛾似地在打圈子的思想，但是不能。當他忘記了他底在醫院裏的不幸的時候，他便想起了那個被拋棄了的孩子底孤單，而當他撇開了這個的時候，他自己底需要又來重壓着他。“這是沒用

的，”他模糊地說，“我一定要上床去。”

他把孩子包在羊皮裏，便走向馬房去。他躺在稻草上，馬底溫暖把寒冷調和了，馬奇克閉着他底眼，但是睡眠不肯來；這時候還太早。

當他從這邊翻到那邊的時候，他底手觸着了那個瓶子；他把牠推開；但是，違反了慣性底定律，牠不可抵制地把自己插到了他底手裏；破布依然在他底手指間，而當他把牠機械地在半暗的光中拿到眼前來的時候，那個奇怪的瓶子自動地跳到了他底嘴唇邊。在還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幹些什麼之前，馬奇克已經把這件能使人健康的珍品喝了一大口。他嚥了下去，做着一個鬼臉。這飲料不單是強烈，並且還會使人嘔吐；牠底滋味不過像普通的藥物一樣。“啊，這是不值得這樣渴望的！”他想，當他重新繫好了那瓶子底頸的時候。他決定將來對於一種並不以滋味好出名的飲料要節制一點。

馬奇克說了一段禱告文，覺得溫暖而又安靜。他記起了產主底一家底回來：她們都站在他底眼前，好像他們是活的。突然斯利馬克和延德萊克不

見了，只有斯利馬克夫人還在他身邊，穿着她底沒有鈕好的短衫，露出了一排珊瑚和她底素白的胸膛。他閉了他底眼皮又用他底手指壓住了牠們，這樣可以不看，但是他依然着見她樣子奇怪地向他微笑。他把他底頭藏在羊皮裏——這還是沒有用；那女人站在那兒，做着一種會使熱病穿透他底血管的態度向他微笑。他底心猛烈地跳着；他把他底頭轉向牆壁，害怕着，又聽到她底聲音在他身邊輕說：“起來！”

“要我到什麼地方去？”馬奇克呻吟。

一隻溫暖的手似乎擁抱了她底項頸。

於是他底女主人開始和他上去了，他飛着……飛着。上帝！他可是在落下去，或是在被舉到空中？他覺到像羽毛般，像煙般輕。他把他底眼睛張開了一會兒，便看到在一幅雪的風景上有繁星在深黑的天心閃耀。他怎麼會在看天？不……他一定是錯了；黑暗又圍繞着他。他想要動，但是不能；並且，他既然感到非常地適意，他為什麼還要動呢？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值得因之而動一動指頭的，

除了匪眠，除了不醒的睡眠。他沉重地嘆着，又睡着，又睡着。

一種苦痛底感覺把馬奇克從無夢的匪眠中喚醒了，這次匪眠一定已經繼續了約摸十個小時。他覺得自己被猛烈地震動着，在肋骨上和頭上被踢着，在手臂上和腿上被拖着。

“起來，你這賊……起來！”一個聲音在向他喊。

他想要起來，但是竟祇轉到了那一邊。打和拖又開始了，那因忿怒而窒息的聲音繼續着：

“起來！我希望神聖的地上永遠沒有過你！”

後來馬奇克振作着坐起了；光傷了他底眼睛，他底頭覺得像岩石般地沉重；因此他又閉了他底眼，靠着他底頭預備想想；立刻他在臉上又吃了一拳。當最後他張開他底眼來的時候，他看到站在他上面的是斯利馬克，已經忿怒得發狂了。

“你爲什麼打我？”他詫異地問。

“馬在那兒，你這賊？”斯利馬克喊。

“馬？什麼馬？”

他突然覺得害病了。稍稍地醒了一些，他向四面望望。是的，馬房裏好像少了什麼東西；他拭着他底前額，再看看……馬房裏空了。

“可是馬在那兒？”他問。

“那兒？”斯利馬克喊，“在你底弟兄們把牠們拿去的地方，你這賊。”那傭工伸出了他底手。

“我從沒帶牠們出去。我想夜沒有離開這兒一步，一定出了什麼事……我病了。”

他勉強地起來，還要扶着。

“說什麼？你是在想裝瘋。你很知道馬是被偷去了。偷牠們的人一定是開了門又把牠們在你身上帶過的。”

“上帝幫助我！沒有人開門，也沒人把牠們在我身上帶過，”馬奇克喊，哭了起來。

“爹！布萊克死在籬笆後面了，”延德萊克喊，他和他底母親一起跑上去。

“他們把牠毒死了，”那女人說，“水沫在牠底嘴邊流。”

馬奇克在開着的門邊騎下來，再也站不住了。



“魔鬼把他也迷住了，他不像他自己，他一定出了什麼事，”斯利馬克說。

“願他迷到死吧，”那女人喊，“他在這兒馬房裏睡，却讓馬給人偷去。願他把他拋出去！”

延德萊克是在找一塊石頭，但是他底父母，第一次看到了那個人底死一般的灰白和他底陷落了的眼睛，止住了他。

“或許他們把他也下毒了，”斯利馬克夫人輕說。

斯利馬克聳着他底肩，不知道應當怎麼辦。

他開始問馬奇克：他不在的時候可出了什麼事？

慢慢地又困難地，但是沒有隱藏什麼，馬奇克說出了他底故事。

“當然他們給了我一些倒霉的東西，後來便把馬帶去了，”他加上說，哭泣着。

但是斯利馬克不但不憐憫他，反又重新發起怒來。

“什麼？你從陌生人那兒拿酒喝，却沒有對我

提起一句？”

“那時候你自己也有些兒醉，產主，我怎麼可以來吵你呢？”

“這對你有什麼相幹？”斯利馬克咆哮，“狗沒有權力可以看人喝了酒沒有，在人喝了酒的時候，牠應當更小心一點！你像那些人一樣地是一個賊，你却還要懷。你挨餓的時候我用你進來，你却反來偷我底。”

“不要這麼說，”馬奇克呻吟，爬到了斯利馬克底腳邊，“我把我底工錢貯蓄了幾個盧布，那兒還有我底小箱子和一塊羊皮和我底長外衣；把這些全拿去吧，可是不要說我偷你底。你底狗並沒有更忠心一點，而他們把牠也毒死了。”

“不要吵我，”斯利馬克喊，把他推在一邊，“那兩匹馬值二十八個盧布，那個人却把他底工錢和他底箱子來賠我。我整年還沒有拿到二十八個盧布。即使你是我自己底兒子，我也不肯放鬆你；孩子們沒有一個化過我這麼許多錢。”

他底忿怒制服了他，他用他底捏緊的拳頭打

着自己。

“把兩匹馬找來，”他喊，“否則我對你說，你無論到那兒去吧，無論到那兒去找生活吧，可是不要空着手回來見我底面，否則我們兩個中總有一個要活不成！我討厭你。把這個私生子拿去，否則我們會叫她挨餓的，滾吧！”

“我去把馬找來，”馬奇克說，用顫抖的手把他底舊羊皮裹在身上；“或許上帝會幫助我。”

“魔鬼會幫助你，你這該死的混蛋，”斯利馬克說，轉了開去。

“把你底箱子剩在這兒。”延德萊克加上說。

“他總算已經報答了我們底好心，”斯利馬克夫人嘆息，拭着她底眼睛。他們走到了屋子裏。

他們之中沒有人肯留一絲仁慈的眼色給馬奇克，雖然他是要和他們永別了。

他遲緩地又痛苦地把小孩包在一件舊襯衫和一條圍巾裏，在自己身上縛了皮帶，又要尋一根棒子。

他底頭在痛着，好像他生過了一場重病一樣；

他不能理解這地位。他並不恨新利馬克底打他又把他趕走；那產主當然是對的；他也並不怕他底頭上沒有屋頂；像他這樣的人是永遠不會有自己底家的；他並不在想起未來。別一個思想在殘刑着他……馬。對於斯利馬克，馬是他底工作的機器底一部分，對於馬奇克，牠們是朋友和兄弟。全世界除了牠們之外有誰會等他，有誰會誠意地招呼他，當他回來的時候，有誰會找他，當他出去的時候？除了伏伊太克和卡式坦之外一個也沒有。幾年地他們在一起分着辛苦。現在牠們是去了，或許被帶到不幸中去了，爲了他底，馬奇克底，過處。

他想像中聽到牠們在嘶。牠們開始感到了對於牠們發生的事情，在喊着要他來幫助。

“我來了，我來了，”他模糊地說，把那小孩抱在他底臂間，拿了棒，便驕了出去。他並不向四面望，在他帶了馬回來的時候，他會再看見這產業的。

他看見布萊克僵硬地躺在穀倉後面，但是他沒有心情來想起牠；他找着馬脚底痕跡。牠們是在

那兒，像印在蠟裏一般地印在雪上；卡式坦底大腳和伏伊太克底破蹄；這兒那些賊上馬了，又慢慢騎開去。他仍是多麼勇敢，多麼自信！但是馬奇克會找到你們的！他身上的農民式的怨毒已經醒了。即使你們逃到世界底盡頭去，他也會追你們；即使你們把自己埋在地裏，他也會用他底手把你們掘出來；即使你們逃到了天上，他也會站在門邊請求那些聖人，直到他們在整個宇宙間飛又把馬還了他！

在大路上，痕跡模糊起來，但是還可以認得出。馬奇克在這上面能夠讀到巡遊底全部的歷史。這兒卡式坦受了驚而畏縮了；這兒那個賊下馬來換伏伊太克底轡頭了。他們是怎樣的紳士，那些賊，他們穿着新靴子來偷，這樣的靴子無論那一個紳士穿了都不會丟臉！

在教堂附近，痕跡混亂了，更壞的是，分離了。卡式坦騎到了右邊，而伏伊太克到了左邊。想了一會兒之後，馬奇克便跟着後面一條痕跡走去，或許因為這是清楚一點，但大概是因為他最愛那匹小馬。將近正午，他發現自己已經到了馬格達底叔

父，鄉董格羅霍甫斯奇，住着的鄉莊底近旁。他轉到那裏邊去，希望得到一些兒食物；他是餓了，而那小姑娘在哭。

格羅霍甫斯奇是在家裏，正在受他底妻子底嚴厲的責罰，這並沒有特別的原因，不過是爲了有趣。那個大人是坐在牆邊的櫈子上，一隻手靠在桌子而另一隻在窗格上，帶着一種非常注意的表情在聽他底妻子底教誨；可是這一種注意是假作的，因爲每當她把頭低向爐子上的鍋子和盆子中間去的時候，他便打着呵欠，伸着懶腰，做着一種好像他早已在憎厭這談話的臉色。

因爲他底妻在陌生人面前總會放寬的，這樣可以不損壞了他底事業，格羅霍甫斯奇便歡樂地招呼着馬奇克底來到，吩咐帶食品給他，帶牛乳給那小姑娘，又在這點心上加了冷肉和燒酒，當他聽到了斯利馬克底馬是被偷了而馬奇克來和他商量的消息的時候。他甚至說到草起一篇呈文來，但是必須的物件並不在手頭。因此他把馬奇克拉到了偏房裏去作一次長久的，耳邊的談話，這談話底結

果是他們應當先小心地去尋那些賊底足跡，因為有某種強的勢縛着格羅霍甫斯奇底手，非到他有了更明白的證據的時候不能設法。馬奇克是懂得了耶西克·格利勃所以會這麼大量地招待那產主和他底一家的原故，而格羅霍甫斯奇似乎甚至還認識那個把和尚底甘露送給馬奇克的人，又說那個在雪車裏的女人並不是一個女人。

“你教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鄉董，”馬奇克說，擁抱着他底膝蓋，“就是你要我去死也可以。”

“在這兒附近尋是沒用的，”那鄉董說，“這兒我們全知道，可是知道了那一條腳跡帶到什麼地方去却很有用。跟着那條腳跡去，走得愈遠愈妙，要是你找到了一點引線，就請你立刻告訴我。你明天應當回到這兒來。”

“我們可會找到那兩匹馬嗎？”

“我們會找到他們的，即使我們要把牠們從賊底肚腸裏挖出來，”鄉董說，顯得兇猛。

馬奇克預備出發的時候是約摸兩點鐘。鄉董暗示說最好把小孩留在那兒，但是他底妻子聽到

了這個暗示便這麼地忿怒，他便只得算了。因此馬奇克又把她縛在那一塊舊衣服裏，便去趕他底路。

他在大路上很容易找到了卡式坦底足跡，便跟着走了一個鐘頭，那時候他想他一定離賊底大本營很近了，因為腳跡已經被掩住，而最後又帶到了峽谷裏去。冰凍刺痛得又利害，但是那個喘不過氣的人簡直不覺得冷。時時有雲在天上飛，雪成大陣在地上飄；馬奇克更急迫地搜尋着，這樣在沒有被新的雪塊所蓋滿了之前可以不失去那些腳跡。他走上去，走上去，甚至沒有注意到黑暗來了，而雪又下得更緊了。

他時常要坐一會兒，疲倦得不能再走，但是他又跳了起來，因為他想像中聽到卡式坦在嘶。或許發出這種聲音來的是他底痛着的頭，但是後來這聲音變得那麼大，他便離開了那些腳跡，向右邊穿過小山，向那似乎在發出這聲音來的方面走去。他用最後的一點氣力和樹叢掙扎着，跌倒了，爬走着，還繼續上去。於是嘶聲停了，他發現自己是在



峽谷裏，雪浸得膝蓋般深，黑夜在降下來。

他困難地把自己拖到了一個草坪上，要看看他是在那兒。他什麼也看不見，除了雪——右邊是雪，左邊也是雪，有幾處間着樹叢，最後一道光在天上淡了下去。

他想要下來，在一個地方斜度是太峻峭了，在別一個地方樹叢太多了；最後他決定走一處容易一點的地方，把他底棒放向前去；牠溜了一下，他便跟着牠跌了幾碼。幸而那個地方雪是深到腰邊。

那受了驚的小孩開始低聲地哭起來，她向來是太弱了，不能暢快地哭。恐懼在扣着馬奇克底心。

“當然，我不會是迷路了吧？”他想，“這些是我所認識的我們底峽谷，可是我看不見我底來路。”

他開始再走，更迭地在淺的和深的雪裏，直到他走到了一處剛被踏倒過的地方。他跪下來，用手去摸那些痕跡。這些是他自己底腳印。

“天啊！我竟走了一個圈子，”他模糊地說，

去試試另外一條峽谷底走廊，這不久就領他到了那他溜下山來的地方。他想像中聽到頭頂有喃喃聲，便往上看，但這不過是樹叢底碎簌。山邊起了風，風吹着一陣陣的雪，雪像蚊子似地刺在他底臉上和手上。

“可是我底末日到了嗎？”他想；“不，不，”他輕說，“我沒有把馬找到是不會死的，否則他們便會當我是一個賊。”他把那小孩在包裹裏包得更緊一點；雖然震動而又不安，她却已經睡熟了；他無目的地走着，這樣可以老是在動。

“我不會做一個傻瓜而坐下來的，”他模糊地說，“要是我坐下了，我便會凍死 賊便會保住了那兩匹馬。”

猛烈的雪愈下愈緊了，把馬奇克從頭到腳都染成白色；風在小山底頂上掃，他聽着牠，覺得歡喜，他居然並不在露天的地方。

“這兒非常溫暖，”他說，“可是我無論如何不坐下來，我一定要走到明天早晨。”

但是這時候還沒有到夜半，而馬奇克底腿却

開始不肯服從了，他不能再用腳來把雪推開去；他停止了踏着腳，但是這樣却更疲乏；他便靠在這一塊小空隙底邊上。那地方真好；這是升起在峽谷之上的，而那塊小空隙又正夠容納一個人；樹叢在各方面替牠遮住了雪。但是在頂上却是一塊突出的岩石，約摸有一張櫛子那麼大。

“不，我不要坐下來，”他決意，“我知道我要凍死。……這是真的，”他過了一會加上說，“睡熟是不成的，可是坐一會兒却沒有什麼。”

他勇敢地坐下了，把他底帽子拉在他底耳朵上，把衣服拉在那睡着的孩子底身邊，決定要更迭地休息着又踏着腳，這樣地等明天早晨。

“只要我不睡熟，”他老是在提醒自己。他想像着空氣溫暖了一些而他底脚是在融化。並不覺得冷，他却覺得螞蟻在他底脚底下爬。牠們爬到了他底脚趾裏，擁上他底受了傷的腿來，於是又擁上那一隻腿來，便達到了他底膝蓋。用一種神異的方法，有一隻竟突然地到了他底鼻子上；他想要捉去牠，但是有一大羣的螞蟻在他底手臂上坐着。他決

定不去把牠們趕走，因為第一牠們可以使他醒着，而他又可說是喜歡牠們的。他微笑着，當有一隻走到了他底腰邊的時候，也並不問牠們怎麼會到那兒來。在峽谷裏有蟻山並不是詭異的事情。他忘記了這是在冬天。

“只要我不睡熟……只要我不睡熟。……”但是最後他向自己問：“爲什麼我不能睡熟？天黑了，我是在馬房裏。賊或許在來，正是！”

他把他底棒握得更緊；輕語聲似乎在各處騷動。

“啊啊！他們在開馬房門了，那兒有雪，這一次我可要做給他們看。……”

那些賊一定已經發現這一次他是在留心着，便逃開了。馬奇克笑了起來；現在他可以睡了。他挺直了他底背，把那小姑娘抱得緊緊地。

“只要睡一會兒，”他提醒自己，“我還有一點事情要做，可是什麼事情？耕地？不，這已經做好了。送水給馬喝……馬。……”

夜半之後，月兒推散了雲，那新的月兒張出

來，直看着那個睡眠者底險：但是那個人並不動。新的雲走上來，把月兒掩住了，但是他並不動。他坐在小山底空洞裏，他底頭靠在空洞底邊上，那小孩緊倚在他底胸前。

最後太陽升起了，但是連在那時候他也並不動。他似乎在詫異地看着那鐵路，那鐵路離開他底休息處不過二十步。

太陽高了，那時有一個旗號手沿着這永久的路走過來。他看見了那個睡眠者便喊着，但是沒有回答，那個人走近去。

“喂，老爹爹！你可是喝了酒嗎？”他喊，當他遠遠地繞着空洞走的時候。後來，簡直不敢相信他底眼光，他走上到那個沉默地坐着的人底身邊去，觸着他底手。

馬奇克和那小孩底臉是硬了，好像牠們是蠟製的一樣，霜在他底睫毛上，冰冷的水氣在那小孩底嘴唇上。那旗號手底手臂詫異地落了下去；他想要喊救命，但是記起了沒有人會聽到他。他轉過了身，飛快地跑到鄒董底辦公室去。

在一兩個鐘頭之後，一輛有人的雪車來搬運屍身了。但是馬奇克底屍身已經冰得這麼硬，要張開他底手臂或是拉直他底腿簡直不可能，因此他們硬把他照原樣地放到雪車裏去。他便最後一次乘着車，小孩在他底膝上，他底頭靠在扶手上，他底臉向着天，好像他已經盡了人事，而在向他底創造者訴說他底冤屈。

當那喪車停了的時候，一小羣的農民，女子，和猶太人聚集在村長底辦公室前面。村長，他底書記，和格羅霍甫斯奇是站在一起。一陣悔恨底顫抖捉住那後者，他猜到了那凍死的人和孩子是誰，他把馬奇克對他說的話向衆人說了。

在他說完了的時候，那些人轉了開去，婦女們悲嘆着，猶太人向地上睡着；只有耶西克，那有錢的農民格利勃底兒子，却點起了一枝很貴的雪茄微笑。他把他底手放在他底羊皮外衣的袋裏，先伸出了一隻腳，後來又伸出了那一隻腳，來顯示他底高到膝邊的優美的長統靴，抽着他底雪茄，又繼續微笑。男子們厭惡地看着他，但是婦女們，雖然驚

嚇着，却不以他爲可厭。他可不是一個高高的，闊肩的，漂亮的孩子，有像乳和血一般的容貌，顏色像矢車菊般的眼睛，而他可又並不像貴族般地修飾着他底鬚鬚嗎？他不是一個有許多機會可以差遣姑娘們的特長，這真是可惜的！可是那些男子却在互相輕說，他是一個混蛋，將來不會得到好結果。

“當然，斯利馬克在這樣的天氣把這可憐的人趕出去是不對的，”村長說。

“這是丟臉的事，”婦女們喃喃。

“他底馬偷去了，他當然要發怒，”男子中的一個說。

“把他趕走也不會把馬弄回來，他底良心上會永遠掛着這兩個靈魂直到死去，”一個老婦人喊。

格羅霍甫斯奇又抖了起來。

“斯利馬克並沒這樣地把他趕走，他自己一定要去，”他迅速地說，“他要去追賊；”這兒他對耶西克很快地看了一眼，耶西克傲慢地回看着他，還說，馬賊是利害的，再多一點的人去追他們，也不過是送死。

“他們會發現這是有一個限度的，”格羅霍甫斯奇說。

警察現在來驗屍了，村長站在一邊，做着歪臉，好像他咬着了黑胡椒子一樣。

“我們一定要把他們載到區警庭裏去，”他說；‘斯託伊卡’轉向那個雪車底主有者，“趕上去，我們立刻會追上來的。在這教區裏有人凍死，這還是第一次。”

斯託伊卡腳踏着，又搔着他底頭，但是他拿起了一韁繩，鞭着馬；畢竟不過幾里路，儘可以不必太顧到搭客。村長在雪車底旁邊走，格羅霍甫斯奇和一個因為弄壞了隣舍底水桶而要和警庭熟悉一點的人跟他同去。

當村長送屍身到警庭去的時候，那警官正在把“惹蠢的若斯卡”送回到她底本鄉去。在把她底孩子交給了馬奇克去管之後幾個月，她便被捕了，這原因她是不知道的。事實上，她是被控着行丐，流浪，和希圖放火。在發現了每一個新的罪狀之後，他們把她從警庭帶到監獄裏，從監獄帶到醫院



裏，從醫院帶到別一個監獄裏，這樣地并了一年。

在周遊中，若斯卡底行動是非常地平靜；當她被帶到一個新的地方去的時候，她先會煩惱着她可能得到工作。此後她便淡漠起來，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睡去，在板床上，或是在走廊裏和天井裏等待着。這些在她都是一樣的。有時候她會開始期望着自由和她底孩子，於是她便會大怒起來。現在他們叫兩個農民把她護送回去；一個帶着說起她底案由的公文，另一個來和他做伴。她在一隻腳上有一隻靴子而在另一隻上有一隻草鞋，有一件穿洞的長外衣，在頭上有一塊像篩子似的手帕。她在那兩個人前面很快地走，好像她性急要回去似地，但是熟悉的鄰近和堅硬的冰凍似乎都不能使她得到一些兒印象。那兩個人喊：“喂！不要這麼快！”她便像柱子似地站定了，直等他們叫她再走上去。

“她真是癡的！”一個說。

“她老是這個樣子，”另一隻說，他是早已認識她的，“可是她做粗工却並不壞。”

離村莊幾里路，那兒有煙囪從雪山後面竄張

着，他們碰到了那一隊小小的隨從。那兩個護送的人，看到了這景像有點不平常，便停止了對村長說話。

“看，若斯卡，”村長對那個漠然地站在旁邊的婦人說，“這是你底小姑娘。”

她走近去，似乎並沒有懂得；可是她底臉慢慢地得到了一種人類的表情。

“他們出了什麼事？”

“他們凍死了。”

“他們為什麼會凍死？”

“斯利馬克把他們從家裏趕出了。”

“斯利馬克把他們從家裏趕出？”她重說，用手指去觸着那屍身，“不錯，這是我底小姑娘，她已經大了一點；誰聽到過一個孩子會凍死？……她早已知道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因為上帝愛我，不錯，這是我底姑娘，我底小姑娘——他們謀殺了她，看看她！”她突然地靈動了起來。

“上前，”村長說，“我們一定要上前。”

馬出發了，若斯卡想要走進雪車裏去。

“你在幹什麼？”她底護送者喊，把她拉了回來。

“這是我底小姑娘！”若斯卡握住了喊。

“即使她是你底又怎樣？”村長說，“你有你底路，她有她底路。”

“她是我底小姑娘，我底！”那女人用手握住了雪車，但是那農夫鞭着馬，她便倒在地下；她抓住那滑木，這樣便被拖了幾碼路。

“不要像瘋子一樣，”那些人喊，困難地把她從移動得很快的雪車上扯下來；她本來還要追，但是他們中有一個抱住了她底脚，而另一個抓住了她底肩。

“她是我底小姑娘；斯利馬克害她凍死了。……上帝罰他，願他自己也凍死！”她喊。

雪車車了開去，她便漸漸地安靜下來，她底青灰的臉恢復了牠底銅色，她底眼光昏沉了。她又回到了她底原來的漠然的狀態中。

“她把這些全忘了，”她底伴侶中的一個說。

“這些瘋子常是比別人快活，”那朋友回答。於

是他們靜靜地走上去。除了在他們底腳下的響聲之外什麼也聽不到。

## 十

馬底損失幾乎使斯利馬克發狂了。打馬奇克又把他踢出去，却不能洩盡他底忿怒。他覺得房間裏沈悶，便走到天井裏，捏緊了拳頭，眼睛似乎在射血，上上下下地跑着，要等一個機會來出氣。

他記得他應當去喂母牛，便走到牲口房裏，那兒他把牠們推着，當有一隻魯莽地踏了他底腳的時候，他便抓了一枝叉，殘忍地打着牠。他把布萊克底屍身踢到了穀倉後面，“你這該死的狗，要是你不吃陌生人底麵包，我底馬不會不見了！”

他回到了房裏，這麼猛烈地投身在櫥子上竟，使鑲裂縫的木礎都拔起了。延德萊克笑了起來，但是他底父親解下了他底皮帶打着他，直到那孩子流着血爬在櫥子下面。手裏捏了皮帶，斯利馬克在等他底妻子說一句話。但是她依然沈默着，只是用手扶住了爐架。

“你怎麼會跌？昨天的酒可還沒有醒嗎？”

“我有一點不對了，”她低聲地回答。

他決定扣上了他底皮帶。“什麼不對？”

“我不知道，我底耳朵裏有聲音。可有人在噓？”

“不要喝燒酒，你便不會聽到有聲音，”他說，睡着，走了出去。在他打了延德萊克一頓之後她不說什麼話，這真使他詫異，並且，沒有人可以打了，他便拿起一把斧頭斬着樹，直到天黑，他整天沒有吃。木塊和木片落在他的四邊，他覺得似乎他是在向他底敵人報復，他便住了手，僵直而又疲倦，他底襯衫浸透了汗，他底忿怒却離他去了。

他發現房裏一個人也沒有，覺得詫異，便向偏

房裏張；斯利馬克夫人是躺在牀上。

“什麼事？”

“我不舒服，可是不要緊。”

“火已經熄了，”

“熄了？”她模糊地問，坐起來。她離開了牀困難地點着火，她底丈夫看着她。

“你看，”他立刻說，“你昨天受了熱，後來你從猶太人底錫壺裏喝水，又打開了你底短衫。你便受了寒。”

“不要緊的，”她心境不好地說，振起了精神把晚餐燒好。延德萊克爬出來拿了一把匙羹，但是哭着，並不吃。

夜裏，正當那不幸的馬奇克在峽谷裏斷氣的時候，斯利馬克夫人突然猛烈地顫抖了起來。斯利馬克用他底羊皮把她蓋好，直抖便停了。她在早晨起身，雖然叫着苦，她還繼續着她底工作。斯利馬克覺得沉悶。

晚間一輛雪車停在門邊，旅店主人約瑟爾走進來，臉上帶着一種奇怪的表情。斯利馬克底良心

在刺痛。

“讚美上帝，”約瑟爾說。

“永遠地。”

沉默繼續着。

“你沒有事情要問嗎？”那猶太人說。

“我爲什麼有事情要問？”斯利馬克細看着他，又不自主地灰色了。

“明天，”約瑟爾慢慢地說，“明天延德萊克要去聽審了，爲了對於海爾曼的強暴。”

“他們不會辦他的。”

“我想他怕要坐幾天牢。”

“那麼讓他坐吧，這也可以醫好了他底歡喜打架。”

沈默又下來。那猶太人搖着他底頭；斯利馬克底驚惶增大了。

他最後振作了他底勇氣問：“別的還有什麼？”

“說許多話有什麼用？”那猶太人說，抬起了他底手，“馬奇克和那小孩都凍死了。”

斯利馬克跳了起來，想要找一點東西向那猶



太人丟過去，但是跌着，便扶住了牆。一陣熱烈的顛蕩推着他，他底腿震動着。於是他覺得奇怪，他怎麼會這樣地害怕。

“那兒……幾時？”

“在鐵路邊的峽谷裏。”

“幾時呢？”

“你很清楚你是在昨天把他們趕走的。”斯利馬克底忿怒起來了。

“我不信！猶太人是說謊的！凍死？他爲什麼跑到峽谷裏去？世界上沒有一間屋子嗎？”

那旅店主人聳着他底肩，站了起來。

“隨你相信不相信，對於我總是一樣的，可是我自已也看見他們在載到警庭裏去。”

“啊！爲了馬奇克凍死，他們能夠怎樣害我？”

“或許人不能害你，可是，人啊，上帝在前面！你可不相信上帝嗎？”那猶太人在門底那一邊問，他底燃燒的眼睛定在斯利馬克底身上。

那農夫站定了聽着他底沉重的脚步走下到門邊去，又聽着他底雪車開了。他震動着，轉過來

碰到了從遠遠的角落裏向他呆看着的延德萊克底眼光。

“爲什麼要怪我？”他模糊地說。突然有一段老教士說的每年的講道閃過了他底心；他似乎聽到他底聲底特殊的尾音，當他說着：“我是一個挨餓的人，而你不給我食物。……我是一個陌生人，而你不收容我。”

“憑上帝，那猶太人在說謊，”他喊。這句話似乎破了這魔力；他覺得馬奇克和那小孩一定是活着，他幾乎要出去喊他們來就戮了。

“一個卑鄙的猶太人，那個約瑟爾，”他對他底妻子說，那時她底顫抖病又來了，他便再用羊皮把她蓋好。沒有東西能夠誘他相信這事情。

第二天鄉董來傳延德萊克。

“他要到明天才審，”他說，“可是我正從這兒經過，我想他還是和我同去吧。”

延德萊克變色了，悄悄地穿上了他底新的長外衣和羊皮。

“他們會怎麼辦他？”他底父親煩惱地問。

：“啊！我敢說他總要關幾天，或許一禮拜。”

斯利馬克慢慢地從小包裏拉出了一個盧布。

“啊……鄉董，你可聽到那該死的猶太人所說的關於馬奇克和那小孩凍死的事情嗎？”

“我怎麼會不聽到呢？”鄉董不願意地說；“這是真的。”

“凍死……凍死？”

“對了，當然。可是，”他加上說，“人人知道這不是你的底錯處。他不管馬，你便把他開除。沒有人叫他走到峽谷裏去。他一定喝了酒。那個可憐人因為自己傻而死的。”

延德萊克預備出發了；抱着他底父母底膝。斯利馬克把那盧布給了他，眼睛裏含着淚；可是他底母親却一點也沒有關心的樣子。

“耶格那，”斯利馬克繫念地說，“延德萊克要去聽審了。”

“審什麼？”她樣子昏迷地回答。

“你病得很利害嗎？”

“不，我只是疲乏。”

她走到了偏房裏，斯利馬克一個人留着。他坐在那兒沉思得愈久，他底頭便向他底胸膛垂得愈低。半瞌睡着，他想像中坐在一塊曠野的，灰色的平原上，沒有樹，沒有草，甚至沒有石頭可以看見；他前面沒有東西；但是在他底旁邊却有一些他不敢看的東西。這是馬奇克和那小孩在呆看着他。

不，他不要看，他不必看！他不必看他，除了他底一小塊的長外衣……或許連這個也不必看！

關於馬奇克的思想變成了一種魔力。他站起來，開始忙着弄菜。

“我要怎樣了？牠並不讓步！”

他振作着，喂牲口，到河邊去拿水。他已經這麼長久地沒有做這些事情，他竟覺得像回復了青春一樣，假使沒有關於馬奇克的思想，他幾乎是愉快的。

他底憂鬱帶着灰色回來了。最使他難受的是沈默。除了食廚的後面的小鼠們之外什麼也不動。那聲音又來到他身上：“我是一個陌生人，而你不

收容我。”

“這全是那些該死的德國鬼不好，害得我什麼事情都不順利，”他模糊地說，便開始在玻璃上數着他底損失：“斯塔西克，這是一件，母牛兩件，馬四件，因為那些賊是爲了偷豬底仇恨而這麼做的，布萊克五件，延德萊克六件，馬奇克和那小孩八件，馬格達要去，我底妻子惱得生病，這樣便湊滿了十件。上帝基督…………！”

他顫抖着，握住了他底頭髮；他終身沒有感到過這樣的恐怖，雖然他看見死是已經不止一次了。他曾經突然地看見過德意志人底機器在使用，這使他不快活。他們毀壞了他底終身的工作，可是你還不能歸罪於他們。他們像別人一樣地生活，耕地，禱告，教導他們底孩子；你不能說他們在做什麼壞事情，可是就爲了他們在那兒，他底家庭竟荒廢了。他們殘害了在他們近旁的一切，像爐子裏出來的煙使一切綠的東西憔悴了一樣。

到這時候才想起：“我離他們太近了！這一點的產業並不這樣吃苦。這些地有什麼好處，要是在

上面的人要死？”

有腳步聲穿過天井移近來。那農夫挺直了身體。可是延德萊克嗎？門響着。不，那在黑暗中沿牆摸索着的是一隻陌生的手。他退了回去，他底頭暈了，當那門開着而若斯卡站在門檻上的時候。

兩個都沉默了一會兒，後來若斯卡說：“讚美。”

她開始在火上擦着他底手。

關於馬奇克和那小孩和若斯卡的思想在斯利馬克底心裏混亂了；他看着她，好像她是從別個世界來的幽靈。“你從那兒來？”他底聲音塞住了。

“他們把我們送回教區，叫我找工做。他們說他們不養懶惰鬼。”

看見鍋子裏有食物，她開始像一隻狗似地吮着她底嘴唇。

“你自己倒一盆湯吧。”

別人叫她這麼做，她便這麼做。

“你可不要一個僕人？”她立刻問。

“我不知道；我底妻子病了。”

：“你看！這兒倒安靜。馬格達在那兒？”

“走了。”

“延德萊克呢？”

“送去聽審了。”

“啊！斯塔西克呢？”

“夏天淹死了，”他輕說，怕就要輪到馬奇克和那小姑娘。

但是她像野獸般貪心地吃着，不再問什麼。

“她可知道了嗎？”他想。

若斯卡吃完了。用她底手愉快地拍着她底膝蓋。他放了心。

“我可以過夜嗎？”

不安捉住了他；別個賓客在他寂寞的時候倒是好的，除了若斯卡。……要是她不知道這事情，什麼惡風會把她吹到這兒來？要是她知道？……

他想着。在緊張的沉默中，那教士底聲音突然又響了：“我是一個陌生人，而你不收容我。”

“很好，住在這兒吧，可是你一定要睡在這個房間裏。”

“在穀倉裏好麼？”

“不要，在這兒。”

他差不多不知道他所怕的是什麼；空氣裏有一種不幸底模糊的識覺在殘刑着他。

火熄了。若斯卡穿着她底破衣服躺下在橛子上，斯利馬克走到了偏房裏去。他坐在牀邊，決定要留心着。他不知道這一種奇怪的心境是稱爲“神經作用”。可是一種挽救跟着若斯卡來了；她已經趕開了馬奇克和那小孩底幽靈。但是一個鐵圈開始壓在他底頭上。這是睡眠，沉重的睡眠，大的煩惱底伴侶。他夢見他是分成了兩個；他底一部分是坐在他底生病的妻子底身邊，別一部分是馬奇克，站在窗外，那兒夏季的向日葵正燦爛着。這個新的馬奇克並不像那個舊的一樣，他是陰沉而又懷恨的。

“不要以爲，”那個奇怪的賓客說，“我會饒恕你。我凍死倒還沒有什麼，一個人喝了酒或許會發生更壞的事情。可是我服侍了你這許多時候，也並沒有錯，你却把我趕走。那小孩對你又有什麼仇？”



不要轉過身去！自己想想你所做的事情。上帝不會放過這些窳屈而沈默着。”

“我怎麼說呢？”斯利馬克想，渾身是汗，‘他說的是真話，我是一個混蛋。他應當要責罰我，或許他立刻就會下手。’

他底妻子動着，他張開了他底眼睛，但是他又閉攏了。一種薔薇色的光輝充滿了房間。霜在窗邊的花朵上閃爍。“白天底光吧？”他想。

不，這並不是白天底光，那薔薇色的光輝在顫抖。房間裏燃燒底氣味很濃。

“火？”

他望那房間；若斯卡已經不見了。

“我知道！”他喊，便跑到了天井裏。

他底屋子真個起火了；那對大路的屋頂已經燃着了，但是爲了一層層的厚雪，火焰只是慢慢地在散佈；他還可以救那屋子，但是他竟沒有想到這個。

“起來，耶格那，”他喊，跑回到偏房裏，“屋子起火了！”

“不要管我，”那個昏迷的婦人說，用羊皮蓋了她底頭。他抱住了她，在門檻上跌着，把她帶到了牲口棚裏，拿着她底衣服和牀鋪，又打開了箱子，把他底錢取出來；最後他把他所能拿得到的東西都丟在窗外。這時候至少還可以奮鬥。現在整個屋頂都點着了，煙氣和火焰從木質的天花板上穿到房裏。他正在光明地照耀着的天井裏拉過凳子去，那時他偶然向穀倉望了一眼；他便石塊般地立定了。火焰在啞着穀倉，若斯卡站在那兒向他搖着拳頭又喊着：‘這是我對你的感謝，斯利馬克，爲了管我底女孩，現在你也要像她一樣地死了！’

她跑出了天井，又跑上山崗去；他在火光中可以看到她在舞蹈又拍手。

“火，火！”她喊。

斯利馬克在第一次爆發之後像野獸般地顛跌着。後來他慢慢地走向穀倉坐下了，並不想叫人幫忙。這是他所犯的罪過底神聖的責罰底開始。

“我們都要死了！”他喃喃地說。

兩間屋子都在像火柱般地燃燒，雖然有霜，斯

利馬克在牛棚裏還覺得熱。突然從殖民地上來了喊聲和喧聲：那些德意志人來幫助他。天井裏立刻都被他們擠住了，男子，女子，和孩子都帶着手攜救火器和水桶。他們造成了幾團，依着弗利次·哈麥底指導開始把燒着的東西拉下去又撲滅着火。笑着又競爭着勇敢，他們走到火裏去，像去跳舞一樣；有幾個最胆大的竟爬到了燃燒的建築底牆上。若斯卡從峽谷邊又出現了一次。

“就是那些德意志人來幫你，你還是要死的，”她喊。

“這是誰？”那些外國人喊，“捉住她！”

但是若斯卡却很敏捷，他們竟來不及。

“我想在你屋子裏放火的就是她吧？”弗利次問。

“除了她還有誰！”

弗利次沉默了一會兒。

“你最好還是把地賣給了我們。”

那農夫垂下了他底頭。……

穀倉已經不能救，但是茅屋底牆却還站着；有

幾人在忙着熄火，別的人圍繞住了那生病的婦人。

“你怎麼辦呢？”弗利次又開始。

“我們可以住在馬房裏。”

婦人們輕說着，最好還是把他們帶到殖民地上去，但是男子們却搖着他們底頭，說那女人底病或許會傳染的。弗利次也贊成這個意見，叫人把她好好地包起來帶到了馬房裏。

“我們會把你所需要的東西送來，”他說。

“上帝報答你，”斯利馬克說，抱着他底膝。

弗利次把海爾曼帶到了一邊。

“快趕到伏爾卡去，”他說，“把磨坊主人克那普請了來；我們今天晚上或許會停當了這件事。”

“這是最重要的時候，”那一個很響地回答，“我們不幹便不能維持到春天。”

弗利次立着誓。

然而他還和藹地告了別。他變身在那生病的婦人上面說：“她簡直不覺得。”

但是她用一種怪堅決的聲音喊：“啊！不覺得。”

他忙亂地退了回去。“她發昏了，”他說。

黎明時那些德意志人帶來了他們所允許的幫助，但是斯利馬克在他底屋子底殘餘中前前後後地走着，從那兒冒煙的灰燼底氣味刺戟地飄起來。他看看他底家裏的器具，跌到了天井裏。在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曾幾次地坐在那張轆子上刻裂縫和十字。這一堆冒煙的殘餘物正可以代表他底堆棧和一年的收穫。現在那茅屋變成了牆，顯得多麼小，那煙囪又多麼大！他拿出了他底錢，把他藏在馬房裏的一堆乾肥料下面，於是又徘徊着。他走上小山去，感到村子裏的人們是在談起他，並且會來幫忙。但是在一片無邊的雪上一個人也看不見；煙從各處的茅屋裏升起來。

他底想像，比平時更尖利，收集起了舊時的圖畫。他想像着他帶了那兩匹栗色馬在小山上耕地，牠們在他底鼻子下面拂着牠們底尾巴；麻雀在啾啾，斯塔西克在向河裏望；他底妻子在橋邊在打豆蔲，他能夠聽到震響的鞭聲，那時爵士底舅子正騎着馬在山谷邊趕上又趕下。延德萊克和馬格達

用短歌在唱和。

她底燒了的屋子底臭味突然地把他從夢中喚醒；他向上望望，覺得所看到的東西都是討厭的。那他底孩子不會再望了的冰凍的河，那空虛的，可憎的家；他想要逃避了這一切，到遠方去，忘了斯塔西克和馬奇克和整個該死的產業。他用從德意志人那兒得來的錢無論那兒都可以更便利地買地。那塊地有什麼好處，假使牠要毀滅了在牠上面的人？

他走到馬房裏，躺在他底正昏沉地悲嘆着的妻子身旁，不久便睡熟。

正午老哈麥來了，同着一個德意志婦人，她拿了兩碗熱湯。他站在斯利馬克身上，用他底手杖觸着他。

“喂，起來！”

斯利馬克起來勉強地向四面望望；看見了熱的食物，他貪心地吃着。哈麥坐下在門邊，抽着他底煙管又看着斯利馬克；他自己滿意地點着頭。

“我到過村子裏，叫格利勃和別的產主們來辯

助你，因為這是一種基督的責任。……”

他等着那農民底感謝，但是斯利馬克繼續吃着，並不看他。

“我對他們說，他們應當收容你；可是他們說，上帝爲了那傭工和那孩子底死而在責罰你，他們不想來干涉。他們不是基督徒。”

斯利馬克已經吃完了，但是他還沈默着。

“啊，你怎麼辦呢？”

斯利馬克拭着他底嘴說：“我要賣。”

哈麥躊躇地摸着他底煙管。

“賣給誰？”

“賣給你。”

哈麥又在忙着弄他底煙管。“很好，我願意買，因爲你現在運氣不好。可是我只能給你七十盧布。”

“你不久之前答應過給一百盧布。”

“你那時候爲什麼不要呢？”

“這是真的，我那時候爲什麼不要？人人都喜歡便宜。”

“你可永沒有想過要便宜？”

“我想過的。”

“那麼你可承認嗎？”

“我爲什麼不承認？”

“我們今天夜裏在我家把這事情弄定當了肥。”

“愈早愈好。”

“啊，既然如此，”哈麥停了一會加上說，“我割給你七十五盧布吧，也不讓你留在這兒等死。你和你的妻子可以到學校裏來；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過冬，我還可以給你錢，照我給我自己底田傭那麼多。”

斯利馬克聽到“田傭”這個字便皺着眉，但是他不說什麼。

“你們底那些產主，”哈麥最後說，“都是畜生。他們不肯幫你。”

日落之前一輛雪車來載了那個失去知覺的婦人到殖民地去。斯利馬克留在那兒，在肥料下面重新拿起了他底錢，理好了一些兒物件，又去擠着牛乳。



那些騾的牲口埋怨似地看着他，好像在問：  
“你可決得定這樣辦是最好嗎，產主？”

“我怎麼辦呢？”他回答，“這地方是不幸的，牠受了魔。或許德意志人會把這魔力除掉，我却不能。”

他覺得好像他底脚是被拉住在地上，但是他向牠唾着。“我真還應當感謝你！不毛的地，離別人這麼遠，因此賊便占了便宜！”他不願意回顧。

在路上他碰到了兩個德意志田傭，他們是到馬房裏來過夜的；當他經過他們的時候，他們笑着。

“看我會和你們這些混蛋一起過冬！妻子一好，孩子一出獄，我就要去了。”

一個黑影從門邊移出來，當他到了殖民地的時候。“可是你嗎，教師？”

“是的。你畢竟答應了買你底地嗎？”

斯利馬克不作聲。

“或許這麼辦在你是最好了。即使你自己得不到好處，至少你可以救了別人。”他向四面望望又

放低了牠底聲音。“可是記着，交易要講得好，因為你肯賣，對於他們是有好處的。合同一簽字，磨坊主人克那普便會即刻現錢付清，又把他底女兒給了威廉。否則在中夏希爾式戈爾德便會把哈麥家趕出而把地賣給格利勃。他們和那猶太訂着嚴重的條約。”

“什麼？格利勃要買殖民地？”

“他真要買。他急乎要把他底兒住定了，過去這一個月裏約瑟爾老是在探風聲。因此這是你底機會，好好地講交易吧。”

“啊，該死的，”斯利馬克說，“我與其要那個老猶達，還不如要一百個德意志人。”

一扇門響着，那教師改換了談話。“走這兒，你底妻子是在課堂裏。”

“可是斯利馬克？”弗利次喊出來。

“是我。”

“不要老是留在你底妻子那兒，她有人留心着，我們在天亮時要你；你要睡在廚房裏。”

響亮的談話和杯子底撞擊底聲音從屋子後面

傳來，但是那個大教室是空着，只有一盞小小的燈點在那兒。他底妻子是躺在一張板牀上；一陣酸氣布滿了房間。這種氣味使斯利馬克害怕起來；他底妻子一定是病得很利害了！他站在她上面；她底睫毛牽動着，她向他呆看着。

“是你嗎，約瑟？”

“還會是誰呢？”

她底手不安地在羊皮上移動；她清楚地說：“你在幹什麼，約瑟，你在幹什麼？”

“你看見我站在這兒。”

“不錯，你站在那兒……可是你在幹什麼？我什麼都知道，不要怕！”

“走開吧，產主，”那老婦人急忙地喊，把他推向門邊，“她興奮起來了，這對於她是不好的。”

“約瑟！”斯利馬克夫人喊，“回來，約瑟，我一定要和你說話！”那農夫躊躇着。

“你這樣是沒有好處的，”教師輕說，“她是在那兒說胡話，她不看見你，或許會睡熟。”

他把斯利馬克拉到了走路上，弗利次·哈麥立

刻把他帶到更遠的房間裏去。

磨坊主人克拉普和老哈麥是坐在光明地照耀着的桌邊，前面放着他們底啤酒杯，從他們底煙管裏吹噓着煙雲。那磨坊主人穿着他底襯衫袖坐在那兒，手裏拿着一滿瓶的啤酒又拭着他底額上的汗，樣子顯得像一袋的麥粉。金的鈕扣在他底襯衫上閃耀。

“啊，你畢竟肯讓我們買你底地了嗎？”他喊。

“我不知道，”那農夫低聲地說，“或許我要賣了牠。”磨坊主人大笑了起來。

“威廉。”他狂喊，好像那個在管樁子上的啤酒桶的威廉是在半哩路之外，“替這個人倒些兒啤酒。喝酒祝我康健，我也會喝酒祝你，雖然你從來沒有把你底穀子送來要我磨。可是以前你爲什麼不把你底地賣給我們？”

“我不知道，”那農夫說，深深地喝了一口。

“倒滿了他底杯子，”磨坊主人喊，“我可以告訴你這是爲什麼原故；這是因爲你不知道你自己底心。決意是你所缺少的。我曾經對自己說：我要

在伏爾卡河上開一家磨坊，我便在伏爾卡河開了一家磨坊，雖然猶太人在那兒放了兩次火。我說：我要我底兒子做一個醫生，他就可以做一個醫生。現在我說過：哈麥，你底兒子一定要有一座風磨，因此他便一定會有一座風磨。再倒一杯，威廉，好啤酒……呢？我底女婿釀的。什麼？沒有啤酒了嗎？那麼我們上牀去吧。”

弗利次把斯利馬克推到了廚房裏，那兒有一個田傭已經睡熟了。他覺得失去了知覺一樣；畢竟這是爲了啤酒或是爲了克那普底喧嘩的談話，他却不能說。他坐下在他底板牀上，覺得愉快。用德文的談話底聲音從鄰室裏傳到他身邊來；於是那幾個姓哈麥的離了這屋子。磨坊主人克那普在房裏睡了一會；不久他底沉重的語聲就在重說着主底禱告文，當他拉下了他底靴子又把牠們丟在角落裏的時候：“亞門亞門”他結束了，便沉重地投身在牀上；不久之後一種好像他是在被縊死又殺死的聲音宣佈了他已經睡熟。

月亮從小方格的窗上投進一絲暗淡的光來。

在醒和睡之間斯利馬克繼續默想着：“我爲什麼不應當賣？與其留在那兒和耶西克·格利勃這樣的人做鄰舍，還不如到別處去買十五畝地。我愈賣得早愈好。”他起來，好像他要立刻弄定當了這事情，安靜地自己笑着，覺得漸漸地更沉醉了。

於是他看見一個人影描劃在窗格上；有人在想要對房裏望。那農夫走近窗去，便清醒了。他跑到了走路裏，用抖的手拉開了門。冷空氣扇着他底臉。他底妻子還站在外面，還想從窗上看。

“耶格那，憑上帝，你在這兒幹什麼？誰替你穿的衣服？”

“我自己穿的，可是我不能穿我底靴子，牠們都彎倒了。回家去，”她說，拉着他底手。

“那兒，家裏？你可病得這樣利害，竟不知道我們底屋子已經燒掉了？在這樣的冷風的夜裏，你要到那兒去？”

哈麥底狗開始叫了。斯利馬克夫人掛在她底丈夫底臂上。“回家去，回家去，”她固執地堅持，“我不要死在一間陌生的屋子裏，我是一個女產

主，我不要留在這兒和德國鬼做一起。甚至教士也會不肯在我底棺材上撒聖水。”

她拉着他，於是他走了；狗追了他們一會兒，咬着他們底衣服；他們直走到冰凍的河邊去，這樣可以快一點到他們底家。在河岸上他們停了一會兒，那疲倦的婦人簡直喘不過氣來。

“你被那些德意志人誘惑了，竟要賣你底地給他們！你以為我不知道。或許你會說這不是真的吧？”她喊，野蠻地看着他。他垂下了他底頭。

“你這奸賊，你這狗底兒子，”她發作。“賣你底地！你會把上帝耶穌賣給猶太人！你可是產主做厭了嗎？叫延德萊克怎麼辦呢？一個女產主難道可以死在一間陌生的屋子裏？”

她把他拉到了冰凍的河底中央。

“站在這兒，猶太，”她喊，抓住了他底手。“你可要賣你底地？聽着！賣了牠，上帝便會詛咒你和那孩子。這塊冰會碎，要是你不放棄這魔鬼底思想。我死了也不會叫你安甯，你要永遠睡不熟。你閉攏了你底眼睛，我就會來把牠們重新張開……”

聽着！”她在忿怒底發作中喊，“要是你賣了地，你便不能吃聖餐，牠會在你底嘴裏變成血。”

“耶穌！”那男子輕說。

“……你踏到一個地方，那兒底草就會凋謝！你看到一個人，他便會中了你底魔力，而受到不幸。”

“耶穌……耶穌！”他呻吟，把自己從她底掌握裏扯了下來，掩住了他底耳朵。

“你可要賣地？”她喊，她底臉靠近了他底。他搖着他底頭。“即使你要躺在醜醜的草牀吸你底最後一口氣也不賣嗎？”

“不賣，即使我要在……願上帝幫助我！”

那女人在跌着；她底丈夫把她帶到了那一邊岸上，到了馬房裏，那兒有兩個田傭住着。

“開門！”他敲着，直到有一個人出來了。

“走開去！我要把我底妻子放在這兒。”

他們躊躇着，他便把他們踢了出去。他們走了，詛咒着又恐嚇着他。

斯利馬克把他底妻子放下在溫暖的草牀上，



在天井裏嘆着，心想他一定要立刻替她請人來幫忙：還要請一個醫生。他不時地向馬房裏望；她似乎很靜地睡着。她底安靜開始使他害怕，他底頭暈了，他在耳朵裏聽到聲音；他跪下來，拉着他底手；她是死了，甚至冷了。

“現在我就是見鬼也不管，”他說，在一個角落裏堆了些兒稻草，不久之後便睡熟。

這是在下午，老年的索比斯卡喚醒了他。

“起來，斯利馬克！你底妻子死了！憑上帝！死得像一塊石頭一樣。”

“我有什麼辦法？”那農夫說，轉過身，把羊皮拉在他底頭上。

“可是你一定要買一口棺材，又去通知教區。”

“讓關心的人去做吧。”

“誰肯呢？村子裏的人說這是上帝對於你的責罰。就是德意志人也不能替你免除！那個胖子和他們鬧過了。約瑟爾說你是在收獲賣你底家禽的好處；他恐嚇我，叫我不要到這兒來。現在起來吧！”

“隨我去，否則我要踢你！”

“你這沒有上帝的人！可是要你底妻子躺在那兒，不經過基督的葬禮嗎？”他這麼猛烈地踢開了他底靴子，那個老婦人便喊着沿大路跑了去。

斯利馬克衝到了門邊，又躺下了。一種堅強的農民式的固執握住了他。他斷定他已經經過了超度。他也不詛咒自己，也不後悔什麼事情；他只要剩在那兒永遠地睡。神聖的憐憫或許可以挽救他，但是他不再相信神聖的憐憫了，就是給他一杯水，也沒有一個人肯。

當晚鐘底聲音從空氣中飄來，而在茅屋裏的婦人們輕說着“天使”禱告交的時候，一個彎曲的人走近這產業來，他底背上有一個袋，手裏有一根棒；落日底輝煌圍繞着他。上帝當人們不幸到了極點的時候差來的“天使”正是這樣的。

這是約那·尼多派什，鄰近最老的又最窮的猶太人；他做着各種生意，永沒有錢來養他底許多家屬，他是和他們一起住在一間有破的窗子的半坍塌了的茅屋裏的。約那正在到鄉村上去，在深深地默想着。他可會在那兒找到一件事情？他可能活

着在安息日吃一頓梭魚飯？他底小孫子們可會在背上穿兩件襯衫？

“啊喲！”他模糊地說，“他們甚至把我這三個盧布也拿去了！”他永不忘記秋季的那一次偷盜，因為這是他生平所有過的最大的數目。

他底眼光飄到了那燒過的屋子。好上帝！要是這樣一件事情會出在他底妻子和女兒們，女婿們和孫子們住着的茅屋上面又怎樣呢！當他聽到母牛在悲哀地鳴着的時候，他底感情動了。他走近那馬房來。

“斯利馬克！我底好太太，女產主！”他喊，扣着門。他不敢開他，因為他要被疑心在偵探別人底事情。

“是誰？”斯利馬克問。

“是我，老約那，”他說，張進去，“你老人家出了什麼事情？”他驚惶地問。

“我底妻子死了。”

“死了？怎樣死的？你這樣地開玩笑有什麼意思？啊喲！真死了嗎？”他注意地看着她。

“這樣一個好的女產主……多麼不幸，上帝保護我們！你可是躺在那兒不去預備葬事嗎？”

“或許會有兩個，”那農夫喃喃地說。

“怎麼兩個？你病了嗎？”

“不。”

那猶太人搖着他底頭又睡着。“不是這樣的；你要是不能動，我可以去通知；對我說要怎麼辦。”

斯利馬克並不回答。母牛又開始叫了。

“母牛有什麼事？”猶太人注意地問。

“我想牠們要水了吧。”

“那麼你爲什麼不拿水去給牠們？”

沒有回答。猶太人看着斯利馬克又等着，他拍着他底前額。“水桶在那兒，產主？”

“隨我去吧。”

但是約那不讓步。他找到了水桶，跑到冰洞邊去，替母牛餵着水；他對於母牛有同情，因爲他夢想着有一天他自己也會有一隻，或至少一隻山羊。於是他把水桶放在斯利馬克身旁。他爲了非常吃力的工作而覺得疲倦。

“啊，產主，現在要怎樣了？”

他底憐憫感動了斯利馬克，但是還不能使他起來！他抬着他底頭。“要是你看到格羅霍甫斯奇，對他說在延德萊克還沒有成立之前不要把地賣掉。”

“可是我要到村子裏去，我應當幹些什麼？”

斯利馬克又回到了沉默中。

那猶太人把他底下頰靠在他底手上，沉思了一會兒；後來他拿起了他底一捆東西和棒子走了。這個不幸的老人底憐憫是這麼地強烈，他竟忘了他自己底需要而只想救別人。他真個不能指示出他自己和他底同類之間的區別，他覺得似乎自己是躺在稻草上他底死了的妻子底身邊，並且無論如何要振作起來。

他儘他底老腿所能的地趕快走到格羅霍甫斯奇那兒去；他到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扣着門，但是沒有人答應，等了一刻鐘，便在屋子四周踱着。最後他覺得是不會有人聽見了，正想離開，格羅霍甫斯奇突然已經在他面前，好像是地裏跳出來的

一樣。

“你要什麼，猶太人？”那個龐大的人問，在他底背上隱藏着什麼長的東西。

“我要什麼？”那個受驚的猶太人顫聲地說，“我直接從斯利馬克那兒來。你可知道他底屋子已經燒了，他底妻子已經死了，他是躺在她身邊，失去知覺了嗎？他說着話，如像在他底腦袋裏有一種齷齪的思想，他甚至不替母牛喂水。”

“聽着，猶太人，”格羅霍甫斯奇兇猛地說，“誰叫你到這兒來對我說謊？可是那些偷馬賊嗎？”

“什麼偷馬賊？我直接從斯利馬克那兒來。……”

“說說！你無論怎麼，總不能把我從這兒拉開的。”

現在那猶太人看到了，格羅霍甫斯奇藏在背後的是一枝鎗，這景像使他如此地害怕，他竟幾乎倒了下去。他飛快地沿着大路逃。然而就是到現在，他還沒有忘了斯利馬克，便走向村子去找那教士。

那教士在這區裏已經有好多年。他是中年的人，並且非常好看，有一個貴族底教育和態度。他看的書比他底無論那一個鄰人都多，又打獵，又善交際，又養蜜蜂。人人都說他好：貴族說他好，因為他是聰明而又喜歡交際；猶太人說他好，因為他不讓他們被壓迫；外國人說他好，因為他招待他們底牧師；農民說他好，因為他革新了教堂，使功課做得非常奢華，說着美麗的教義，又肯佈施窮人，但是雖然這樣，他和他底普通的教徒之間却沒有親密的接觸。當他們想起了他的時候，他們就覺得上帝是一個大貴族，仁慈而又慈悲，但並不是和他們親暱的。那教士感到了這個，感得是遺憾。沒有一個農夫曾經在婚禮或是洗禮時候請他去過。最初他想要打破他們底羞怯，去和他們談話；但是這些事情底結果總是兩方面都受窘，他便只能算了。“我不能做一個民主主義者，”他忿怒地想。

有時候，因為道路不好而他幾天地一個人留着，他便會有良心底刺痛。

“我是一個法利賽派，”他想；“我來做教士，並

不是爲了和貴族交際，却是要替賤名服務。”

於是他會把自己鎖在房裏，警告着要得到使徒的精神，立誓要丟了他底小獵狗又出空了他底酒窖。

但是照例，正當卑屈和禁慾底精神開始醒覺的時候，撒旦便派一個使者來看他。

“上帝見憐！命運在捉弄我，”他模糊地說，堵了起來，發令到廚房和酒窖裏去，此後一刻鐘便唱着歡樂的歌又像韃靼民軍似地喝着酒。

今天夜裏，正當約那在走近教宅去的時候，他是在預備參加一位鄰近的地主那兒的集會，要和一個從瓦莎來的工程師碰頭，那個工程師有最近的消息，又要受到特殊的招待，因爲他是在向地主底女兒求婚，教士熱烈地在期待着出發，因爲他已經孤獨了好幾天。他簡直不能再望一望他底蓋滿了雪的天井，那兒他除了看一個人斬木頭又聽烏鴉底聲音之外什麼消遣的事情也沒有。他前前後後地走着，心想一定已經又過了一刻鐘，但是發現他上一次看錶，還只在幾分鐘之前的事情，便



又覺得詫異。他叫了茶炊來，又點着他底煙管。於是有人在扣門。約那走了進來，深深地鞠着躬。

“我看見你很喜歡，”那教士說，“我底衣廚裏有幾件東西要補。”

“讚美上帝，我過去一個禮拜一點工作也沒有。你老底管家婦對我說鐘也破了。”

“什麼？你也會修鐘？”

“對了，我甚至還有修鐘的傢伙。我也會修傘，也會造馬具，我還會磨鍋子。”

“要是這樣，你可以在這兒過多。你幾時可以開始？”

“我現在可以坐下來，在夜裏工作。”

“儘便。叫他們廚房裏給你一些兒茶。”

“請你老寬恕，能許我把糖分開放嗎？”

“你可不喜歡甜的茶？”

“正相反，我喜歡很甜的。可是我要省下這糖來給我底孫子。”

教士笑着那猶太人底聰明。“很好！你底茶裏儘管放糖，你底孫子可以另外給一些。伐冷替！”他

喊，“把我底皮大衣帶來。”

那猶太人又重新鞠躬。“我從弗利馬克那兒來，要請求你老寬恕。”

“那個屋子燒掉的人嗎？”

“並不是他要我來，教父，他決不敢做這麼一件事，可是他底妻子死了，他們兩個都躺在馬房裏，我斷得定他底腦袋裏一定有不好的思想，因為就是給他一杯水也沒有人肯。”那教士驚異着。

“沒有人去看他嗎？”

“請你老寬恕，”猶太人鞠躬，“可是村子裏的人說，上帝底忿怒落到了他身上，他一定要沒人幫助而死去。”他細看着那教士，好像斯利馬克底態度是全靠着他。那教士在地板上扣着他底煙管，直到牠破了。

“那麼我到廚房裏去吧，”那猶太人說，拿起了他底一捆東西。雪車在門邊釘鑰着，隨從預備好了皮大衣站在那兒。

“訂婚一定要我，”那教士想，“那個人會拖延到明天，我又不能叫死了的女人活轉來。八點鐘

了，要是我先到那個人那兒去，以後便不能再做什麼事情。把我底皮大衣給我，伐冷替。”他走到了臥室裏：“馬預備好了嗎？夜裏可明亮嗎？”

“很明亮，教父。”

“我不能做一切屋子燒了的人和一切死了的女人底奴隸，”他忿怒地重新想起來，“明天有儘夠的時間，並且那個人一定是不值得什麼的，要是竟沒有人肯幫助他。”……他底眼光落在十字架上。“上帝啊！我是在我底娛樂和安慰痛苦的人這兩者之間躊躇，我是一個教士，又是一個公民！拿一個籃子來，”他對那個驚異的僕人改變了聲音說，“把多出來的飯食放在裏面。我最好把聖餐也帶去，”在那個驚異的人離開了房間之後他想，“或許他也要死了。上帝在給我另外一種恩典，而不把我永遠地定罪。”

他敲着他底胸，忘記了上帝是不會計算喜歡的娛樂和喝空的酒杯底數目，而只管在每一個人心中的鬥爭底偉大的。



## 十一

半小時之後，教士底肥胖的小馬已經站在斯利馬克底門前。那教士一隻手拿着提燈，一隻手拿着籃子，走向馬房去，用他底脚推開了門，便看到了斯利馬克夫人底屍身。遠方，在草牀上，坐着那農民，在眼睛上遮住了光。

“是誰？”他問。

“是我，你底教士。”

斯利馬克跳了起來，臉上顯得非常地詫異。他脚步不穩地走到門檻邊去，張開了嘴望着那教士。

“你爲什麼來，教父？”

“我帶神聖的祝福來給你。穿上你底羊皮，這兒很冷。拿一點東西吃吃。”他解開了籃子。

斯利馬克呆看着，碰着那教士底袖口，突然倒在他腳邊哭泣起來。

“我真不幸，教父……我真不幸……不幸！”

“全能的上帝祝福你！”並不作十字架底記號，教士用手臂抱住了那農夫，把他拉到了門檻上。

“安靜一點，兄弟，什麼事情都會好的。上帝不會捨棄了他底兒孫。”

他吻着他，又拭着他底眼淚。幾乎是號哭着，那農夫投身在他腳邊。

“現在我就是死也不管了，就是爲了我底罪惡而到地獄裏去也不管了。你老可憐我，我就已經得到了一種安慰。即使我跪着到神聖的城裏去，也不能算是報答了你底仁愛。”

他在教士底腳邊用頭碰着地，好像還是神壇。教士解勸了好久之後，他才肯穿上他底羊皮又答應吃一點東西。

“好好地呷一口，”他說，倒出了蜜汁。

“我不敢，教父。”

“啊，那麼我先來喝。”他底嘴唇碰着了杯子。

那農夫用顫抖的手拿起了杯子，跪在那兒喝，  
困難地嚥下去。

“你不喜歡牠嗎？”

“喜歡牠？燒酒真比不上這個！”斯利馬克底聲音顯得又自然了。“這真香！”他加上說，很快地靈活了起來。

“現在把一切的事情告訴我，”那教士開始：

“我記得你是一個很得法的產主。”

“這是一件很長的事情要告訴你老。我底一個兒子淹死了 另外一個在監獄裏；我底妻子死了，我底馬偷去了，我底屋子燒掉了。這些事情都是從爵士賣掉了村子，而欽路和德意志人來到了這兒的時候開始的。於是約瑟爾煽動大家來反對我，因為我曾經賣家禽和別的東西給那些稽查員過；甚至到現在，他還在努力要……”

“可是爲什麼大家要去聽約瑟爾底話呢？”教

士插入。

“請你老寬恕，此外還有誰底話可以聽？我們農夫是沒有知識的人。猶太人什麼都知道，有時候他們底意見也會是好的。”

教士畏縮着。那農夫興奮地繼續說：

“也沒從領地上收來的工錢，德意志人又把我向爵士租來的兩畝地拿了去。”

“可是告訴我，”教士說，“爵士把兩畝地底代價減得十分低而出賣，可是要賣給你嗎？”

“當然是我！”

“你爲什麼不答應了呢？我想你不相信他吧？”

“不懂得他們自己在談些什麼話，又怎麼能夠相信他們！他們像猶太人似地說話，而在他們對我說話的時候，他們又在對我開玩笑。並且，有人在說起要自由分配土地了。”

“你相信這個嗎？”

“我怎麼不信相這個？一個人總喜歡相信對於他有利益的事情。那猶太人知道這不是確實的，可是他們不說。”



“你爲什麼不到鐵路上去要工做?”

“我去要的,可是那些德意志人拒絕了我。”

“你爲什麼不到我這兒來?工程長一向住在我家裏;”教士說,忿怒了。

“我請你老寬恕;我不知道這個,並且我也不敢到你老這兒來。”

“哼!那些德意志人可來惹你嗎?”

“天啊,天啊!他們可不是一向在要我賣我底地給他們!失了火的時候,我讓步了。……”

“那麼你把地賣他們了嗎?”

“上帝和我底死了的妻子挽救了我,居然沒有賣。她從臨死的牀上起來,把詛咒放在我身上,要是我賣掉了地。我清願死,而不願賣牠,可是一樣,”他垂下了他底頭,“德意志總要來對付我。”

“我想他們不會十分傷害你吧。”

“要是德意志人去了,”那農夫繼續說,“我就得和老格利勃對立,他也會像德意志人一樣地傷害我,或許更利害一點。”

“我真是一個好牧師!”教士痛苦地想。“我底

羊像狼一樣地在互相打架，又去和猶太人商量，又被德意志人虐待着，而我自己却去娛樂！’

他起來。“留在這兒，我底兄弟，”他說，“我到村子裏去。”

斯利馬克吻着他底脚又陪他到雪草邊。

“趕到村子裏去，”他指導那車夫。

“到村子裏？”車夫底那張像被蜜蜂刺過似地矮胖的臉在驚惶中顯得有點滑稽：“我想我們是到……”

“趕到我對你說的地方去！”

斯利馬克靠在籬笆上，好像在那些快樂的日子一樣。

“他怎麼會知道我？”他想。“教士可像上帝一樣地什麼事情都知道嗎？村子裏不會有人去報告他。這一定是那個善良的老約那。可是現在，他們不敢白眼看我了，因為教父也來望過我。只要他能夠免除了我底把馬奇克和那小孩趕出去送死的罪過，那麼我便什麼也不怕。”

教士不久又回來。

“你可在那兒，斯利馬克？”他喊。格利勃明天會來看你。和他解決了吧，不要再鬧。我已經到城裏去定了一口棺材，又在籌備葬事。”

“教主呵！”斯利馬克嘆息。

“現在，帕佛爾！快鞭着馬趕上去，”教士喊。他拉出了他底打簧錶：已經九點三刻了。

“我遲了，”他喃喃地說，“可是還沒有什麼事情都太遲；還有一些兒娛樂的時間呢。”

雪車一消隱在黑暗中，沉默又孵育在他底屋子上面；一種隱眠的抵制不住的願望捉住了斯利馬克。他拖到了馬房裏，但是他踟躇着。他不要再躺在他底死了的妻子底身邊，便走到牛棚裏。不安的夢追逐着他；他夢見他底死了的妻子想擠進牛棚來。他站起了，向馬房裏望望。斯利馬克夫人是安靜地躺在那兒；兩道暗淡的光從還沒有閉了的眼睛裏反射出來。

一輛雪車停在門邊，格利勃走到了天井裏；他底灰色的頭搖着，他底黃色的眼睛不安地動着。他底人跟在他後面，拿着一隻大籃子。

“應當怪我，”他喊，敲着他底胸，“你可還在恨我嗎？”

“願上帝把你所要的一切都給你，”斯利馬克說，深深地鞠着躬，“你在我困難的時候到我這兒來。”

這種謙虛使那年老的農民歡喜；他握着斯利馬克的手，用一種更自然的聲音說：“我告訴你，這應當怪我，因為教父要我這麼說。因此我首先來與你和解，雖然我底年紀較長。可是我一定要說，鄰舍，你從前真很使我為難。然而我也不要來責備你。”

“恕了我底錯處，”斯利馬克說，彎向他底眉頭，“可是老實對你說，我真記不得我個人畢竟怎樣地得罪了你。”

“我不要掩飾事實，斯利馬克。你不和我商量就去和那些尋路上的人做交易。”

“看看我做的生意所賺來的東西，”斯利馬克說，指着他底燒了的屋子。

“啊，上帝已經重重地罰過你了，因此我要說：

這應當怪我。可是在你到教堂裏去而你底妻子——上帝給她永遠的安息——買了一條絲圍巾的時候，你至少應當請我喝些兒燒酒，而不要莽撞地對我說話。”

“這是真的，我驕傲得太早了。”

“那時候你和德意志人做朋友，又和他們一塊兒禱告。”

“我不過除下我底帽子來。他們底上帝是和我們底一樣的。”

格利勃向他底臉搖着他底捏緊了的拳頭。

“什麼！他們底上帝和我們底一樣？我對你說，他定是一個不同的上帝，否則他們怎麼可以對他說德文？可是不要緊，”他改變了他底聲音，“這一切都過去了。你值得接受我們底好感，因為你沒有讓德意志人買了你底地。哈麥已經答應在中夏把他底田讓給我。”

“是真的嗎？”

“這當然是真的。那些混蛋恐嚇着要把我們都趕走，而他們却失敗在一個只有十畝地的小產主

身上。因此，你值得受上帝底祝福和我們底好感。願上帝使你底亡妻永遠地安息！她會好多次地要  
你來反對我！然而我並不因此而恨她。你看，我們  
村子裏的人都來送你糧食。”

他們底談話被格羅霍甫斯奇底來到所間斷了。

“我不相信約那，當他來把這一切事情告訴我的時候，”他說，“格利勃，你也在這兒？死者在那兒？”

他們走近馬房去，在雪堆裏跪下來。一時聽到他們底禱告底喃喃聲和斯利馬克底哭泣聲。於是那些人站起來，讚美着那個死了的婦人底美德。

“我帶一隻鳥兒來給你，”於是格羅霍甫斯奇說，轉向格利勃；“他稍有些兒受傷了。”

“你什麼意思？”

“這是你底耶西克。他昨天夜裏想要偷我底馬，我用一些兒鉛來款待他。”

“他在那兒？”

“在外面雪車裏。”

格利勃跳躍地跑了出去。打聲和喊聲聽到了，

於是那個老人又出現，拖着他底兒子底頭髮。那個強壯的青年人像一個孩子似地哭着。他底頭髮散了，他底衣服破了；一塊染着血的布是縛在他底頭上。

“你可儉鄉董底馬？”他底父親喊。

“我怎麼不儉牠們呢？我是儉的！”

“沒有儉成功，”格羅霍甫斯奇說，“可是他儉斯利馬克底。”

“什麼？”格利勃喊，開始又打起他底兒子來。

“我儉的，父親。饒了我吧！”耶西克哀求。

“我底上帝，這怎麼會發生的？”那老人問。

“這很簡單，”格羅霍甫斯奇冷笑，“他找到了和他一樣地壞的許多人，他們在全村儉，直到我捉住了他。”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那老人一邊打一邊問。

“我要改過。……我要和奧惹甫斯奇底女兒結婚，”耶西克哀求。

“或許還沒有到可以這麼辦的時候，”格羅霍甫斯奇，“你先得牢裏去。”

“你可不是說要告他嗎？”他底父親問。

“我固然願意不告他，可是鄰近都在恨着偷盜。然而，因為他個人並沒有傷害我，我也並不一定要告他。”

“那麼你要怎樣？”

“一百五十盧布，一個銅子也不能少。”

“照這樣，讓他去坐牢吧。”

“一百五十給我，八十給斯利馬克，賠他底馬。”

格利勃又捏緊了拳頭。

“誰害得你這樣？”

“饒我吧！”耶西克喊；“這是約瑟爾。”

“你爲什麼依了他底話去做？”

“因為我欠他一百盧布。”

“上帝啊！”格利勃嘆息，拉着他底頭髮。

“啊，用不到拉頭髮，”格羅霍甫斯奇說。“來，三百三十盧布給斯利馬克，約瑟爾和我；你以爲怎樣？”

“我不付。”



“很冷！那麼讓他到牢裏去吧。過來。”他抓住了那青年底手臂。

“爹，可憐我，我是你底獨生子！”

那老人無辦法地輪流看着那兩個農夫。

“你可要爲了這一點小小的數目而壞了我底一生嗎？”

“等着……等着，”格利勃喊，看到鄉董是認真的。他把斯利馬克帶到了一邊。

“鄰舍，要是我們能夠講和，”他說，“我要對你說你應得怎麼辦。”

“什麼？”

“你和我底妹妹結了婚。你是一個鰥夫，她是一個寡婦。你有十畝，她有十五畝。我要拿了她底地，因爲她底地是接近我底的，而給你十五畝哈麥底地。你這樣便可以有連在一起的二十五畝產業。”

斯利馬克想了一會兒。

“我想，”他最後說，“加甫德利那底地是比哈麥底地好。

“不錯，你可以多得一點。

斯利馬克抓着他底頭。“啊，我不知道，”他說。

“那麼便算說定了，”格利勃說，“現在我要對你說你應得做的事情。你要給格羅霍甫斯奇一百五十盧布，又給約瑟爾一百盧布。”

斯利馬克腳踏着。

“我還沒有葬好了我底妻子。”

那老人底怒意起來了，

“笑話！不要傻了！一個產主沒有妻子怎麼過得來？你底妻子是死了又去了，要是她還能說話，她也會說：‘結婚吧，約瑟，不要侮辱了像格利勃那樣的一個恩人。’”

“你們在鬧些什麼？”格羅霍甫斯奇喊。

“你看，我在這兒給他我底妹子和十五畝地，四隻母牛和一雙馬，各種傢具還不在內，他却下不了決心，”格利勃說，做着鬼臉。

“啊，這當然是值得的，”格羅霍甫斯奇說，“這個妻子又不壞！”

“啊一個好女人，”格利勃喊。

“你真要像一位紳士一樣了，斯利馬克，”格羅霍甫斯奇加上說。

斯利馬克嘆息。“我很難過，”她說，“耶格那沒有活着看見這些。”

這約定是實行了，在聖週之前斯利馬克和格利勃底兒子兩個都結了婚。在秋天，斯利馬克底新產業完成了，同時他底家裏還快要添人了。他底第二個妻子時常要提起，他從前幾乎像乞丐一般，這樣的產業是全靠着她。在這些時候，他會溜出家去躺在孤松下面默想着，記起了前一次的異常的鬥爭；現在，德意志人已經失去了他們底地，而他失去了他底最密接的又最親愛的人。

在任何人都已經忘記了斯利馬克夫人，斯塔西克，馬奇克，和那小孩的時候，他却常記得他們 并且還記得布萊克那隻狗和爲了缺少草料而去吃屠夫底刀子的那隻母牛。

愚蠢的若斯卡死在監獄裏，老年的索比斯卡死在旅店裏。我底故事所說到的其他的人，連老約

\$.80

2/1/80

那也在內，都好好地活着。

一九三〇年八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

1 — 2000册

本書實價大洋一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